

明州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五山嶽奇俠傳

錢根題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危扶濟困

削傷

龍帝

風雷

載寶還鄉
臨入崔府
菽澤



五嶽奇俠傳 第四集目次

- 第卅七回 危扶濟困削傷龍虎風雷……載寶還鄉蹈入萑苻藪澤
- 第卅八回 半世橫行江上元凶齊授首……十年久別舟中父子喜相逢
- 第卅九回 忠言逆耳婁雍娘含憤離夫……喪心病狂郭謀遠迷靈助友
- 第四十回 乍笑乍啼僧鬼同鬧白雲觀……疑真疑夢師徒共會小孤山
- 第四一回 白馬紅裳逆徒遭譴責……光天化日教匪犯封疆
- 第四二回 逸興閒情蒼顏遊福地……傷心慘目黃口赴陰曹
- 第四三回 神情恍惚痛喪雛孫……心胆彷徨驚逢幼主
- 第四四回 斧劈空棺祇贖斷香殘蠟……病纏賢母幸逢國手神醫
- 第四五回 忠義堪嘉保主同登接天架……孝思不匱爲母獨參超界僧
- 第四六回 大限難逃琳宮證果……息壤在彼滇水尋師
- 第四七回 釣客垂綸現身敷幻影……頭陀伏法入夢試真心
- 第四八回 骷髏變成人相忽來忽去原曇是花……漁翁化作書生卽色卽空乃爲真傳

五嶽奇俠傳 第四集

鄞縣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第三十七回 扶危濟困削傷龍虎風雷 載寶還鄉踏入荏苒藪澤

本書上集說到鄺士元帶了楊瓊瑤到河南嵩山去尋跛道人。想報復前仇。不料到了嵩山。第一個先遇到了楊瓊瑤的仇家玄妙先生。後來總算含糊閃避開去。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剛出了白雲觀。那個跛道人竟迎面來了。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就同鄺士元打了起來。鄺士元那邊一交鋒。這裏玄妙先生也發劍取楊瓊瑤。從此四個人便分作兩對兒廝殺。鄺士元和楊瓊瑤兩人不是他們師徒的對手。不到片刻。竟被殺得一敗塗地。直到千鈞一髮。性命垂危的當兒。虧得白雲觀對面的接天峯上。一個面目俊秀。神彩瀟灑的美少年。吐出紅雲劍。從崖石上飛射而下。射入玄妙先生和楊瓊瑤交鋒的劍光陣裏。叮噹兩響。先將白虎劍削去三兩寸。再將青龍劍削去五寸。這麼一來。嚇得玄妙先生慌了手足。楊瓊瑤緩過口氣。玄妙先生的雙劍俱受重傷。不敢戀戰。准

備收劍逃走。但他當時不明那柄劍從何而來。便收住了傷劍。護住了自己門戶。四面一看。不見有人。便再來看那道紅光。要從紅光出發點。尋追過去。但見那道紅光。此時已射入跛道人。和鄺士元交戰的劍光陣裏去了。那道紅光。真厲害。一射入劍光陣裏。幾個盤旋。又將跛道人的風雷劍的劍脊。削去一片。劍脊乃全劍最吃重的地方。猶如一個人的背脊樑骨。一受了傷。全身支持不下。要傾倒了。跛道人的劍脊一受傷。劍上發軟。不敢交戰。打算收劍。藉土遁逃走。那旁邊却怒惱了無影子郭謀遠。他早看見這道紅光。是從接天峯上射下來的。看他目中無人。縱橫亂殺。先將玄妙先生的雙劍傷了。再將跛道人的風雷劍削了。看跛道人面現驚慌。似乎要滑腳的模樣。自己怒從心起。一彈中指。射出虹劍。直取紅光。那道紅光。自將玄妙先生雙劍傷了。跛道人的風雷劍削了。正要準備收回。忽然射出一道五彩劍光。猶如雨過天晴後。天際彩虹出現。豔麗奪目。那道虹光。就是無影子的虹劍。如飛而出。直衝上來。接住了紅光。拼命進攻。那道紅光。就不收回。來接戰了。那道紅光同無影子虹劍。橫飛直起。左盤

右轉。鬥上半個時辰。一點勝負未分。紅光同虹劍一交戰。跛道人。玄妙先生。鄺士元。楊瓊瑤。四個人。都各收住了劍光。呆呆的立着看鬧熱了。講到他們四個人。此時趁紅光被虹劍擊住。又好交鋒了。爲何都各袖手旁觀呢。不對的。他們四個人的劍。是都受了傷了。又要修煉一番。方可應用。否則雖用不行。所以都各不動手了。但看那道紅光。和無影子的虹劍。交鋒。至於那道紅光的出發點。此時各人都已看清楚。看是從對面接天峯上發下來的。又看那所發的人。是個青年男子。不知是何等人物。但他們却不曾看見。還有一個。非僧非道。年逾古稀。白髮白眉。白鬚髭滿頭。雪白的老者在上面。因爲他是盤膝坐在中間。又兼前面。給那青年男子遮住了。所以他們都沒看見。他那道紅光和虹劍。鬥得難解難分。看得跛道人等。也呆了。心裏又佩服無影子的劍術。比自己高明。又在怪自己辦事不毅力。師父教我取八個變生子的心肝。來修煉那柄風雷劍。就遍天下無敵手了。遇到我自己不當一件事。幹媽虎下來。到如今。果然遇到了辣手。傷了我劍脊。若非無影子出來救應。恐怕還有性命之憂。這教做臨渴

掘井已不及了。從今日起。將先起已得的四個學生子。修煉起來。自己再去積極進行。總要達到目的。向天下揚眉吐氣。跛道人心中在盤算。竊取學生子。修煉風雷劍的願念。那邊還有個殷員外。已經看得出了神。忘了形了。那殷百萬原是同跛道人下了棋。回頭來的。在他。本想當時下山去了。跛道人等。要留他到觀裏略坐。就一同行來。不料走到白雲觀前。平空遇到一男一女。兩個人彼此破口一罵。就各自發出一道亮晶晶的光來。也有青的。也有紫的。也有白的。也有呼呼風聲。隱隱雷聲的。那些光繞來繞去。煞是好看。殷百萬認爲生人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一種好頑意。他也不驚慌。也不怎樣。但覺希奇到了極點。呆鈍的看了半天。看那一男一女。被道人和玄妙先生的光綫。逼得滿頭是汗。面容失色。他想這是什麼東西。爲何怎般厲害。他正看之際。忽見一道紅光。沖到一個女的頭上。叮噹兩响。立刻將玄妙先生的青光。白光。碰將開去。接着又沖入跛道人的光綫裏。把跛道人的光綫。也碰了開去。看跛道人面色驚慌。手足失措。又看旁邊立的郭先生。面帶怒容。當時一舉手。就從手指縫裏。飛出一

道五彩光綫飛過去。把紅光接住。兩下裏就盤旋絞繞起來。足足經過半個時辰。絞繞得難分難解。看那先起放對的跛道人玄妙先生和兩個陌生的男女。到都將光綫收住。在自己頭頂上盤旋。靜悄悄的旁觀。殷百萬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看了一歇。也不管天色要晚下來。下山去。恐怕不及了。忽覺眼前一道白光。驀地長出一個人來。看那人白髮白眉白鬚。衣服古樸。非僧非道。但是精神百倍。面色紅潤。那老者一到地上。用手指。郭謀遠無影子道。你可認得我啊。且說郭謀遠。因爲看那道紅光橫冲直衝。旁若無人。便發虹劍。將他鬥住。心中正在佩服。那柄紅劍果然厲害。自己也難以取勝。正在這個當兒。忽然從接天峯上。下來一道白光。白光過處。即長出一個老年人。那老年人來到自己前面。問道。認得我嗎。郭謀遠用目看去。看那人面目。服裝。似在何處見過。一時倒想不起。他凝思有頃。忽然想到。從前隨師父遊歷天下時候。到南嶽恆山。遇見了一位高人。叫古月尊者的。像是他。他是我師父好友。今日來此。不知因何緣故。欲待動問。一面却要對付敵人。沒有空閑。但見那位老者一點頭。

看他從泥丸宮裏透出一道比水銀還白的一道白光。沖入兩劍陣裏。將兩柄劍輕輕向左右一分。毫不費力。那兩柄劍好似小巫見了大巫。服服貼貼地。讓在兩旁。不再接觸了。兩劍一分開。那位老者回頭問郭謀遠道。你可認識我嗎。那時郭謀遠有功夫說話了。隨即答道。小子眼鈍得很。一時想不起。似乎在恆山上見過的。請問老丈。是否即是道號古月尊者的老前輩。那位老者點頭笑道。算你眼力不弱。我與你幾年不見了。只見過一面。到還認的。不差的。我正是古月尊者。郭謀遠聽說。正是古月尊者。連忙拱手致敬。問從何處來。此古月尊者道。老夫受了幾位友人之託。特從恆山趕到此地來。對你們解釋嫌怨。同歸于好的。郭謀遠想。我同他們沒有什麼嫌怨。不過打個抱不平罷了。郭謀遠在這們想。對面的古月尊者。似乎已經曉得。當時對郭謀遠道。不是這們說的你同他們雖沒有嫌怨。如今你一發劍。幫助了跛道人。不是同他們結了嫌怨了麼。郭謀遠心中驚佩古月尊者。道德深高。自己肚裏說的話。也會曉得。便對古月尊者道。如此依道長怎樣說。就依道長怎麼辦是了。古月尊者道。如此待我

將各人都叫到跟前。大家解釋一番。各人釋去了心頭新恨舊怨。各走各的路。別再狹路尋仇。傷了和氣。古月尊者一邊說着。一邊用手對接天峯上發紅光的那個後生。招招手道。祁榮兒你可下來。祁榮兒是誰。就是曇花子的高足。記得他在五年前。奉了祖師爺浮雲尊者的錦囊囑咐。到北京尤子平家中。救了楊瓊瑤。殺退玄妙先生之後。就回廣西去的。他一去五年光景。書中並未提及。今日如何會在這裏出來。若要說明。先得將他五年來。過去的事蹟。略爲寫上一番。方纔可以表顯明白。他是從在尤子平家中。將玄妙先生的寶劍傷了。等到玄妙先生一走。他遵着祖師爺吩咐。不必久留。速回家中。便不來同楊瓊瑤講話。逕自借劍光走了。回來到家中。算計離家日期。已有數月。他的母親。正在想念他。忽見榮兒從窗隙裏。隨者一道白光飛了進來。心中又驚又喜。急問吾兒從何而來。如何一去數月。到今天才回轉家門。祁榮兒見過了母親。再對母親說道。孩兒自上月前。別了母親。到北京天橋那邊。拆開錦囊。依照祖師爺吩咐。隨着一位員外裝束的人。過了數月。後來在尤子平家中。救了一位女子。纔

算幹完了事。回轉家來。所以一去數月。不曾回頭。他的母親聽了。說原來如此。這幾個月想煞我也。祁榮兒連忙謝過。如此仍在家中。住了數月。看看快到第二個錦囊。外面所寫的叫他到廣東九龍灣那裏去開拆的日期了。祁榮兒是謹遵師命。不敢或違的。待到那天一黎明。祁榮兒就要動身。他的母親對他道。你的父親。上次來信。不是說在這幾日裏。就要回來麼。你今天出去。別再像前番到北京去時。一去數月不回來。那時不但我要記念。連你父親回來後。也要想念你的。祁榮兒說。這點孩兒不能自己作主。要看過了錦囊。纔有定規。像前次到北京去。原想看了錦囊。就可回來的。那知看了錦囊。教我跟定那人。不許離開。如此竟跟了數月。母親你想那事。不是出於意料外的麼。他的母親聽了。想也不錯。但說你自己作數。可以早些回來。總得早日回來。才是。祁榮兒說。孩兒曉得。請母親放心是了。祁榮兒的母親。又叮囑他一番。纔放他出門而去。祁榮兒也別了母親。借劍光。向廣東九龍灣進行。廣東和廣西。原是貼近鄰省。仗着劍光飛行。猶如電掣風馳。何消半個時辰。早到九龍灣外。他在天空中。繞着

九龍灣盤旋。這點又要說明。祁榮兒如何會認得九龍灣呢。這都是從他師父遺下給他的。那張天空飛行圖上。檢查出來的。他每次飛行。都帶了他俱去的。今天他是一路檢查過去。查到九龍灣外。收住了劍光。藏好飛行圖。在九龍灣四週飛繞了遍。擇個立的地方。如流星墮地般。霎時落在地上。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平空地上長出個人來。他一到地。就從懷中取出第二個黃布袋兒。取出一張黃紙打開看時。他不看猶可。一看真使他嚇了一跳。你道那裏面如何寫法。他寫的是。『今日上午辰時。九龍灣外。有一號三道帆船。從福建方面駛來。那只帆船。船身是黑的。船頭是白的。船後面。又跟了一隻帆船。船身也是黑的。但是船頭並不白色。乃是紅色。那隻紅色船頭的帆船。是盜船。想打劫前面的。一隻帆船。那前面帆船裏有位主人乘着。就是你的父親。你得快去保護。殺退盜黨。傷及盜首爲止。不可多殺人命。盜黨退後。可偕父親回家。樂敘天倫。此囑。』祁榮兒起初看那張字兒。甚不明白。什麼三道帆。白頭。紅頭。纏不清楚。看到後來。還是自己父親有難。祖師爺教來救護的。心裏感謝祖師爺不置。那祁榮

兒今天是老早離家。從廣西飛到廣東。路又不大遠。所以此時辰光尙早。還未到辰時光景。他想我父親的船。既從福建那邊來到九龍灣外的。我何不迎將上去。在天空中。遙遙接應着。比較臨時在九龍灣外亂尋好得多了。祁榮兒主意想定。又取出飛行圖。吐劍沿着海邊。慢慢尋來。他經過大鵬灣。來到花溜島左近。瞥見島旁邊。開出一號大帆船。三支大檣。紅色船頭。乘着順風之勢。破浪衝波的。向外海駛將開去。祁榮兒一想。那號大船。祖師爺說過。他是盜船啊。我且隨着他。看他駛到那兒去。他一時間。也尋不着父親坐的那號大船。因爲這時是捕漁汎裏。沿海一帶。往來船隻。既很雜。白色的船頭。又很多。他一時間。瞧不准。那號是的。如今見到這號紅色船頭的船。便跟踪他而行。看他纔駛到外海。忽然從水面飛來一人。那人在水面上行路。如履平地。須臾間已跳上那號紅頭船。船艙外面。原坐有數十個漢子。都是紅巾裹頭。黑布纏腰。手裏握了兵器。虎視眈眈的。向四面打量。這數十個人。看見水面上跳上去的那個人。大家都立起身。對他行禮。那人並不還禮。但略一揮手。便進船艙去了。那人進去不

多時。就回出來。出來時。跟了三個大漢。一個女子。都是紅巾裹頭。黑布纏腰的。獨有從水面飛來的那人。却是好好兒。商人模樣打扮。那男一女。出了船艙。大家指手畫腳的說了一陣。看在吩咐舵工水師。將船掉頭。向大鎖門進行。那榮兒看他們。向大鎖門走了。自己便也隨了他走。如此直隨他相近大鎖門前。看那號紅頭船。已在一隻白頭船後面。一步不放鬆的。跟着駛行了。那榮兒心裏有些明白。前面那號白頭船。一定是父親的坐船了。看他如何下手。這一號白頭船。和一號紅頭船。前後接尾而行。看看來到九龍灣相近。那時九龍灣外面的船。不多。甚是稀少。那號紅頭船。認爲時間已至。船上的四男一女。呼哨了聲。便立時又添了二道布帆。成爲五道帆的船了。前面那號白頭船。始終是三道帆。行駛起來。怎及得來五道帆。所以頃刻間。被他追上。了一待追上。那紅頭船上。坐着的幾十個漢子。統立起來。有幾個。走到船邊沿。拿起連環鐵爪鐮。對白頭船上拋去。砰礮幾聲。已有十來個鐵爪。鉤繫在白頭船上了。白頭船被鐵爪一鉤住。有一陣拖帶性的力勢吃着。你想五道帆的船來勢。何等猛凶。怎可

被他一把拖住。豈不要直沖下去。正沖在白頭船後梢上。白頭船的後梢。同紅頭船唇。撞了一下。論理。船唇比船後梢。來得堅固。碎琅琅一聲。翻江巨響。已將白頭船後梢的舵柄。撞斷。船沒了舵。就要打橫。一打橫。兩隻船。就要成爲丁字形了。在這兩隻船。成爲丁字形的當兒。那紅頭船的數十個漢子。早已各在船旁邊的兵器架上。取了應用傢伙。明晃晃地。跳過船頭。大聲呼喝。獻出金錢寶物來。紅頭船上。還有四男一女。也各取了兵器後一步。縱過船頭。指揮數十個漢子。搶劫東西。搜擄乘客。那白頭帆船。正是祁榮兒的父親。祁榮兒回家來的乘船。那號紅頭船。乃是往來九龍灣。花灣島一帶的。出沒無常的海盜船。盜首姓邱。兄弟四人。一個妹子。那兄弟四人。叫邱豹。邱虎。邱強。邱國。一個妹子。叫邱金娥。還有一個妹婿。叫巡海夜叉薛龍。就是當年碧眼兒的師父。江天柱。在如皋城外。殺死的那個洪澤湖裏的水盜。鬧海龍薛虎的哥子。今天那個薛龍。有事帶了一號紅頭船。往靖海島那邊去了。不在這裏。且說五個盜首。接連縱上祁根榮的乘船上。祁根榮因爲長遠不曾回來了。船上裝了不少物件。也有吃

的。也有用的。貨色也不少。是順便帶到廣西去的。那邱氏兄弟四人。本領也很了得。一個個能夠在水面上行走如飛。尤其是他們的老四邱國。更是高強。今天老四奉了老兄邱豹的命。在水面上打風。被他打探着了。那號祁根榮乘的船兒。就跟踪追來。追到九龍灣相近。看風色不差。便呼嘯一聲。動起手來。祁根榮坐在艙中。同幾個趁便船的同鄉朋友。閑講說話。說道快到廣東了。廣東的東字。尙未住口。聽得船後梢。砰然大聲。全船都會震動。接着就聽舵工。在呼救命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誤會是船觸了礁。碰碎船身了。急忙拉了同乘朋友。一齊奔出艙外來看。待他們走出艙外之時。船身已經打橫。和後面一只盜船粘住。成爲了字形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寫玄妙劍雖受傷却不肯走。要看那發劍的人。却又看不出這是寫玄妙藝高膽大。又是寫祁榮兒之劍術高妙。亦是借玄妙以襯出郭謀遠之一目瞭然。只落落數筆。便要寫到四面八方去。此等用筆處。我不得

不服其玲瓏剔透也

紅雲劍忽然飄來忽然飄去寫得極神形瀟

洒宛如有一風雅美少年冉冉自書中走出

跛道人劍既遭破然

而毫不有悔禍之心尙思盜取嬰孩煅煉毀劍其將來之一敗塗地余不必讀下文早已知之或問何以知之評者答曰於其存心不正處知

之借祁郭鬥劍之時寫到酈楊寫到跛道人寫到玄妙先生更寫

到局外人之殷員外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神情文筆轉輾如如意

珠圓轉無一落空處又如瀉地水銀無孔不入

殷員外半生戎馬

一世江湖未始非一籌好漢然到此人外人天天之境界中遂只有紅的白的呆看的份了如入夢中

正看得出神忽地在他前面長

出一個人來可謂奇事奇筆

久別重逢人生快意事無過於此者

于友朋尙然何況母子我讀祁榮兒返家一節惟覺天倫樂趣洩洩融

融若有靄然瑞雲自書中而出

此節書不可與天涯遊子讀不可

與倚閭慈母讀不可與深閨思婦讀不可與遠塞征夫讀尤不可與年

年年爲人作嫁衣人讀蓋恐其既讀此段則因人及已處後懲前將不知其涕洟之何從矣 祁榮兒將赴九龍灣祁母云汝父親將回來

了正是暗點下文却又不落痕跡文筆恰到好處 予初讀祁榮兒

將赴九龍灣以爲將直接寫嵩山事矣却不料半途又起波瀾然我思之我細思之此節却不可不寫若無此節文字便如牛山濯濯無峯巒起伏之秀矣 盜船尾綴祁根榮船雄心勃勃以爲得計却不料遠

跟着一個追命使者在後面此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盜劫

一段最是本回精彩處亦是作者心纖如髮處先寫到了隱僻處再寫增帆追趕再寫將五爪鐵鈎鈎住祁船再寫將祁船之舵撞破然後再寫到跳上去行劫逐層寫來分毫不紊此所以予謂此說部非他等說部可同日語也



半世核行
江上元凶
齊授首



十年久別
舟中父
子喜相
逢



第三十八回 半世橫行江上元凶齊授首 十年久別舟中父子喜相逢

上回說到祁根榮被一只盜船將坐船衝得打了橫起。初還想不到是盜船。當是過路的商船。和自己的船。悞撞了。正要查問。忽然被他看見。對面船沿上。站着數十個頭裹紅巾。手執刀鎗的彪形大漢。知道不妙。要想吩咐將船撐開。看那邊早已嘖嘖的跳過船來。祁根榮嚇得望船裏奔了進去。幾個同伴。胆小的連脚都拔不起。跪倒在船面。對過來的強盜。叩頭。祁根榮奔進了船裏。那些舵工水師。也有跟着奔進來的。也有急得放聲號啕。大喊好漢爺饒命的。祁根榮的船上。原有七八個舵工水師。此時也大家一哭。哭喊之聲。聲驚海面。行駛較近些的船隻聽了。看不是路。誰敢來虎口捋鬚。都各自管自。向九龍灣逃了。這時祁根榮闖進船艙。聽得外面一片哭聲。不覺四肢亂抖。他一時慌了主意。竟向一隻破舊的木桶裏。匿身進去。希望避免今天危險。那些強盜。既過了船。由邱豹指揮。先將船上跪在艙面的人。和舵工水師。捆了起來。然後將船上貨物。衣服。籠箱。銀錢。統統搬了過去。衆嘍囉奉了邱豹之命。捆人的細人搬物的。

搬物。這時船上喊聲哭聲鼎沸如潮。祁根榮匿在舊木桶裏。骨節亂抖。心裏在默祝過往神祐。如得保佑他平安無事。避去危險。情願回到家中。捐助五千金。給養育堂裏。去賑濟孤老伶仃。祁根榮急來抱佛脚。臨到危險之時。亂許心願。說也可笑。不料他的一願尚未許定。已有一個嘍兵。將那隻木桶翻了起來。他看木桶裏藏了一個人。便不客氣。伸手扭牢髮辮。一把拖到外面。祁根榮被他一拖。早已三魂出竅。連喊好漢爺饒命。那嘍囉將祁根榮拖到外面。看他打扮整齊。曉得不是常人。用手中鋼刀。對他門面一幌。喝道。休得開口。快獻出銀子來。若有半個不字。便請你吃一刀。說着。將刀背在他頸項上。磨了一下。冷悠悠的一來。祁根榮嚇得快要昏去。在這個當兒。忽然跑進一個嘍囉。傳令來說。大王有令。船艙裏有猪子。統帶到上面去問話。海盜將來客當猪子看待。一如現在世界。路劫賊剝奪路人衣服。稱爲剝猪糞。可謂古今相偶了。那個拖住祁根榮的嘍囉。得了訓令。將他拖了。一同出了船艙。來到艙面。祁根榮一路喊饒命。嘍囉喝道。你要再喊。先割了你舌頭。祁根榮聽了。嚇得不敢再喊。須臾到了艙

面看艙面上。站滿了強盜。刀鎗耀目。紅巾飄飄。好不怕人。祁根榮被那嘍囉。拖到邱豹面前。邱豹看了他打扮服裝。像個有錢的商人。恐是船主人。便呼喝道。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這隻船是你的麼。快快說來。祁根榮早已嚇昏了。老實不欺的。實說了姓名。同那隻船是自己的話。邱豹聽了。說你既是船主。當然有錢。快把貯藏的銀子。獻了出來。不然休想活命。邱豹立在艙前。身旁站了三個兄弟。和一個妹子。兩邊又站了許多嘍囉。毅然正色的。在追問祁根榮銀子。祁根榮的銀子。都藏在貨物堆裏。此時可說都已給邱豹手下的嘍囉。搶過盜船去了。那裏還有餘銀藏着。就是問他。也是白問的。他問了這句話。忽見眼前紅光一亮。接着就見祁根榮旁邊。立了一個少年。那少年面帶怒容。眼含殺氣。赤手空拳的。立定了。看着邱豹。一眼不雲。邱豹吃了一驚。忙問這是那個。邱豹的弟妹們。都不知那個人。從何而來。回說不曉得。嘍囉聽得。趕過來想來網縛。但見那少年。一點脚根。早已飛上中間。一枝桅頂上了。邱氏兄弟五人。本領都很不錯。這樣桅檣。要飛上去。是也能得。但要祇有這樣一點足。能夠不動聲色的。

飛上去。却都不能夠。當下兄妹無不吃驚。但又不肯放他過去。邱金娥能夠打梅花袖箭。對着桅檣上的少年。一袖箭打去。那少年是誰。閱者滿可想到。是祁榮兒無疑了。不錯。正是祁榮兒。祁榮兒在天空中盤繞多時。起初料不到盜船追上得這樣快。那盜船追上後。便一齊縱過船去。當時擄人的擄人。搶物的搶物。直待祁榮兒趕緊收住劍光。落到船上之時。他的父親已被嘍囉拖了出來。在邱豹面前訊問了。他認得自己父親。但不響什麼的。立在後面。此時聽邱豹查問到自己。想這些毛賊。都不放在心中。待獻些顏色。給他們看看。所以脚尖一點。上了桅檣頂上。又見下面有枝袖箭打來。便吐出劍光。去輕輕一撥。早一分爲兩段。墮了下來。又恐父親在下面。遭了毒手。隨着將劍光望下飛來。祁榮兒驅使那道劍光。不對別人身上刺。但對邱氏兄妹五人頂上。輕輕繞了幾轉。早見骨碌碌人頭。紛紛落地。在頃刻之間。邱氏兄妹五人的首級。都與項頸宣告脫離。也是他們作惡多端。惡貫滿盈的報應。祁榮兒既殺了盜首。再用劍光將那些嘍兵的耳朵。都割了。嚇得那些嘍兵。都跪倒在船面。對着桅檣上的祁

榮兒亂拜。口中哀求饒命。祁榮兒本無殺盡他們的心意。看盜魁已除。這班已割了耳朵。算警戒過了。便跳到艙上。先見過父親。祁榮兒自從獨秀峯前。被浮雲尊者。誘到北嶽學藝以來。今天和父親見面。是失散後的第一次。當時父子相見。祁根榮兒兒子偌大長成了一時倒認不出。祁榮兒便將往年如何如何說了一遍。祁根榮聽了。始恍然大悟。知道兒子遭了奇逢。得了異術。今日能來此救他性命。心中快活非常。祁榮兒見過了父親。然後叫那些強盜去罷。說我不來殺你們了。放你們去罷。強盜說放他們走。那有個不歡迎之理。便紛紛逃過盜船。想開船逃走。終究是祁榮兒年紀輕。想不到自己船上的東西。有許多的。已被他們搬了過去。豈有不向他們要回之理。祁榮兒想不到。祁根榮却想到。對祁榮兒道。你放強盜去了。你可曉得我們船上的東西。許多給他們搶去了。這便如何是好。祁榮兒說。這樣不要緊。待我教他們送過來是了。說着便一飛身上了將要開去的盜船。那些強盜。雖然沒了大王。尙有小頭目等輩。還能維持秩序。自得祁榮兒放他們過船。他們都懽忻鼓舞地。看對船上有許多東

西大約是送給他們。作爲壓驚的了。是不再向他們要的了。有一個小頭目。吩咐快些開船。別讓他們想到。那知船未漾開。祁榮兒已飛了過來。大叫快把我們船上的東西。送了過去。否則你們休想活命。那些強盜聽了。嚇得面容失色。有幾個狡猾的。隨口附着道。好漢爺。不要動怒。我們本要將這些東西送過船來了。請你到船上等着好了。祁榮兒聽說。他們原要送過來了。便將心氣平下。說如此快些送過去。強盜們答應曉得。當時那些搶過去的東西。統還了過來。祁根榮檢點一番。不少什麼。纔放他們開船而去。盜船開去後。祁根榮教舵工們。換了舵。開船向九龍灣進行。此番祁根榮飽受虛驚。虧得兒子祁榮兒。救了性命。總算化險爲夷。轉危爲安。便一路浩蕩。回到廣西老家。那時家人父子。都見了面。天倫樂敘。極人生快樂能事。祁根榮在家中住上半年。又要到福建去。榮兒不放心。便護送他到了福建。再回家中。侍候母親。如此過了年。到了祁榮兒十九歲上。是第三隻黃布袋上的日期到了。祁榮兒拿他看了。看外面寫明某年某月某日。到河南嵩山開拆。到了那天。對母親說了。便借劍光。向嵩山飛

行約到嵩山。已是申牌時候。將黃布袋兒拆開。取出那張紙兒。看上面寫道。「
祁榮兒速到白雲觀。對面接天峯上。候定。少頃觀前有四人比劍。其中一對青
年男女。被一道一俗。逼得萬分危險之時。可急發劍相助。」祁榮兒看罷。不悉
接天峯在那裏。但他顧名思義。峯名接天。高度必定逾乎尋常。便吐劍光。起在
空中。四面一打看。那邊有座高峯。連雲接天。堆翠疊碧。好不奇偉。又看峯下。對
面山腰裏。有所道觀。想大約就是這個的了。便在峯前。繞了週。看那邊有塊峯
石。憑空懸出。平坦如鏡。上面可坐五六個人。倒是一塊好地方。就在那裏落下。
立定身。看下面正對着道觀。臨高視下。瞭若指掌。他立在上面。左顧石盼。金風
陣陣吹來。涼快得很。加之那時是九月時候。天高氣爽。山楓經霜。一片紅色。行
將西傾的太陽。照在楓葉上。愈見得紅如火噴。祁榮兒在接天峯的懸崖石上。
立不多時。看觀前毫無動靜。看遠處的山崗上。倒有二個人。在弈棋。二個人在
旁邊看着。列位可曉得那邊崗上。其時正是跛道人和殷百萬。在奕棋。無影子
和一個道童。立在旁邊看。接天峯處萬山之頂。能夠窺見全山。所以都被他看

見他看觀前。毫無動靜。有些心焦起來。又想祖師爺妙算。準確不爽。是不會差的。再等一息看罷。祁榮兒想罷。偶一回首。忽見身後面的崖石中間。盤膝危坐了個銀頭皓首。裝束奇怪的老頭兒。那老頭兒面相精神。有幾分像他的祖師爺。浮雲尊者。祁榮兒心中奇怪。這個老頭兒。是何等人物。在什麼辰光。坐在這裏的。爲何我一點都不曉得。真好奇怪。祁榮兒心中一陣詫異。尙未啓口。聽那老頭兒。却開口叫道。祁榮兒。你可認得我。且過來。我有話問你。祁榮兒聽那老頭兒。叫出他的姓名來了。更是奇怪。要待不答應。已被好奇心所征服。不覺順口應道。我是祁榮兒。你是誰。爲何認得我。你有什麼話問我。你且說來。那老頭兒聞言。哈哈笑道。祁榮兒。連我都不認得。却也怪不得你。我乃是你祖師爺的師弟。你師父的師叔。稱爲古月尊者便是。祁榮兒聽說。是古月尊者。記得師父臨別之時。告訴他過的。說道祖師爺一行有四個師兄弟。長的稱爲松風尊者。次的稱爲竹林尊者。第三個是自己的祖師爺。第四個是古月尊者。古月尊者。是他的師叔祖。那裏還敢怠慢。連忙跪倒地上。叩頭見禮。古月尊者叫他起來。

不必多禮。隨着說。你來此地的用意。我都知道。可以不必講了。你看那邊有人出來了。可留心看着。古月尊者說罷。用手指着白雲觀前。祁榮兒回過頭來。果見白雲觀裏。走出三個人兒。前面走的一男一女。後面跟的又是個男子。後面那個男子。似乎在送前面的一男一女兩個人。接天峯地處極高。距離白雲觀很遠。若非祁榮兒輩。是劍俠。目力決沒這般好。能夠看得如此清楚。祁榮兒看那三個人。客氣得很。沒有相打之理。正看間。忽見那邊樹林裏。又走來三個人。待到那邊。三個人一對面。就見彼此發劍。打起來了。祁榮兒看得奇怪。不想真有這般事。無緣無故。霎時會動手相打。祁榮兒看了片刻。就見由觀裏送出來的一男一女。此時被他們殺得危急萬分了。便依遵祖師爺吩咐。吐出紅雲劍。去幫助他們。先將玄妙先生的青白兩劍。傷了。再將跛道人的風雷劍。破了。祁榮兒在打退玄妙先生之時。論理。玄妙先生。那祁榮兒是認得的。爲何此時。却不認得了。這乃是接天峯。過高之故。形狀男女。雖然分辨得出。面目終究有些不明。還有一層。玄妙先生的劍。祁榮兒是交過手的。爲何不認得了呢。這點也

不能說。因爲事隔了幾年。況且劍術是各人都在長進的。祁榮兒又是劈手插入。不分青黃皂白的亂射。所以彼此都不分明。祁榮兒自將玄妙先生和跛道人的劍傷了後。末了。激怒了旁立的無影子。他早看出那道紅光。是從接天峯上發來的。又看他旁若無人。橫擊亂衝。便發虹劍。來打抱不平。無影子的虹劍。果然厲害。若非紅雲劍。怕不是他的敵手。當時紅雲劍同紅劍。盤旋亂擊。兩下裏。殺了半個時辰。到了酉牌時候。祁榮兒在上面。無影子在下面。起初兩人的劍。是在山腰裏。大打特打。兩人打夠多時。反將玄妙先生一行人。冷落在旁邊。靜觀了。這時祁榮兒身後。坐的古月尊者。看他們這樣子打下去。不是道理。便一起身。離了接天峯。來到無影子面前。先問無影子道。你可認得我麼。無影子正在交戰時候。無暇來和他講話。古月尊者見狀。便從泥丸宮裏。透出一道白光。那道白光。乃是古月尊者煉成的精氣。比任何飛劍要厲害百倍。當時喊聲住。便將紅雲劍和虹劍左右分開。他先同無影子說了幾句。再教祁榮兒下來。祁榮兒在這麼高的接天峯上。古月尊者但須隨口說聲。那口音便能直達上

去。這也是古月尊者的精氣作用。能使聲音團結。沖霄而起。不會散開。祁榮兒聽得師叔祖教他下去。便飛身到了下面。他首先着眼的。就是玄妙先生。他和玄妙先生雖然有五年不見了。但是在他身邊。曾經跟上幾個月。聲音笑貌。認得十分清楚。當了面。爲何會不認得呢。當時心裏想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那廝。再看楊瓊瑤。便不認得了。因爲他同楊瓊瑤。只在尤子平家中。會過一面。加之楊瓊瑤。此時已換了服裝。也如玄妙先生見了楊瓊瑤。一般的認不得。同時再看跛道人。無影子。一輩人。多不認識。便走近古月尊者面前。古月尊者對祁榮兒道。榮兒。你且站着。待我來給你們介紹介紹。認識認識。彼此說起來。都是相識的。何必定要拚死拚命。結爲仇讎。傷了和氣呢。古月尊者話雖是對祁榮兒說。實間裏指桑罵槐的。却是說給跛道人等聽。祁榮兒乃是奉祖師爺錦囊吩咐。來解救楊鄺輩的。原和他們無甚仇讎。就是上次在尤子平家中。傷了玄妙先生一劍。害得玄妙先生恨他刺骨。這也是爲人受過。今日祁榮兒聽到古月尊者這幾句話。因他年紀輕。說話上面。還有些不理會。却呆瞪瞪看了古月尊

者兩眼。這邊跛道人。玄妙先生。無影子。鄺士元。楊瓊瑤。的一班人。聽到耳朵裏。各人都轉了轉眼珠。也眨起了看古月尊者幾眼。古月尊者又道。我同無影子的師父。是朋友。無影子同跛道人。是朋友。跛道人是玄妙先生的師父。算來與我都有直接間接的認識。祁榮兒是我的姪徒孫。鄺士元是祁榮兒的恩人。楊瓊瑤是鄺士元的妻子。算來與我也都有直接間接的認識。我曉得今日。你們在此拚命。特誠趕來。爲你們調解一下。你們都得看在我面上。大家攜攜手解解怨。此後不要再尋仇。要想到冤家宜解不宜結。要緊在於修練正功夫。豈可將這些閑事。來拚掉性命。如何值得。好了。看在我面上。大家來攜一攜手。算是打過說過。此後相見如故。別再爭執了。古月尊者一壁說着。一手拉過無影子。一手拉過祁榮兒。請他兩人先攜攜手。無影子和祁榮兒。原本素無仇讎。此次無影子發劍。也不過一時不平。想代朋友出氣。如今說明。曉得古月尊者。是道高法博的高人。看他金面。怎敢不依。便伸手與祁榮兒握握手。祁榮兒年紀輕。無甚主見。就是不是這樣。當着師叔祖面前。也不敢違背。兩下裏便握了握手。

就算完了這樁事了。無影子和祁榮兒攆過手。古月尊者又要酈士元和跛道人攜手。此時跛道人口內不言。心頭大憤。要教他攜手如何辦得到。便一登八鈕草鞋。借土遁進白雲觀去了。跛道人一走。玄妙先生掉轉頭。也走向白雲觀去了。跛道人和玄妙先生一走。古月尊者的和事老。却做不成了。便長嘆一聲。說這也是劫數前定。無可挽回的。古月尊者嘆息幾句。拉了無影子的手。對他誠懇地說道。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祁根榮躲入木桶內讀者將爲之一噤然評者曰作如是想者必係幸災樂禍全無心肝者耳其試思之卽令其人處其境能不恨爹娘少生二隻脚沒個地洞鑽耶如此想去則將憐其年高受危且不遑矣

一把拖了出來攢在地下將刀背在他頸上一勒覺得涼幽幽的一來早已魂飛魄散這一段將一個慘毒世界却用輕盈婉妙之筆去寫便覺得風格別具雋妙獨絕 盜首訊問祁根榮之時忽平空生出一

個少年來忽地飛上桅杆忽地發劍殺盜文筆如遊龍飛鳳如夏日紗窗以快刀剖雪瓜捧而大嚼如芭蕉着雨劈拍成聲如鐵馬迎風叮噹作響

綠林豪客江湖強梁每提大名必加譁號我思曾遭祁榮兒割去耳朵者此後出馬大可呼一聲沒耳朵某某在此留下買路錢來

一笑 根榮自榮兒失蹤與其不相見者蓋將十餘年矣今忽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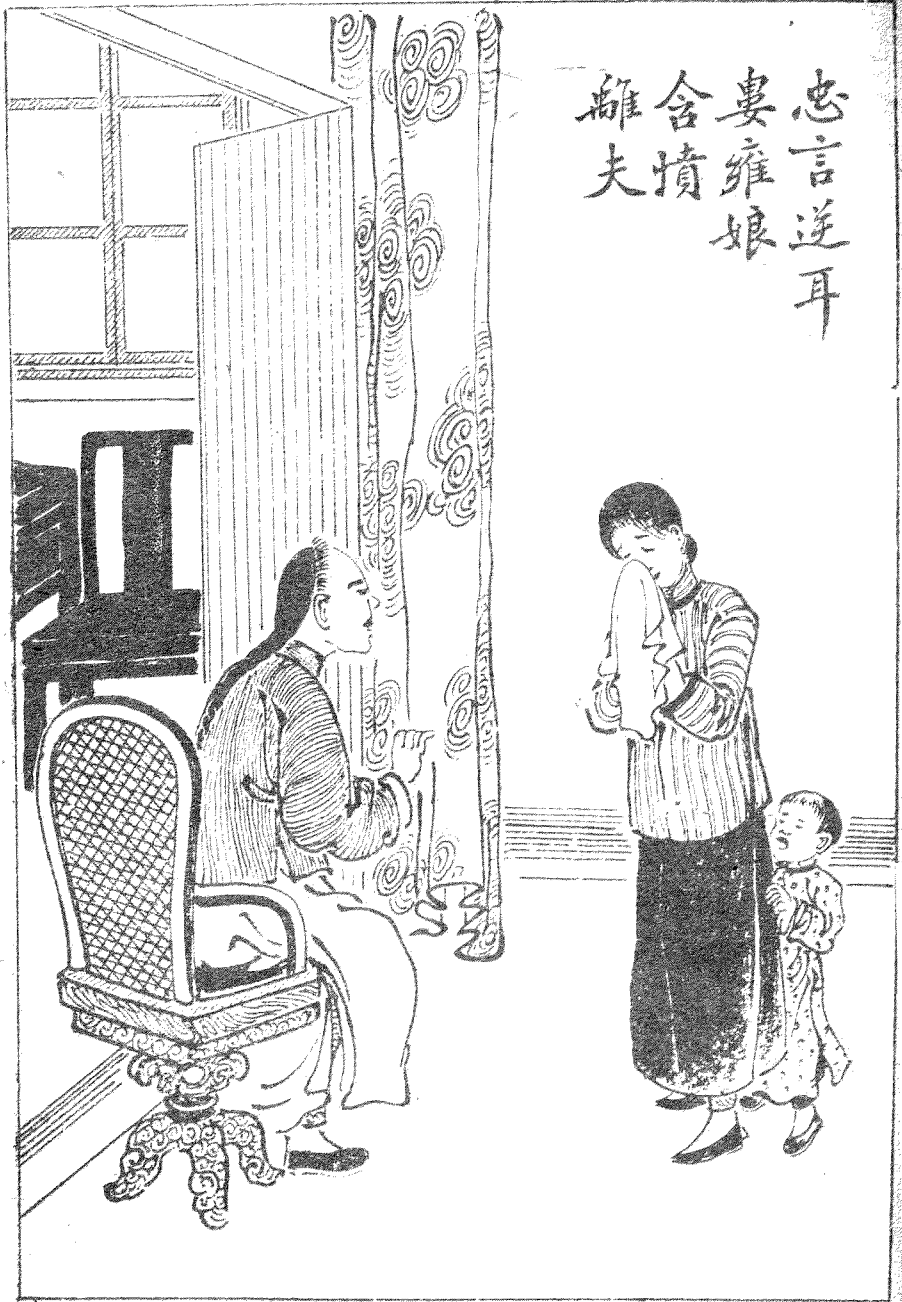
相逢于患難之中而救之者復爲其久縈中心之愛子而其愛子神采弈弈居然成人非復十數年前者矣中心當喜而欲狂繼而思其子而復及于已則綠鬢翻雪皤然一老乍別春光漸近暮景則又悲而欲涕終以旣得安然于盜窟之內復得愛子于刀劍之中則又歡然色喜矣幾種思想幾種神情確能曲折傳出

細點祁榮兒一路之景所以示源流歸于一也與第三十六回酈楊所見之景同蓋第三十七回及本回前半回之全文係支流至下半回方歸一源然恐有許多讀者已忘其前文却又不好的明點乃不得不用時令以逗之此等用筆處頗見

匠心 我讀上文以爲必是祁榮兒途遇古月尊者乃與同道而往者却不意此處另起岐境然亦是暗點古月尊者是個超然物外的一個世外高人又非祁榮兒輩可望其項背本書此等處極多粗心人每易忽略須細細揣摩之方能得其真味也 看跛道人閑來敲棋逸意幽然又那知大戰開始卽在目前古人云居安思危誠千古不易之名言我願世人書置之如座右銘



忠言逆耳
妻孥娘
含憤
離夫



喪心病狂郭
遠迷靈助友



第三十九回 忠言逆耳 婁雍娘含憤離夫 喪心病狂 郭謀遠迷靈助友

上回說到古月尊者拉了無影子的手。對他誠懇地說道。無影子。你的前程很大。你的師父對你的期望也很遠。他常對我說。希望你將來好好兒成個正果。想你是絕頂聰明的人。別負了你師父期望。無影子聽了。古月尊者這幾句話。嘴上不說什麼。心裏却大大不然。反怪他依老賣老。當作耳邊風。吹過完了。古月尊者。是明白他的心裏。曉得也是劫數前定的人。只得對他笑了笑。與他分手道別。臨別之時。古月尊者重復對無影子說道。無影子。你的前程很大。別爲着他人。誤了自己。無影子頭也不回。逕自去了。古月尊者要看他往那裏走。他也進白雲觀去了。便搖搖頭。說聲可惜。回轉來。又對祁榮兒道。你的公事已畢。可回廣西去了。別害了你母親在家盼望。祁榮兒叩頭領命。拜別了師叔祖。再拜別了鄺士元楊瓊瑤。吐劍光而去。祁榮兒去後。古月尊者對鄺士元楊瓊瑤二人道。昨天我在恆山。遇見了你們師父雲中野叟。他曉得你們有難。特地托我來調解。原想大家解釋前怨。不料今天來了。毫無結果。這也是叫我沒法

想的一件事。如今你們也可回家去了。我贈你們劍丹兩粒。拿他去修煉傷劍。可得事半功倍之效。楊鄺兩人道謝收下。古月尊者道：你們先走。我在嵩山上。尚有別事。還須勾留片時呢。兩人對古月尊者深深拜了幾拜。齊吐劍光。向廣西飛去了。兩人的劍有了傷痕。飛起來較前慢了許多。飛了半小時。纔始達到家中。早已飛得滿頭是汗。鄺士元對楊瓊瑤道：我倆的劍。今天傷得太厲害了。快拿他來修煉好了。不是玩的。便取出古月尊者給他們的劍丹。服了後。送到丹田裏。用功修煉。那劍丹果是好東西。不到幾天。早將傷痕修煉復原。鄺楊兩人將飛劍修復後。想到外面也沒甚事。便不再出去。夫婦倆。老是在家中。練劍學道。不問其他。且按下鄺楊兩人。再回講到嵩山上的古月尊者。他待鄺楊兩人走後。自己又飛上接天峯。盤膝坐下。他愛接天峯。奇巒突出。風景幽卓。坐了一夜。到次日天色微明。纔離了嵩山。回歸南嶽衡山去了。他臨去之時。在接天峯的崖石上。寫下一行胡桃大的小字。這行小字。他因何而寫。乃是在天色微明時。看白雲觀裏。出來一個人而寫的。這一個人就是誰。是無影子。無影子出

白雲觀去。那值得古月尊者寫下一行小字呢。這却大大不對。你道他如何寫法。寫的是什麼。待我錄在後面。閱者看了。便能領會他一二分的寓意了。倘然領會不得。下文自會貫通的。那些字。他是用指頭寫的。每個字。在崖石上。有半寸來深紋。他寫的一共三十二個字。是『嗟你無影。泯滅天性。助紂匡桀。一意孤行。巫山之陽。長峽之濱。哥哥待你。珍重前程。』這三十二個字。古月尊者留下。給誰看的呢。要等到半個月後。無影子自己來看。和過了四十年後。他的妻子婁雍娘。帶同兒子小無影子。來時。看了後。那字跡就隱去不見了。這且丟開後表。先要講到古月尊者。爲何看見無影子出白雲觀去。便寫下這三十二字。內中是何緣故呢。待作者來說明罷。自從昨天下午。跛道人負氣。遁進白雲觀。接着玄妙光生。和無影子都進觀來了。一見面。大家半晌無語。末了跛道人開口道。我們終南派。一向橫行天下。從來不曾被人欺侮過。現在遇到晚出世的小子。到反跌在他們手裏。豈不喪盡了我們終南派下的面子。非得報復前仇不可。老郭你得幫我一些忙。替兄弟出口氣。無影子應道。老兄有事。就是小弟

有事。今日若然沒有這個老頭兒出來調和。決不放那姓祁的走路。非拚至你死我活。不可。小弟心志一向是專一的。所謂士爲知己者死。彼此既稱知己。一切都可犧牲。只要老兄用得着小弟。小弟是無不帮忙的。跛道人道。難得老弟如此見愛。不枉我們相識一場了。我想今天的事。看在那老頭兒身上。終算給他一些小面子。算完了。往後的事情。我們管我們幹。倘然他再出來干涉。那是老實說。我也得去請師父。或者祖師爺出來。同他講講理性。別瞧得我們終南派無人。無影子也道。那當然。那老頭兒除非不再來干涉。他以後。要是再來干涉。我們的事情。我也不給他面子了。看他怎麼辦是了。跛道人道。那是最好。但我方才所說。託你帮忙的。那句話。不知你能夠答應否。無影子道。老兄有話儘講。小弟能夠幹辦的。無不答應。跛道人遂道。就是那柄風雷劍。風雷劍。因爲得不到八個孿生子。吃了好幾次虧。現在要急於將他練好。以便橫行天下。報復前仇。那八個孿生子。已經收得了四個。還少四個。那四個要託老弟在開封城裏。留意物色。取了來。幫助小兄一下。你到開封去採取。我是自到南鄭一

帶去。玄妙先生到附近村莊上去。我們三人分三路進行。限期半月爲滿。半月後。大家在觀裏聚會。是了。無影子滿口答應。要想就回開封去。跛道人留無影子住。上一宿。到次日天色微明。無影子急要回去。便出白雲觀。借劍光飛回開封家中。妻子婁雍娘接着。問他回來如何。這般早。無影子道。爲着替朋友幹一件要事。讒提早回來的。雍娘問是誰的事。是否那個道士的。無影子道。不錯。正是他的。雍娘問爲着何事。可否說給我聽聽。無影子道。你是我的妻子。有什麼不可以對你講。便將跛道人託他探取四個變生胎紫河車的事說了。婁雍娘聽得吃驚非小。說這事如何可以幹得。探取孕婦的紫河車。是犯天津的。現在還要物色變生的。你想孕婦肚裏的包藏。那裏看得出。是變生單生。必至亂殺人命。如此造孽。還當了得。別說我們練劍的人。行不得。就是一般妖僧怪道也忌於舉行。況且那樁事情。又是別人的事。何必代人受過。恐怕將來要鑄成大錯。弄得身敗名裂。不得善果呢。無影子聽罷。沉吟半晌。說道。賢妻之言。雖亦有理。但我已經答應了朋友。豈可出爾反爾。必要去替他物色一二個。纔可去

交代。雍娘又勸道。這種事不是普通的事情。甯可失信在朋友面前。豈可糊塗而行。還請夫君詳細考慮一下。不行的爲是。雍娘勸了無影子多次。怎奈無影子執固成性。說既然答應了他。情願自己犧牲一切。也顧不得許多了。雍娘見他苦勸不聽。也無可如何。由他去幹了。從那天起。無影子在開封城裏。竟天亂走。凡是路上有看見一二個孕婦。他終是對他呆看。要看出他。是否是懷着學生的胎。你想這如何看得出。他一連看了五六天。懷孕的婦人。到被他看到不少。可是學生子却一個也沒有看出來。他看得心頭焦急。由他急中生智。想別管他。只好把良心橫一橫了。今後遇到懷孕的。看得肚皮隆起。比尋常懷孕的要大些。就當他是懷着學生的孕胎。將他試探一下。是了。倘然不是的。也做他不着了。無影子念頭轉好。那天出去。心中有了把握。在細細物色。肚皮比尋常大的孕婦。他尋到開封城外。滿洲城的南門外面。龍亭地方。龍亭面前。有個小湖。其時湖邊有一個孕婦。還在洗一領單衣。洗罷。回身來。正與無影子走個對面。無影子兩眼不霎的。看定他肚皮。看得那婦人。倒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逡

自走去了。無影子看他的肚皮。確乎比別的要高要大。想那個人不錯。就做他不着了。待到今晚。前去取了。看是如何。再作計較。當時跟定那孕婦走去。直走到龍亭旁邊的一間小屋面前。看那婦人進屋去了。無影子認清門戶。回身再到別處去物色了些時。回到家中。待到二更時分。彈出虹劍。飛身到了天空。逕過龍亭面前的小屋裏。從窗隙飛了進去。那時屋裏早已燈火熄滅。人都入睡鄉了。無影子將劍光一指定。霎時滿室光明。如同白晝。屋裏的一切。都看得明白。無影子憑着劍光。找尋那日間在湖邊看見的孕婦。見他正睡在床上。鼻息酣酣。睡得正濃。無影子到此。有些躊躇不定了。他想他是一個好端端的人。與我無怨無仇。何忍下此毒手。又一回想。我既答應了朋友。朋友面上。如何交待。只好顧不得一切了。便用劍光對准那好夢甜睡的孕婦腹上。輕輕一劃。早將一個便便大腹。兩爿分開。那孕婦雖在睡夢中。怎禁得起剖腹之慘。痛得躬一躬身。血像潮流般。四面飛濺。流溢滿床。同時在口中狂叫了聲。哎唷。可憐那字。只叫了半聲。已痛得喊不出了。無影子等他血流到快完了時。伸手到孕婦

肚皮裏取出胎兒。看了一看並不是孿生子胎。是一個普通的獨養胎。而且還是個女的。無影子對那孕婦看了看。覺到他白死得可憐。仍將胎兒給他放在肚皮裏。算物歸原主了。當時從窗隙裏飛出外面。回到家中。倒在床上。仔細想了半天。想照這樣胡亂去物色。不知要刮了多少孕婦的肚皮。纔能夠得到。不但手續麻煩。也對不起無辜受累的婦人了。若說不是這樣去做。肚皮裏的東西。又難辨別得出。是孿生。是單生。這便如何是好。無影子左思右想。一夜天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到末後再一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試過了一個。就再試幾個。有何妨呢。所謂橫也是這筆賬。豎也是這筆賬了。管他媽的。幹罷。無影子主見想定。坐起床。上。胡亂養了片刻心神。矇矓一瞋。天已大明。無影子與婁雍娘。雖是夫婦。他們是修練劍術的人。不大同床睡的。那晚婁雍娘安息在裏房裏。天一亮。就到無影子床前來。他們平素很客氣。彼此就問了早安。又談了些別事。婁雍娘問起昨天。你到外面去。有沒有被你物色着。無影子聽了。也不相瞞。老實地。將昨天南門外。龍亭那邊。所幹的事。告訴了他。雍娘聽得。蹙起蛾

眉。停住秋波。對無影子。呆呆看了半晌。也不說什麼。立起身來。走進裏房去了。無影子見雍娘。爲了此事。心中不快。連忙跳起身。趕到房中。去慰藉他。一進裏房。已見婁雍娘倒床上。無影子問他道。我爲着朋友的交情。去幹了那樁事。是出于不得已的。那值得你如此生氣呢。雍娘聽了。用手指着床褥。含淚嘆道。郭謀遠。你一世聰明。歸在何處。你不記得。從前在角山寺。學劍成功之後。師父對你說過。會劍的人。將來不難成道證果。但須要存心光明。不得稍存歹心。致違天心。你現在如此行爲。不但將來證果難望。恐尙有彌天禍事。加諸身上。我與你誼屬夫婦。曾經苦勸過你幾次。你竟當作耳邊之風。一意去胡行。豈不可悲。可嘆。婁雍娘說完話。又滴了許多眼淚。無影子起初見了妻子。哭泣和聽了一番言語。也自悔孟浪。但他因下了這樣的毒手。心靈上已模糊了許多。飛劍因在孕婦腹中染了許多污血。精光也失去不少。從此以後。任你如何修煉。那柄劍上的五彩虹光。總是黯淡無色了。等到後來。再遇到祁榮兒的時候。那柄劍就不是祁榮兒的對手了。這是後話。慢談。且說無影子。爲着剖了一個孕婦。

的腹。竟將一片好心靈。模糊了。起初聽婁雍娘的話。還有些心動。待到反轉來一想。又把心一橫。說管他成正果。不成正果。你不聞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句話麼。我現在也不希望成正果。就此幹去。等到我要正果了。再放下屠刀。也來得及的。雍娘聽他說出這幾句話來。好似換過一個人了。又呆對他看了半天。嘆道。你既曉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可曉得。欲登彼岸。及早回頭麼。我勸你將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趕快趕到角山。去對師父面前。懺悔罪過。或者尚可挽回萬一。倘不如此。恐怕要萬劫不復的了。婁雍娘爲的丈夫。無緣無故變了心腸。幫一個大盜取孕婦腹中的紫河車。忍心害理。認爲犯了戒律。怕將來。得不到好的結果。想哭諫一番。不料無影子心靈模糊。糊塗到底。不肯回頭。還要埋頭去幹。婁雍娘看勸他不醒也。無可如何。說既如此。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各不相關的。自管自罷。無影子說甚好看。你成正果去。無影子既同婁雍娘反了目。婁雍娘便帶了他的兒子。一不停留的。趕上角山去。見師父哭訴去了。無影子也不去管他。任他自去。自己仍舊抱

着初志。繼續去採取紫河車。他在開封城裏。一連剖了十幾個孕婦。在這十幾個孕婦腹中。祇得到一個孿生胎。但是已將開封城裏。鬧得滿城風雨了。開封城裏的百姓們。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的。說現在有採取紫河車的妖人。在城內外。專剖孕婦胎腹。也有被取去的。也有不取的。不知如何用意。嚇得開封城裏的孕婦。人人自危。都躲在屋子裏。不敢出面。到外面。官廳方面。得了隨地紳士們的稟告。着實注意這件事。暗中派了許多得力差役。縝密察訪。你想這事如何察訪得出。那無影子乃是來去無形。不可捉摸的劍客。任他們察訪了幾天。一無頭緒。無影子因為祇有得到一胎。尙差三個。便在城內外。加緊採訪。又採訪了五六天。再剖了八九個孕婦。一無所獲。無影子聽開封城裏。街談巷議。鬧得聲沸喧天。不能再下手。一算。已屆離開嵩山時所約定的半月爲滿的期限了。須帶了採得的那個孿生胎。先到嵩山去聚會。此時玄妙先生已回來了。他却一無所獲。白剖了十來個鄉婦的腹。無影子問起跛道人。說尙未回來。就將那個孿生胎。交與玄妙先生收存。自己復向南鄭一帶。走去。順便去會跛道

人且說跛道人自從前日在嵩山上與無影子別後自己逕奔南鄭一帶物色。跛道人心腸很辣。他不管肚皮生得怎麼樣。大小祇要是個孕婦。遇到了就去剖了。在半月裏被他剖了幾十個。採得的孿生胎也祇一個。南鄭地方因爲在半月裏剖了幾十個孕婦的肚皮也如開封城裏一般鬧得聲沸喧天了。跛道人看不好。又以半月歸期已到。不曉無影子和玄妙先生兩人採得了幾個。不如歸去一趟。再作計較。便帶了孿生胎飛回嵩山。跛道人回來時候正是無影子動身到南鄭去的當兒。一來一往不曾碰到。跛道人到嵩山白雲觀裏會見了玄妙先生。問起無影子說方才走的。他到南鄭看你去了。又問他採得幾個。玄妙先生說他採得一個。現在放在這裏說罷。取了出來。交與師父。跛道人接了藏好。想現在採得兩個。連前採得的共有六個了。尙少兩個。六個多能採得。要採兩個。有何難處。無影子既到南鄭尋我去了。尋我不見。終會回來的。此時也不去等他了。讓我到許昌去走一遭。上緊去物色幾個回來。再和他見面罷。當時對玄妙先生囑咐了幾句。別了他走出白雲觀。正要發劍。這時跛道人的

劍和玄妙先生的劍都已修復原了。作者順便提過。再講跛道人將道袍袖一拂。風雷劍便躍然飛出。身體正要隨着上去。忽見眼前金光萬道。跛道人陡的一呆。連忙收住劍。看個仔細。但見接天峯一帶。金黃燦爛。如同金谷銅窟。耀眼奪目。在這金光萬道中。隱約看去。有『孽障重重』四個大字。四個大字後面還隱約看見。有個身高丈外。頭戴毘廬帽。身披大紅法衣。手執像珊瑚般紅的一枝小樹。高可齊眉。眉毛很長。白如霜雪。下垂到顛邊的人形。那些金光。和大人形。如曇花一現。都在一霎那間。泯滅了。若非跛道人。要是普通人。怎能看得如此清楚。跛道人看罷。脫口叫了聲。唉。這是什麼。却是何故。跛道人看初次碰到。所以不明何故。想閱者是第二次見到了。總能記得。他是誰。請猜一猜。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古月尊者誠無影子之言。句句是從心坎中發出。字字是仁者之言。蓋以無影子爲可造之人。忽將權于魔劫。以是而生不忍之心。雖明知其

爲劫數中人然猶期以人勝天其憐惜之心可謂已達極點惜郭謀遠固執性成忠言逆耳以致後來身敗名裂痛矣哉昔人言謀在人而成在天信夫 古月尊者見無影子不從其言只對他笑了一笑評者曰此笑非笑實如慈悲菩薩見衆生相沉溺孽海無可挽救中心愴然不禁爲之涕下故此實是眼淚之幻像也 郭謀遠謂跛道人曰若再遇姓祁的定當與彼拚個你死我活我讀此語知郭謀遠之心中蓋亦深忌榮兒之技而不敢確言能勝之否則曷不曰定當殺他以雪今日之恨等語作者于此等處用筆亦極有酌量 婁雍娘見其夫受盡已深不克自拔乃不惜唇敝舌焦縷述利害以勸阻之設謀遠能卽于此處覺悟又焉能必其人之不能勝天耶予聞之曰莫聽閨闈之言又曰家家床頭有個母夜叉在予讀此處方知不可一概抹殺予蓋深痛郭謀遠之不聽房幃之言而婁雍娘之不能驟變母夜叉也 郭謀遠云願犧牲一切以全一信字後卒至戕死數十命助妖道以羽翼

終至身遭天譴十年之功全毀于悞解一信字夫信固美德然吾人不得不加以權衡察其孰重孰輕而定其或行或止故齊人難孟子云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是禮輕而實重不親迎可耳孟子答曰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則禮重而實輕甯不得妻也推之萬物同此一理願天下人行事莫固執一端必權其輕重而定之也可 表出毗廬上人又有一番特別氣象似又在古月尊者上一層 作者寫郭謀遠入魔不惜用許多筆墨去細寫而又處處歸罪於劫數爲謀遠開脫蓋不忍直寫此可造之人之權于劫數也評者之評謀遠亦不惜用許多筆墨去細寫幾乎處處爲彼雪涕蓋亦不忍此可造之材之權于劫數嗟乎惺惺相惜由于性情讀者多情將必同此一慨



第四十回 乍笑乍啼僧鬼同鬧白雲觀 疑真疑夢師徒共會小孤山

上回說到跛道人要飛到許昌去物色孿生胎。方要放劍起在天空。不料眼前現出金光萬道。跛道人第一次見到。閱者是第二次見到的人形。那人形是誰。閱者當然猜不出。要去重看第二集上童六小姐到天台去。走上石樑橋的一回書裏。便能瞭然明白的。跛道人自從見過方才現象之後。他對接天峯上看了發呆。心裏希望。再是這們一來。好讓他看個清白。可是他沒有這們好眼福。能夠看到第二次。就是這次給他看見。也可說三生有幸的了。那跛道人看了方才現象之後。在理應當怎樣豁然省悟。趕快懺悔。雖然已是孽障重重。或者還可補救一二。跛道人呆立了半天。看不到第二次金光發現。使他靈性迷起。竟會將方才見到的現象。當是眼花撩亂。當是看錯的。沒有這回事的。你想跛道人不是智昏神憤了麼。這也是他的孽。作得太多了。纔會如此。跛道人既然不把方才那回事。看作怎麼樣。便仍舊發劍向許昌而去。他到了許昌。在那邊又傷了許多孕婦。僥倖的被他採到了兩個。好算完齊了。忙離許昌。逕回嵩山。

到了白雲觀前。收下劍光。正要進觀。突見觀裏出來一人。那人光頭禿腦。面如傳粉。環眼闊口。身體臃腫。項頸粗大。穿一身破僧衣。襪襪不堪。足上著了雙八鈕舊草鞋。那雙舊草鞋已著得沒了鞋底。所謂天看見著鞋。地看見赤脚的。那人是和尚裝束。和跛道人對面走來。怒目相視。並不避讓。直將跛道人撞個滿懷。跌倒地上。論理跛道人是何等樣人。被人撞了一下。如何會跌。這事不說別人不信。就是跛道人自己立起身後。也覺希奇。跛道人被那人撞了一交。爬起身來。怒氣填胸。想對那個和尚講話。不料待他起身後。再看那人已不在跟前。左右看看。也不見踪影。跛道人愈覺詫怪。懷疑。拍拍身上灰塵。轉身走進白雲觀。剛上三清殿階沿。眼前忽然一影。急忙看時。見殿裏面闖出一個人來。那人是誰。就是在大門前。撞倒跛道人的和尚。那和尚仍是怒目切齒。如狂如痴的。對跛道人一直撞來。跛道人方才已經被他撞過一交。曉得那賊禿力氣很大。恐怕再跌一交。急待相讓。又是不及。被他撞個滿腹。仰面朝天。倒跌下階沿去。這一跌。要比大門口來得結實。若非他們是劍客飛仙。就是不跌開頭顱。也要

跌得混天胡地。跛道人這一交跌下。一肚皮怒氣。要從頭頂裏沖出。疾忙一個筋斗立起身。打算發劍出去。結果那人性命。那知這個賊禿早已空無所有。却見玄妙先生從殿裏踱來。見了跛道人。連忙上前施禮。說師父回來了。跛道人面上赭紅。心頭火燒。對玄妙先生點點頭。說回來了。玄妙先生道。弟子方才在雲房裏打坐。忽然門外立個和尚。那和尚衣衫襤褸。形容醜陋。笑對着我說。你的師父回來了。不料在走到大門口。一個沒留心。滑脚跌了交。跌得爬不起身。叫你快快出去扶他。我聽那和尚說話。不倫不類。想師父不是等閑之人。怎的會滑脚跌交。又看他來踪奇譎。便喝問他道。你這和尚。從那裏來的。這裏是甚麼地方。敢來胡鬧。還不給我滾出去。那和尚聽我罵了他。他却哈哈笑道。我是一番好意。來關照你的。不相信。由你罷。我是和尚。你們是道士。釋道兩教。根本不同。關我底事。說畢回身走了。我心中很奇怪。連忙起身。追出去。便不見了影踪。恐怕他是個白日闖。小偷。趕到四處去尋。不見有人。便踱出殿來。不想師父真回來了。不知方才大門前。果真有這麼滑脚的一回事麼。跛道人聽了。心

裏明白。嘴裏說不出。怒沖沖的一逕繞大殿。來到雲房中。玄妙先生跟了進來。在後面想道。師父面色可怕。好似方才。替誰鬥過氣的。或者方才曾經跌過一交。也未可知。自己不便多問。就在旁邊站定。伺候。跛道人將取來的孿生胎取出。一個個會將攏來。共計八個。孿生胎足了數了。跛道人一看。轉怒爲喜。想從今以後。我可無憂無愁。橫行天下了。那廣西兩個狗男女。先得去收拾他們性命。以消腹中宿忿。跛道人想罷。叫玄妙先生拿出一隻大八卦爐來。那隻八卦爐。是煉丹用的。現在借他來練孿生胎。玄妙先生端過大丹爐。再到百寶廚裏。取出跛道人從前修合好的丹丸藥膏。和孿生胎一齊放在裏面。讓跛道人去練。正在這個當兒。忽聽雲房門外有人大聲喝道。跛道人。你這孽障。妄殺無辜。不知他年如何死法呢。跛道人聽了。吃一大驚。忙借土遁出了雲房。來偵看時。那裏有什麼人。待回到雲房。看玄妙先生正對着房門發呆。跛道人問道。你作什麼。玄妙先生道。方才看房門縫中。伸進一線白色的東西。約有尺來長。我正看時。忽然那東西漸漸膨脹起來。不到一歇。膨脹變成一個賊禿頭。看那賊禿

頭合在窗縫中間。頭頸伸得很長。我看他是誰。却就是師父未來之前。立在雲房口。對我說謊話的那個和尚。我看了奇怪極了。便吐劍去殺他。不想劍到頭上。纔繞了一轉。那顆頭。早縮小和伸進時候大小。退出窗外去了。我忙催劍追他出去。已空無所有。我防他再進來。所以對着發呆。跛道人道。是了。這一定是什麼魔鬼。在和我們開頑笑了。別理他。倘然再纏不清時。待我到師父那邊。去拏一面照魔鏡來。收拾他的性命。跛道人說罷。意頗自得。便整理修合的丹藥。生起炭火。在雲房裏煅煉起來。他要煉那孿生胎。到風雷劍上去。必須先將孿生胎和丹藥修煉完好。再將他吞到肚皮裏。借着人身精氣神。修煉纔可成功。爐火既經生起。跛道人便坐在丹爐旁。監察修煉。正在修煉之間。聽得窗外面哭聲四起。跛道人側耳聽來。都是婦人聲音。羣呼。跛道人你好狠心毒手。快還我們命來。跛道人聽得。毛髮悚然。想青天白日。那裏來的怨鬼。忙教玄妙先生。打開窗戶。待到窗門一打開。外面的哭聲。便寂然無聞了。待你一關上。那哭聲又起了。跛道人心驚疑。玄妙先生更是心慌意亂。毛髮四豎。但是外面哭儘

哭裏面修煉。儘管修煉。此時爐火旺盛。圓爐裏的烟也迷漫密起。那些烟起初無甚變化。等到外面哭了多時。忽的團結起來。一縷縷。互相絞繞。頃刻間。化成了一個人形。看那人形是誰。就是二次撞跌跛道人的。那個賊禿和尚。仍是怒目切齒。對着跛道人冷笑一聲。開口說道。跛賊道。當心些兒。跛道人那時睹狀。吃驚非小。此時聽他開口說了話。反不放在心上。便立起身。一拂道袍。發劍出去。劍未着身。那團烟。隨着飛散。化爲烏有。風雷劍。在濃烟中。穿梭似的。射了幾下。仍就飛回袍袖。氣得跛道人火星直迸。正在無可奈何之時。驀聽得門上哈哈大笑。跛道人回頭看去。原來那和尚。又立在雲房門檻上。兩手托在門上。跨開了兩足。開嘴大笑不止。跛道人欲待再發飛劍。但見他用手對跛道人一指。跛道人的手臂。就舉不起了。飛劍也發不出了。跛道人大驚失色。看那和尚却止住了笑聲。順口罵道。跛賊道。你慘無人道。死無日矣。和尚罵畢。又是一陣大笑。笑聲未已。砰的一聲。兩扇雲房門。自由關上。把那和尚也關在門外了。從此就聲息杳然。也不知和尚在門外。不在門外。門關上後。跛道人的手臂。就可

活動如舊了。他心中又驚。又懼。猜不透那和尚究竟是人是妖。是魔。是鬼。是怪。恐他還在門外。一時不倒敢去開門。直待過了好幾個時辰。看去毫無動靜了。方始教玄妙先生把門開了。門開後。果然沒有和尚蹤跡了。跛道人提心吊膽的。在修煉學生胎。深恐那和尚又來尋頑笑。如此隄防了一晝夜。始終不曾再見。纔放了心。安心靜意的修煉。如此修煉了四十八天。那和尚沒有再來開頑笑。讓他修煉學生胎。告了成功。這和尚是誰。如何先起同他頑。到後來。便寂然無聞了。又是什麼用意。和尚是誰。同和尚來和他開頑笑的用意。何在。現在不便說明。待到後文書中。跛道人大劫臨頭之時。自會明白說出的。現在算暫守祕密。且說跛道人。修煉八個學生胎。滿了四十八天。告了成功。便將學生胎取去。合着飛劍。一齊吞入肚裏。盤膝跌坐。運用精氣神三寶。又苦苦的修煉了四十八天。那柄劍煉好了。跛道人大喜。要試試那柄劍。究竟怎樣。教玄妙先生發出白虎劍試試。玄妙先生恐怕師父傷了他劍。有些猶豫不決。跛道人道。略一試試。不會傷害你的。假使真的傷害了呢。大不了。再煉補幾天。是了。玄妙先生

說道話雖如此。終究不傷害爲妙。像我這兩柄劍。接連傷了兩次。現在雖然煉補好了。到底嫌嫩。不及起初。來得老到。跛道人道。不妨事的。將來我到師父那邊去。討些劍片來。遇着傷害時候。用他來扶助煉補。要事半功倍。而且煉來。天衣無縫。妙到毫顛。玄妙先生歡喜道。如此。師父在去的時候。帶些來。不要忘了。跛道人答應說。我記得了。你可放心。快將白虎劍吐出。待我試一試。玄妙先生無奈。將白虎劍吐出。在雲房裏。盤旋飛舞。論到往常的白虎劍。同風雷劍比較起來。當然是望塵莫及。不過要想傷了他。非得碰在白虎劍上。是不會見功的。此番風雷劍。自經八個孿生胎。煉過之後。風聲雷聲。雖仍照舊。但他的速度和光彩。是大勝從前。那風雷劍真快。但聽呼的一聲。早已碰在白虎劍上。跛道人吃了一驚。要待收住。已是不及。聽得叮哈一響。可憐一柄好端端的白虎劍。竟被風雷劍。擊成片片了。跛道人和玄妙先生。一齊吃驚。想不到風雷劍。加上了八個孿生子。會厲害到如此地步。那白虎劍。碰上去。變成了片片蝴蝶舞。玄妙先生哭喪着臉。收拾片段。要想再煉。已是不成。因爲風雷劍。經過紫河車。污穢

東西煉過。被他劈碎。除非重行煉柄新的。要想修補舊劍。是不成功的了。玄妙先生。白空空失了一柄白虎劍。要煉柄新的。又非三年五載。不能成就。心裏懊喪非凡。嘴裏說不出。跛道人心中也想。我自己煉了風雷劍。不想轉將徒弟的白虎劍傷了。使他少了一隻右臂。豈不抱歉。如此惟有教他重新再煉一柄罷了。當時慰藉玄妙先生幾句。算過去了。跛道人快活寶劍成功。要大張筵席。開個風雷會。邀請同門各派。三山五嶽中的劍俠飛仙。到來相敘。便遣玄妙先生到開封城裏。去找無影子。打算教他一同出去。到外面去邀請幾位。他曉得無影子。曾和他的師父。遊過三山五嶽。劍俠飛仙。認得的很多。說起那無影子。自從上次在開封城裏。取了兩個變生子胎。回到嵩山。因為跛道人還未從南鄭回頭。便到南鄭去看跛道人。他到了南鄭。正是跛道人回到嵩山之時。此來彼往。可謂巧之極矣。那無影子到了南鄭。尋尋跛道人。蹤跡不見。探聽風聲。也是自己在開封城裏一般。大家小戶。多在藏匿孕婦。無影子想到跛道人。別已回嵩山了呢。還是回去罷。同他碰了面。看他有幾個探得了。再作道理。當時彈劍

光飛昇在空中。望嵩山飛行。看看快到嵩山。忽見眼前金光萬道。正要看來。那金光多半已射進兩眼。頓時眼光四散。火星亂迸。頭腦也一陣昏混。便失了知覺。待到清醒過來。開眼看時。不免吃了一驚。看自己身體。立在一條滿佈綠茵的長隄上。隄兩岸栽滿了纖腰楊柳。迎風擺舞。不住蕩漾。無影子定過神。忽見眼前一匹神駒。輕翻四蹄。疾馳而過。馬上坐的人是男。是女。沒有看清楚。但見那匹馬是白色的。騎的人穿的衣裳是紅的。無影子對那匹馬跑過。不大在意思。想着自己。好端端在天空上飛行的。如何忽的到了這裏。又想到自己。來的原起。乃是眼睛裏被金光射進了。心頭一混。就此失了知覺。來到此地。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實在有些不明白了。他模糊了心神。不知不覺的來到一條滿佈綠茵的長隄岸邊。他自己在想。到底怎麼回事。實在有些不明白了。難道我也在做夢麼。且看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左右一顧。看那條柳隄很長。兩面是水。隄在水中間夾着。兩面的水。非河非江。好似湖。閱者。你道那處是甚麼地方。却是杭州西湖的蘇公隄上。無影子不會到過杭州。所以認不清了。他又見那邊走來

一個老年人。便上前問他道。請問老丈。這裏是甚麼所在。那老者對他上下看了。看心中暗想。既到杭州。這裏是什麼地方。都不懂得。又聽口音。不是杭州人。想是初來遊玩的。便道。這裏是杭州西子湖頭。這條隄。是蘇公隄。無影子聽罷。對他謝了聲。心中異常納罕。怎的一霎眼。會到了西湖。無影子又想。既經到了杭州。那杭州我沒有來過。也別去管他。就遊玩一番。再說罷。便信步走去。走盡蘇隄。過岳王墳前。來到西泠橋邊。蘇小小墓前。看見那方才飛馳而過的那匹白馬。又從眼前飛馳過去。好不快疾。眼睛一霎。但見馬後面。黃塵滾滾。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無影子心中想像。這樣的好馬。和這樣騎馬的好手的人。很容易看到的。可稱爲雙絕了。無影子在蘇小小墓前。徘徊有頃。用手摩摩墓碑。細細來看碑。看上面。勒的是『錢塘蘇小小之墓』七字。正看間。忽然那墓碑的字。漸漸淡下去。終至於泯滅不見了。無影子大驚。怪這墓碑的字。如何會淡滅了。他錯愕萬分。再仔細一看。那墓碑的字。漸漸有了。那字雖有。可是已變化了。方才看到的『錢塘蘇小小之墓』七字。此時乃是變爲『無影子速到孤山相

見』的九個字了。乃這九個字也如曇花一現。頃刻隱去。九個字隱去後。那『錢塘蘇小小之墓』七字。又是堂皇在目了。無影子今天被人家戲弄入了魔了。忽的這樣。忽的那樣。害得他頭腦不清。又不知孤山在那裏。想還是問路人。當可曉得。蘇小小的坟旁。擺有一個小攤。坐着一個婦人。無影子去問了他。說孤山就在前面。你但過了西泠橋。沿湖走去。就有上山大道了。無影子謝過了那婦人。從西泠橋。走到孤山脚下。尋見一條上山之路。便迤邐上了山。四面看看。不見有人。他便翻崖越石。去尋。尋到山顛上。一塊大石上。看石上坐着三個人。中間一個。左右兩個。中間一個。是道家裝束。面如古月。眉分八彩。眼若朗星。端鼻方口。海下一部竹節剛鬚。精神百倍。清氣照人。看他年紀。約摸六七十歲光景。左邊那個。也是道家裝束。面如渥丹。白眉毛。細長眼睛。鷹爪鼻頭。缺嘴吧。看來年紀。約摸四五十歲光景。右邊那個。是個女子。一身紅裳。面目秀麗。態度婀娜。無影子看見這三個人。看那中間一個。道家裝束的人。似乎有些面善。講到無影子的目力。甚是利銳。見過了的人。不論隔了幾多年。終能認得出。想得起

的。可是對那個人却一時想不起。正算打回頭要走。忽聽馬嘶聲起。急便看去。見那邊樹林下。繫一匹雪也似白的白馬。無影子看見那匹馬。就想到方才在山下兩次見到的。那匹疾馳而過的。或者就是他。那個紅裳的女子。想就是騎馬的人。無影子想到這裏。忽聽石上面。那個坐在中間的道士。開口叫道。無影子。你既到此。還不過來叩頭。更待何時。無影子聽了。大爲吃驚。想不到那人如此高倨。居然教我過去。對他叩頭。他是何等樣人。受得起我的叩頭。冷笑一聲。那裏願意。繼而想到。在天空中。被萬道金光。射迷兩眼。來到杭州。和走到西冷橋旁的。蘇小小墓上。看過石碑。變化字跡。兩椿過不多時的奇事。心裏早軟化了許多。然而一時間。終不肯巴巴結結。過去叩頭。但對那道人。立定呆看。他還要看出他到底是誰。這時石上面。三個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本回全用一種縹緲虛無。若有若無。自天外飛來。不可捉摸之文字。寫去使讀者眼花撩亂。亦使讀者如探勝景。不肯釋手。跛道人碰到

二個和尚一樣神妙瑰奇但一個莊嚴一個滑稽然同是具着菩薩心腸 寫出奇和尚服裝令讀者啞然欲笑然細思之却不可笑却應使虛心人合十拜此慈悲菩薩 寫奇和尚行爲處處滑稽和尚說話處處突梯然亦處處含有禪理把跛道人撞了一交却又去騙玄妙先生吾真疑他是濟顛化身 跛道人鍊劍時聞鬼哭此處作者一支筆我疑其是從閻羅殿偷來否則又如何能寫得如此鬼氣沉沉耶

怨鬼哭聲與和尚笑聲聲聲相應又成奇觀實則笑與哭是同一意思我獨怪跛道人毫不悔悟作者謂其造孽已深予深然之 和尚不再來開頑笑跛道人以爲幸實者我欲爲之長嗟蓋痛此和尚已以爲其不可教棄之而去矣 欲寫一卓絕神俊之紅裳女子却先用隨風楊柳纖麗碧茵來作引此等用筆處實非俗手所能爲 只見白馬紅裳疾馳而過却不見是男是女明是寫其神俊暗是寫郭諫遠知覺未清寫知覺未清正是寫射眼的那道金光一句文直寫到千

重萬重作者固用筆如龍然吾願讀者亦宜細讀方不負了此篇好文
字方不負作者之一支生花妙筆也 寫郭謀遠神志恍惚疑真疑

夢亦是寫其神志未清然我不怪郭謀遠我恐冷眼旁觀之讀者讀此
茫渺之文亦將疑入夢中 寫無影子見蘇小小墓却用紅裳白馬

作引文心麗絕

無影子實早被跛道人引入魔道而不自覺此處

一涉忽來忽去忽隱忽現之境乃曰莫不是已入了魔了嗚呼此魔道
實非魔道而足下方行于魔道之中而不自覺也我真欲大聲喚醒之



第四十一回 白馬紅裳逆徒遭譴責 光天化日教匪犯封疆

上回說到無影子來到孤山頂上。看見石上面坐定三個人。有個道人教他過去叩頭。他那裏願意。其時石上面坐的三個人。看無影子不過去叩頭。便激怒坐在左邊的那個道士。開口喝道。孽障。想些什麼。還不上前跪下。聽訓。無影子到此也忍無可忍。回問他們道。你們教我跪下來。你們是何等樣人。配不配教我跪得。先說些來歷我聽聽。應當跪的。我就跪。不應當跪的。就是割下我的腦袋。也不跪。左面那個道士。用手指了指無影子。惡笑道。神識昏憤。到如此地步。還要待人家說來歷。給你聽。可曉得你助桀爲虐。死無日了。省得麼。那道士一邊說着。一邊喊了聲岳夫人在那裏。道士喊聲未已。瞥見側面松林後面。轉出兩個人來。前一個。是童顏鶴髮的老嫗。手扶鳩杖。後一個。是婉孌窈窕的少婦。無影子見了。那兩個人。面容失色。你道來者是誰。前一個老嫗。就是住在山海關外角山寺裏無影子的岳母。而兼是師父的岳夫人。後一個。就是反目離家而去的妻子婁雍娘。無影子看見那兩個人。走上前來。慌得倒退了幾步。但看

師父同妻子。不先來同他講話。却走到石前。跪下。對石上面坐的三個人。叩頭。無影子看師父。在對那三人跪下叩頭。不禁拭了把汗。他自言自語道。看不出那三個人。有如此大來頭。想我師父。早年帶我到三山五嶽遊玩。也曾遇到了不少飛仙劍俠。高人隱士。或者是同門。或者是朋友。最多不過對他們點點頭。若是對他們行個鞠躬。算是遇見老前輩的敬禮了。今朝對那三人。竟會跪倒身軀。深深禮拜。他們的來歷。我可以不叫他們還出。一定是在師父以上的了。師父既然跪倒了叩頭。難道我倒立着。不肯跪倒叩頭麼。便也不期而然的。曲下雙膝。遠遠跪下。連連叩頭。這時岳夫人。同婁雍娘。已立起身來。岳夫人一人。走到無影子跟前。叫聲畜生。抬起頭來。無影子看見師父。本來是敬怕的。不敢或違。便抬起頭。看着師父。聽得師父。對他說道。唉。無影子。我記得你。前番到角山來時。看你面帶滯紋。生怕你的前途上。有不利的纏繞。阻礙了進行。那時曾經關照你。叫你留心交友。慎重處事。曾經幾時。你去交了一個跛道人。跛道人的師父。天理教主海天福。我雖認得。曉得他們行違乎道。也不過同他們口頭

交友而已。這些所謂立身處世。純憑自己。用真眼光去審定。取善輔仁。古有明訓。你也是個讀書儒士。明經達義的。難道連交友之道。都不懂了麼。岳夫人說到這裏。略停了停。又說道。你既然和他交了朋友。對他的所作所爲。應當隨時進勸。只使他不聽你的好言。你也可問心無愧了。不想你不但不去正言規人。反去助桀爲虐。他要採取變生胎。你就幫他去採取。如此一來。在南鄭開封兩處。傷了百來個孕婦性命。連同孕婦胎內嬰孩性命。計算起來。更要加倍其數了。此事何等慘酷。何等可憐。像我們煉劍學道的。配做這樣的事麼。前天你妻子苦苦勸你。叫你及早回頭。莫幹那事。不料你竟昏迷了神志。同妻子反目。如此胡行。天地間。還容得你優遊麼。上幾天。祖師爺和師叔祖等。到我那邊來。帶同我來到杭州。遊玩。今天祖師爺算起你。曉得你要從南鄭回嵩山。看跛道人去。便託師叔祖的妹子。紅姑。到嵩山那邊等你。將你帶到這裏。聽候訓話。唉。畜生。我起初。在角山時候。不是時常對你說麼。你將來。出去做事。要歸正。不可任意妄爲。就是古月尊者。在嵩山白雲觀前。也曾對你說過。說我對你的期望。很

大。又說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別負了你師父的期望。如今你孽由自作，罪無可道，自去受罷。無影子被師父沒頭沒臉的一頓痛罵，罵得他低頭無言，只是默默不响。無影子只管低下頭聽訓話，但他師父自說到罪不可道，自去受罷之後，再也不聽見他再說話了。無影子頓了一歇，仍舊不聽見師父說話，心中懷疑，抬頭看來，那裏有人，不但師父不見了，妻子不見了，連那坐在石上的祖師爺、師叔祖、和師叔祖的妹子都不見了。再看那邊樹下繫的那匹白馬，也不見了。無影子到此時，弄得惘惘然，不知所措，在地上躊躇片時，猛看見祖師坐的石塊上，有一行硃紅大字，顯明着無影子起身過去看來，看寫的是：欲明後果前因，可到接天峯上，便知究竟。無影子從頭讀下，那幾個字也是隨讀隨滅。待他讀完，那字也滅完了。無影子驚奇萬分，省到自己，是闖了彌天大禍了，深悔疇曩主意打錯，不應該替跛道人去作孽。這便如何好呢？是了，看方才石上字跡，說明要知後果前因，可到接天峯上，便知究竟。如此待我趕到那邊看過後，再作計較罷，就不敢久留。當時彈劍飛身，認定方向，逕投嵩山而來，不一刻。

到得那裏。在接天峯上。繞了一週。在先起祁榮兒。和古月尊者。到過的那塊懸掛在外面。平坦如鏡的石上。落下。就有半寸來深痕的胡桃大字。映入他的眼簾。他不知是古月尊者寫的。當是師父。或者是祖師爺所爲的。便將他從頭至尾。讀了一遍。細審其中意味。頭兩句。是嘆息他。後面兩句。是警告他。說什麼巫山之陽。長峽之濱。哥哥待你。珍重前程。什麼叫哥哥待你。珍重前程呢。這倒不解。難道有一個叫哥哥的。在那兒等我。要和我爲難嗎。他想了又想。道。聲罷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但事已至此。也不必去擔憂。得過且過。由天發付來是了。無影子道罷。下頭看見。下面白雲觀的三清殿前。盤膝端坐着一個大和尚。那和尚。左右前後。環跪着百來個披頭散髮的婦人。對大和尚合十禮拜。那大和尚。在懷中取出一包。不知甚麼東西。用食指。在那包東西上。畫了畫。向環跪着的婦人撒去。那些婦人。好似得了甚麼甘露。甘澍似的。爭相拾取。懽忻鼓舞的。隨風分散了。霎時一個不見。那些婦人不見後。這個大和尚。也立起身。冉冉上昇。隱去。終於不見了。無影子今天一天。眼前所見的幻象。真使他驚心動魄。自

己也希望將來達到如此境界。但他又深悔。不應該替跛道人幹那樁事情。反被跛道人誤了。但也是我自己。魔心太重的所致。事到今朝。跛道人也不去怪他。但怪自己。一念之錯。弄得妻子反目。師傅見棄。想再上角山。去求見師傅。懇他懺悔。但自覺赧顏。不好意思。還是回到家中。暫度幾時。再說罷。他也不到下面白雲觀去。當時發劍。回開封而去。無影子到接天峯之時。正是跛道人在雲房裏練孿生胎的當兒。那個坐在三清殿上的大和尚。就是戲弄跛道人的。那兩次撞到跛道人在地的和尚。那和尚上文說過。下文自有交待。此時不再提及。他的道號是什麼。和那上文。中無影子的祖師爺。師叔祖的姓甚名誰。統在下文交待。且說無影子回到開封後。心灰意懶。從此閉門謝客。在家深自懺悔。那天玄妙先生。奉了師父之命。來請他一同。到三山五嶽去。邀請劍俠飛仙。無影子正在含恨跛道人。那裏還願意同去。推說家中。有事。不能出門。用婉言謝絕了。玄妙先生。請之再三。無影子。終是推却。他見邀他不動。又見他面色大不爲然。便不敢強請。回山復命而去。玄妙先生去後。無影子防跛道人自己再來。

關照家人有朋友來看他。統回絕出門去了。是了。玄妙先生回山之後。跛道人聽說。無影子不肯來。果然親自到無影子家中來請。待他來時。又給家裏人回絕了。跛道人不明所以。快快回去。嵩山後。關照玄妙先生。教他看守嵩山。自己離了山觀。逕往三山五嶽。邀請劍俠飛仙而去。跛道人預定先到四川。大雪山去參見師父。天理教主海天福。稟告煉劍成功。再請師父發柬。代邀各處劍俠飛仙。到嵩山相會。師父那邊。去過之後。再到自己認得的朋友那裏。去邀請他們來參與此會。彼此認識認識。跛道人依着預定計劃。向四川大雪山飛行。將近河南荆紫關那邊。聽得下面鼓聲喧天。他到四川大雪山去。是取直徑走的。取直徑走。必從河南省西面邊陲的荆紫關上越過。他聽得下面金鼓喧天。便定住劍光。望下看去。但見下面。有兩隊兵馬。列成陣勢。快要交鋒打仗的樣子。跛道人想。打仗倒是好看的玩意兒。就看上片刻。再走罷。便在天空中翱翔閉眺。要看出這兩處兵馬。是何處軍隊。看左邊的兵士。是打着黃龍旗。右邊的兵士。是打着八卦旗。他猛然想到八卦旗。乃是我師叔那邊的軍隊。如何在此。和

官兵打仗。既是自家人。偷然給官兵打敗了。就去助他們一陣。偷然將官兵打敗了。那我也不必下去了。我管我到大雪山去。跛道人想到這裏。已見下面擂鼓吶喊。衝鋒相搏了。看官兵雖勇。還敵不過八卦教的兵。節節向荆紫關前敗退。跛道人深自得意。想師叔的軍隊。到底有用。跛道人正在私自慶幸。忽見八卦教的兵士紛紛倒退。棄戈的棄戈。拋矛的拋矛。不消片刻。全陣大亂。都在拔脚要逃。跛道人大驚。仔細看來。只見軍隊裏面。有一團雪也白的東西。高約尋丈。就地滾滾而來。那東西所到之處。八卦教的兵士。個個倒地而死。銳不可當。好不利害。正是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跛道人看罷。又驚又怒。不悉那東西是什麼。想事到如今。安可袖手旁觀。待我下去。看過明白。當時按下劍光。落到地上。正在那團白光雪亮如日的東西面前。跛道人曉得那東西厲害。不敢近前。向旁邊一讓。細細察看。原來是一個人。不知拿的甚麼兵器。在使動。想那人兵器也特別。手段也不差。如此。讓他嘗嘗我初出穎的風雷劍的滋味如何。遂立即拂起袍袖。喝聲慢來。看傢伙罷。風雷劍出了袍袖。仗着新煉合了八個變

生子的紫河車精華。何等厲害。呼的一聲。直向白如雪。亮如晶的一團東西上。沖去。那團白如雪。亮如晶的東西。倒也不弱。能將風雷劍敵擋兩下。不爲所破。及到風雷劍三週繞回來。那團東西。就抵抗不住。被他衝了進去。這一衝進。還當了得。看風雷劍在白光中。穿了幾穿。那團白光。已成爲四零五落。紛紛墮地。白光沒了。立時現出一個圓顛方頂。面如冠玉。碧眼珠。虎體熊腰的人來。那人是誰。閱者可想得。就是在本書第二集上說的。那個到山東報父仇去的。鉛山碧眼兒。碧眼兒在第二集上說的是。被他用九轉混元索。打死了韓天雄。報了父仇。後來韓天雄的女兒。白芙蓉神眼韓玉珍。到來用太陽劍。將碧眼兒的混元索衝進。那道劍光。直入咽喉。險乎喪了性命。虧得那時來了個童顏鶴髮。銀鬚飄飄。頭戴方巾。上嵌寶玉。身披青衫。腰掛寶劍。足登雲履的高人。一陣清風。將碧眼兒。提在空中。凌虛帶着飛行。碧眼兒本人。好似做夢一般。閉着眼睛。當是死去了。任他飛行。如此飛不多時。覺得身體向下一低。開眼看時。更是吃驚。原來已到鉛山原藉的老家堂前了。碧眼兒的母親。正在堂前坐着。忽見天空

中墮落一個人來。那有不嚇煞之理。等碧眼兒一落地。仔細看時。認得是出門數月的心頭肉碧眼兒。回來了。碧眼兒雖然從天空中墮下。但他並不見痛苦。連忙立起身。參見母親。譚夫人問他。爲何會從天空中墮下來。碧眼兒便將方才在歷山上的事。一一告訴了母親。說道。如今大仇已報。想父親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不孝兒子。也得略盡天職了。譚夫人聽得。又喜又悲。拭拭眼淚。指着那碧眼兒手中拿的那九根絲線。問道。這是什麼東西。拿着他作何用途。碧眼兒被母親一問。到提醒了。看自己還將九轉混元索。牢牢握住。連忙團攏。收好。便道。孩兒到山東去時。路過雙合集上。遇見奇人桑奇。拜他爲師。承他不棄。授給我九轉混元索。是一件很厲害的兵器。此番得報大仇。都是虧得他。譚夫人道。看不出。那九根絲線。有如此厲害。碧眼兒道。母親不信。待孩兒試給你看。如何。說畢。跳到天井中。再將索兒取出。施展一番。看得譚夫人眼花落亂。連呼希奇。碧眼兒使完索。再同母親講些。一路上的事情。譚夫人聽了半天。聽到危險處。使他拭了把汗。得意處。使他揚了揚眉。待聽到在歷山上。被一陣清風。送

到家裏。譚夫人道。這又奇了。難道天上真的有神仙來救你嗎。碧眼兒道。那倒不可知。不過我覺到很奇怪。眼看着自己性命。在危急萬分之時。忽地劈面起陣清風。身體隨着風兒。離地飄起。心裏就模模糊糊。耳邊聽得呼呼風聲。不知怎的一霎那。同做夢一般。回到家中了。你想奇怪不奇怪。譚夫人道。這一定是過往神仙。救了你的性命。將你救到家中的。應當謝謝神仙。譚夫人立起身。叫碧眼兒。一同對空裏拜了四拜。算是謝過神仙了。這種無意識的舉動。看他是婦孺之輩。慢去管他。先要講那陣清風的細底。是否是天上神仙。一釋閱者疑竇。那陣清風。在第二集上。不是說過。是一個立在歷山上。韓天雄的行寨大門屋上的。那個童顏鶴髮。銀鬚飄飄。頭戴方巾。上嵌寶玉。身披青衿。腰掛寶劍。足登雲履的人。發的麼。那個人。先對韓玉珍勸諭一番。叫他冤家宜解。不宜結。但他不聽。說定要將碧眼兒結果性命。那個人。就此發了陣清風。將碧眼兒提到鉛山原藉。回身又到歷山上。看韓玉珍哭倒地上。悲傷得可憐。念他是個孝女。就託個夢境給他。好讓他回轉頭來。棄邪歸正。那知韓玉珍讎心甚濃。一時點

化不來。沒有法想。由他去了。又曉得他將來要殉父自盡的。本想自己候在歷山上救他。但是自己也有事要回山去。一時又不便久留。便借清風。回到山上。趕緊差隻百舌靈禽。飛到漢陽黃鶴樓上。通知了太陽真人。和他的師弟。太陰真人。叫他們趕到歷山。去救護韓玉珍。太陽真人得了靈禽的傳告。急忙趕到歷山。果然救了韓玉珍性命。這些往事。閱者諒多記得。至于那個會發清風。會造夢境。會遣靈禽的人。究竟是何等樣人。待我來講他的來歷。講到那人。非仙非佛。非妖。非怪。乃是混跡紅塵中的。得道高人。他姓白。表字拱璧。道號須彌居士。乃是浙江省。衢州府下。江山縣裏。硤口人氏。白拱璧。是個遺腹子。他父親白瑜。也曾做過一任甘肅蘭州府的訓導官。到了三十歲上。得了弱症。咯血死去。他死的時候。白拱璧還在他娘肚裏。祇有六個月。他娘親尹氏。極其賢慧。在丈夫死時。本想殉夫。同歸黃泉。繼而想到肚皮裏。有六個月的胎兒。懷着。只得順乎權變。要待分娩後。見是男。是女。再作計較。在尹氏的意思。要是養個男的。只好拋棄孩子。不能追隨丈夫地下去了。要是養個女兒。只好拋棄嬰孩。仰藥

自盡了。尹氏的主意早已打定。待到臨暮之時。巧不巧給他養個男的。如此一來。便將死志消滅。一心堅決的撫養遺孤。當時起名拱璧。那拱璧極易撫養。無病無痛。易長易成。待養到六歲上。由他的祖父白雍請了位飽學先生。到家裏來教讀。拱璧天資渾厚。心靈聰明。讀書到十歲上。做兩篇文章。已可朗朗上口。那拱璧有處異點。雖說他是個儒門子弟。却極端崇拜佛教。他舍攻讀經書之外。還常去研究佛典。拱璧研究佛典。他的祖父也喜歡此道的。祖孫同氣。真是難得的回事。所以白雍愛護那孩子。無所不臻。其極。那時白雍已有七十餘歲了。龍鐘老叟。精神到還矍鑠。那年三月十五日。白雍想到自己古稀之年。不知還有幾年活在世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寫出三仙容貌有清朗照人有怪狀怵目有嬌豔婀娜三樣寫法然我同覺其有飄飄欲仙之概。郭謀遠只覺當中坐的那個道士有些面善却不識一路送他來的紅姑及見了樹下的一匹白馬才猜疑那

騎馬人此段文字可稱之爲八面玲瓏 謀遠不肯對道人跪下後

雖心知其異然終不肯軟化處處不離硬漢本色 道人聲責郭謀

遠句句如晴天霹靂撼人心魄我讀此段不自主而正心平氣不敢雜

一邪念 岳夫人對道人叩頭時評者問讀者曰道人此時已自述

其來歷與謀遠矣讀者見之乎讀者或曰評者謊我予笑曰若非道士
自述來歷謀遠又如何肯服服貼貼跪下來讀者幸莫疑評者之俏皮
話却是真話讀者不信可細推其原理必將曰評者之言不謬

岳夫人訓責郭謀遠于無限感憤之中有千萬痛惜之意如曰汝前次
到角山來就見你面有滯紋深恐你前途有阻勸你交友謹慎等語是
也嗚呼郭謀遠之爲人作者惜之評者惜之讀者或亦惜之何況其有
半子之誼之岳母也 郭謀遠伏在地下不敢抬起頭來爲久不聽

見聲息才偷眼一望那知早一無所有文是奇文筆是奇筆 無影

子幾遭離奇之境數受訓誡之言心頭方寸地中之重重魔障乃偶爲

悟覺之心衝入而一生悔心然終是入魔已深故其心中一線光明乍現卽滅于是復步步入于岐途矣惜哉 劍原無分于邪正用之者自分之耳昔人言運用存乎一心是也故葱嶺終南邪正之分亦不過運用之別耳夫練劍者其志必淡泊痛紅塵茫茫因遁跡世外耳今觀終南派練兵作亂塗炭生靈與練劍初意已屬背道而馳卽我強謂其爲正又安得而可哉



第四十二回 逸興閒情蒼顏遊福地 傷心慘目黃口赴陰曹

上回說到那白雍。想到年已古稀。不知還有幾年。活在世上。因想那杭州福地。久已不去。趕着此時香汎。熱鬧得很。自己身體。也覺倒很強健。不如去一遭。今年去後。不知明年。能去不能去。別再辜負了好光陰。白老翁忽然想到杭州。燒香去。衢州離杭州。是同一省境。本沒多遠。來去也甚容易。白老翁預定到杭州。來去和遊玩日期。總以一月爲期。他先將這個意思。先對雞皮鶴髮的老妻說了。再告訴了善能仰事俯蓄的賢德媳婦。他媳婦恐阿翁年紀大了。出門去不方便。勸他不要去罷。老翁游興極濃。非去不可。老婦也不能過分阻止他。只得讓他去。但吩咐一個長工錢六。跟去伏伺。白老翁要到杭州去。家裏的一切。都可拋下不顧。一無罣礙。惟有那個遺腹孩兒白拱璧。却拋不下。他是一刻不看見。就好像失去一樣東西似的。他要到杭州去。行程預定一個月。你想他一刻不見。好似失去一樣東西。怎的能夠一月不見他呢。便對賢媳婦說。要將拱璧一同帶往杭州進香。尹氏起初有些不表同情。後來爲要取悅老人家歡心。就

答應了。教拱璧跟着祖父。到杭州去。拱璧的性情。說過是很崇拜佛教的。他早聽得杭州山明水秀。叢林四立。是福地。又是佛地。他早怪自己年紀輕。不能夠去。今天聽母親吩咐。教他跟着祖父同去。正是求之不得。得之不費功夫的事。如何不歡喜。當時歡天喜地。跳跳躍躍的表示快活。白雍也喜不自勝。叫錢六進來。打點了些行李。到了次日。大家結束停當。一行三人。別了家人。家人等送至門外。彼此珍重道別。就此來到衢州城外。僱了號大船。順流而下。向信安港出發。那時水上行程。全仗着櫓帆。雖比不來現下的汽輪行駛一般快速。幸而遇到順風。順水。也不消一月二月。便出了衢港。蘭港。過甘潭。桐廬。來到杭州。錢塘江頭。一到江頭。算已達到洞天福地的杭州城了。舟子泊了船。纏了纜。搭了扶手。請白雍登岸。白雍看天色已近嚮午。說索性在船裏吃過飯。下午登岸罷。舟子答應曉得。連忙端整了午飯。請白太公。翁孫倆用過飯。白雍用飯既罷。又在艙裏。略坐片時。進些茶水。呼了幾口水烟。纔始拉了拱璧。起身上岸。關照舟子。小心看守船頭。舟子答應着。錢六便跟在主人後面。手裏提了隻舒其昌長

嘴鴨臂形的水烟壺。那烟壺是用青杜布做了只袋兒。盛着的。一面還可插十來枝捲紙。錢六提在手裏。跟在白雍身後。一路問長道短。說杭州有幾年不到了。岳王墳前秦檜。不知還在着否。白雍道。我自六年前。帶了你到杭州來過之後。一向也不會到過。你問我岳王墳前的秦檜。想總不會去掉的。今天我打算先到西湖邊上的清波門外的永利棧裏。打好尖兒。就在近處遊玩一番。明天同你上岳墳。去看秦檜。在不在。錢六聽了。很歡喜。三人走了一歇。老翁走得有些乏力。便僱了一乘橋子。翁孫兩人合坐在一起。錢六跟在後面。隨轎夫逕到清波門外的永利棧裏。永利棧的主人。也是衢州人。姓徐。叫宏夫。住在杭州多年了。與白雍自幼相識。白雍到杭州。總是在那裏的。今年來了。到了這裏。徐宏夫接着。先敘一番寒溫。再替他騰出一間上好清潔的房間。讓他翁孫倆住下。并且吩咐侍役。要格外小心服侍。白雍進了房間。洗過臉水。喝了杯西湖龍井。吩咐錢六。先到船上。去對舟子說。主人住在岸上。今天不下船了。錢六去後。白雍拉了拱壁。到宏夫那邊。談了半天。錢六從船上回頭。那時天色也漸漸晚

下來了。白雍說今天光陰已經消磨殆盡。明天痛痛快快遊玩吧。當晚在棧內住過一宵。春眠不覺曉。一覺醒來。已是日照茜窗。鳥喧枝頭了。三人起身後梳洗完畢。進些早餐。就託徐宏夫到湖邊僱了隻湖船。講明先到岳王墳。回頭再到三潭印月。湖船已經僱定。三人便到湖邊下了船。看舟子打動清波。乘着順風。破着波浪。向岳王墳進發。白雍同拱璧坐在中艙。錢六坐在前艙。錢六的面前。是船夫。船艙裏有個小姑娘。一雙白白玉手。推着一枝板槳。一推一仰。鼓着浪兒。幫助他船後稍上的白髮老父。催船進行。錢六看那小姑娘。年歲不滿十三四。通臂勁力。倒很不弱。看他推一下槳。那船穿梭似的去了。丈來路。講到錢六。雖做了下人。自幼兒也曾練過功夫。他看那個小姑娘。似乎會把子的。幸而在西子湖上。要是在窮鄉僻壤。荒江大河。到要提防一二着了。錢六回頭來。又對後稍的老船翁。看他眼放異彩。雙眉入鬢。鬚眉雖白。精神十足。搖幾把櫓。着實見功夫。錢六心中盤算。看他們外表。一定是會把子的。讓我來試上一試。錢六打定主意。不說什麼。看看來到岳王墳前。錢六撩起衣袖。將一隻臂膊。插入

水裏用了十分勁。要阻止他們進行。那個小姑娘見了。看了錢六發嬌聲說道。客官當心手臂兒。說着他用力一扳木槳。當時覺得錢六是在同他開玩笑了。便冷笑了一笑。將木槳兒直插水中。澈底掏了起來。嘩喇喇一聲。水花四飛。白浪湧起。那隻船像射箭般的直衝出四五丈路。同時船裏。哎唷一聲。接着又是撲通一來。白雍大驚。急忙看時。看錢六早已倒在船艙中了。連連在摩擦手臂。白雍不知道。錢六已經吃足了苦頭。教他坐得仔細些。別掉到了水裏去。錢六口內不語。心裏吃驚。看不出那孩子。有這些功夫。實在可驚。嚇得不敢正眼去看他了。須臾船到目的地。那個小姑娘。早已一躍上了岸上。拉牢船纜。等到後稍一並岸。白雍等便離舟登陸。先進了岳王廟。參拜過了塑像。再到岳王墳前。錢六忙上去。看秦檜夫婦的鐵像。搶先踏了進去。白雍拉了拱壁。緩緩行來。看過精光石志泉井。纔到岳王墳前。率着孫兒。在鐵香爐前。先對岳王就地拜了四拜。再對岳王的兒子岳雲。拜了四拜。然後回身走到秦檜夫婦鐵像那邊。看見錢六。早已在那裏看得出神。另外還有幾個遊人。也看秦檜。在戟指罵秦檜。

如何奸惡。如何將岳飛父子害死。後來如何死法。如何鑄了鐵像。在坟前滔滔不絕的。大數秦檜罪狀。白雍聽了幾句。拱壁倒全聽得了。他昂着頭。對祖父說道。一個人總要做得好。你看秦檜。遺臭萬年。長跪墳前。岳王埋骨西湖。留芳百世。就是一個比例。白雍點點頭道。正是這樣說法。一個人總不要忘了。『忠孝節義』四個字。只使不得留芳百世。決不可使他遺臭萬年。來留給後世指罵不休。翁孫兩人談了幾句。三人重復回到岳王廟裏。看巍巍卓絕的廟貌。朱碧輝煌。好不莊嚴。看方面長髯的岳王。好不威嚴。翁孫看夠多時。那拱壁忽然對祖父道。祖父。你想孫兒長成之後。還是去做個忠臣呢。還是去做個孝子呢。白雍道。你自己想來。願意幹那樁。就幹那樁。拱壁沉吟有頃。對白雍道。我想還是去做個孝子吧。白雍道。何故不要做忠臣。願意做孝子呢。拱壁道。做了忠臣。像岳王那樣人。雖然得到萬古流芳的隆報。但是當時。却受盡了無限痛苦。橫遭慘死。多麼可憐。他所以受到這許多痛苦。雖都是奸臣。同他作對。來陷害他的。若然使他做了個孝子。想不至有人來陷害他的。忠臣孝子。同是一樣。可以流

芳百世。那末何必定要去那忠臣。還不如做個孝子。落得歸正首邱。優遊林下。養親自樂。等於羲皇上人一般。豈不是好。白雍道。照你說法。忠臣是沒有人做了。拱璧道。那倒不是這樣說法。他們願意做忠臣。任他去做。換了我。終不願做忠臣。情願做個孝子。但是我。也不過說說而已。像我這樣不孝的人。那裏配做孝子。流傳萬世呢。白雍聽了。心裏歡喜。遂說。做人要有志氣。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你心裏願意學做孝子。那有學不到的道理。拱璧道。如此待孫兒慢慢學來。倘有不肖的地方。還請祖父寬恕。教正。白雍道。你且學來是了。我決不會來責怪你不是的。公孫兩人。一路說着。出了岳王廟。錢六也跟了出來。大家走到湖邊。重又下了方才乘來的那隻湖船。錢六是已經領過了。那個小姑娘的 hands。見了他怕。不敢再嘗試。也不敢再對那小姑娘迎面坐。却掉轉身軀。對坐在白雍面前。白雍向他道。錢六。你在家中。牽記的岳王墳前的秦檜夫婦一對人。說他們不知還跪在坟前否。今天見到了。你得安心麼。錢六點頭道。那幾個銖鑄奸臣。希望他們不朽不壞。永遠的跪下去。也好平平人家心上的憤氣。白雍

同錢六談着。那後梢的老年舟子開口問道。老先生。此時是否。叫我們到三潭印月去。白雍道。不錯。不錯。正要划到那兒去。看過那裏。我們就回去。明天再到虎跑。靈隱。那邊去看濟顛。舟子道。如此。明天也乘小的船好嗎。白雍道。甚好。甚好。舟子道。那末。明天我們一早。仍在清波門外。永利棧前的河埠口。等候。白雍道。好的。你仍在那裏等是了。幾個人。說說談談。不知不覺。已到三潭印月。白雍叫舟子。在三潭印月左右。穿梭似的。划了一週。將矗立在水中的石塔。三影。看得明明白白。些微不遺。大家看過石塔。天色已近晌午。白雍教舟子回頭。向清波門划去。須臾到了岸邊。一齊上了岸。白雍給了舟資。叫他明天早些來。舟子答應曉得。划船逕去。公孫主僕三人。走到永利棧裏。棧主接着。已是午後。連忙叫廚下。端上飯菜。三人飽餐既畢。商議下午遊玩地方。準備到城隍廟去。走遭。於是三人在棧中略坐片時。即便離棧。向城隍山而去。那天下午。他們在城隍山各處遊了一番。回到棧中。住過一宵。到了次日。用罷早餐。三人來到湖邊。看昨天那隻湖船。已等在那裏了。三人便下了船。舟子鼓浪掉槳。直望靈隱那邊。

划去。靈隱寺坐落在靈隱山的陰面。他的歷史很悠久。是在晉朝時代的一個和尚。叫做慧理建造的。從此遺傳在天地間。到明朝時候。墮廢了許多。那時又有個和尚。叫做宏禮的。他來重修。那宏禮抱了極大宏願。不但將舊有的修造一新。還新添造了不少。從此便有覺皇殿。直指堂。羅漢殿。金光明殿。輪藏閣。尚緇堂。華嚴閣。大樹堂。梵香閣。聯蓮閣。紫竹林。萬竹樓。青蓮閣。等等。這許多名勝。矗立在靈隱山上。其間要算羅漢堂。最爲宏壯了。裏面有五百尊羅漢。同人體一樣高大。外加還有濟顛僧的造像。到了康熙皇帝二十八年。他老人家到江南來。看上了靈隱寺。就賜了一尊金佛。給那寺裏。還將那靈隱二字。改爲雲林。從此以後。靈隱寺。便成雲林寺了。後來到了乾隆十六年。那乾隆的興致。到也不弱。下江南到靈隱寺裏。將覺皇殿。改爲鶯嶺龍宮。將直指殿。三字改題爲涌翠披雲。這鶯嶺龍宮。和涌翠披雲。等勝蹟。到紅羊亂時。曾經毀壞殆盡。現在則又多修理完竣了。靈隱的勝蹟。既然如此可觀。他們公孫兩人。和錢六進了寺裏。便在各處遊玩了半天。就在寺裏。打了午齋。白雍是定下午到虎跑去的。後

來想虎跑。且慢去。不如先到三天竺那邊一走。便一齊出了靈隱寺。乘了轎。錢六在後面。向三天竺進發。杭州地方。抬人的輿夫。足上功夫。從幼煉成的。他們跑起山路來。如履平地。一些不吃力。在片刻之間。輕便快速的。由靈隱寺向天竺抬去。天竺有三個。稱爲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上天竺。是在天竺山。乳竇峯北面。是晉朝時代。道翊和尚。到山中結個茅廬。創建佛廬。稱爲天竺。看經院的。待到南宋。康王渡江以後。就將院改寺。稱爲天竺。看經寺。到清朝康熙。乾隆。兩皇帝。先後到過那裏。康熙題了法雨慈雲。四個字。乾隆將天竺寺。改爲法喜寺。寺兩旁的香燭店。陳設殆遍。而且還有逆旅。這些擺香燭店。和開逆旅的人們。都是釋門弟子。沒有外人的。在春天香汛裏。寺裏香客麇集。熱鬧得很。春天香汛。雖然熱鬧。但還不及六月十九觀音誕辰那天。那天的熱鬧。真足驚人。觀音誕辰。定爲十九。可是杭州士女。却在十八晚上。就連袂聯翩。傾城空巷的。渡過西湖。到天竺來燒香了。你想熱鬧不熱鬧。上天竺之下。還有中天竺。下天竺。中天竺。稱爲法真寺。下天竺。稱爲法鏡寺。中天竺。與下天竺。也都在晉朝時候建。

造的。那法真法鏡兩寺也都是乾隆改的。照此看來。可說是晉朝慣建寺院。乾隆慣改寺名的了。今天白雍不到虎跑。要到天竺。上轎的時候。輿夫就問他。先到上天竺。還是先到下天竺。白雍道。先到上天竺罷。於是輿夫向上天竺而來。輿夫跑得很快。不到多時。已經上了山。來到寺門。白雍出轎。看錢六已跑得汗流浹背。氣喘如牛。白雍給了轎資。攜了孫兒三人挨次進了寺裏。寺兩旁的香燭攤。就過來兜生意。白雍去買了一對大蠟燭。幾十對小蠟燭。幾十股香。一共化了幾錢銀子。那白雍吩咐錢六說。這對大蠟燭。點到觀世音的座前去。其餘的都點在各位神祇像前。錢六領命。如法去點了。白雍正要率領孫兒。到觀音像殿裏去。頂禮膜拜。霎時間。那個拱壁。連喊痛死我也。白雍忙問他。痛在那裏。拱壁說。痛在肚裏。不知怎的一來。肚皮裏猶如刀割齒鋸。白雍想。此時非炎夏天氣。不見得會發絞腸痧的。大約是昨天晚上。受了些風寒。或者是方才在靈隱寺用的素齋。不大清潔。裏頭說不定。有蒼蠅等類。落在那兒。如此。讓他去出個恭罷。想必就會好的。此時白雍身邊已走近一個老和尚。那個老和尚。慈眉

善目氣宇不俗。對白雍合十道。施主敢是來進香的麼。白雍答道。正是來進香的。老和尚道。如此請到便殿小坐。容貧僧獻杯香茗。白雍道。怎敢叨擾。老和尚道。何須客氣。只要施主不厭山上杯茗不潔。是了。白雍道。好說了。如此老法師請前。老和尚道。施主請前。白雍同和尚。正在客氣。那拱璧肚皮已痛得上氣不接下氣。白雍也決計想不到。會痛得如此利害。要攜了他。跟那和尚到便殿去。順便問老和尚廁所的所在。不料他却坐倒地下。立不起身了。白雍大驚。忙問怎樣。拱璧兩手抱牢自己肚皮。皺緊了眉頭。咬緊了牙齒。只會搖搖頭。表示痛煞的意思。連說話也說不出了。白雍慌了手足。忙問拱璧道。你痛得怎麼樣了。拱璧只管搖頭。不會答話。老和尚問這位是誰。白雍道。他是我的孫兒。好端端的。不知如何。會肚痛起來了。我想現在。非炎天六月。總不至有急痧的。不知此廟有什麼解痛的藥麼。老和尚低頭看了片時。用手指去按按拱璧的鼻孔。大驚失聲道。不好了。你看令孫。鼻息都沒有了。白雍去一按。果然沒了鼻息。又看他面如死灰。人中高縮。再去摸摸胸口。還有些熱氣。手足也已冰冷。等於死去。

無二了。此時白雍真急煞了。拱璧是他的第二生命。怎好平空地得了急病死去。便禁不住老淚縱橫。聲聲喚叫。拱璧醒來。拱璧醒來。白雍喚呼得口敝舌焦。拱璧那孩子。不但不醒。反而連胸口的熱氣。逐漸減退下去。白雍急得面無人色。老和尚在旁邊看了不忍。說道。施主這樣罷。令孫既然病重。睡在地上。甚不方便。不如將他擡到後面空屋裏去。那邊有床舖。讓他睡下了。待老衲差香火。趕到杭州城裏。去請個醫生來。替令孫診病如何。白雍聽了。心裏感激萬分。說道。大和尚如此慈悲。真不媿是佛門弟子。如此有勞。大和尚相幫一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白瑜云。今日不知明日事。若不乘着去得的時候。去尋快樂。到將來說不定就沒有緣了。痛哉。此數語也。我不禁爲之懷然而起薤露之感矣。評者閒嘗獨坐蕭齋。幻作冥想。自結自解。頗得鬼趣。惟有一大不解者。卽天地不仁而生人。既生之而不久又死之。死者滾滾而生者仍

源源死者已矣其生者又據何理而欲生或曰生者非自己樂生乃天生之耳如是則予又欲質諸蒼蒼據何理而必欲令人在生死簿上作一循環客耶蒼天無語我爲嗒然 或云有生必有死否則世界將不成爲世界又云死生天之定理粗看去這二句似乎頗有玄理細看去却等于無因爲他們並未將真理解釋却一起推在那高傲不理人的老天身上豈不可笑以其如此故予強于無可奈何之中得一鄉以自慰之法其法惟何蓋臭皮囊是臭皮囊我是我天既假此房舍以居我又不向索租稅則我亦不妨假之浪跡紅塵臭皮囊之快樂傷感及一切諸色相皆與真我無關任其浮沈可至于真我亦可視爲若有若無此卽佛家所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亦所謂無我也 寫白母便活畫一個賢孝婦人 西子湖上一葉舟頭一紅妝照人之蕩槳幼女一銀鬢垂胸之持篙老父逐清波探紅葉朝雲乍出一聲款乃暮烟旣升幾步蘆花此世上之真超脫人亦世上之真快樂人令沉滯俗世

之余不禁羨而欲死。白拱璧云我這樣一個不孝的人怎能夠成孝子其語甚痛蓋拱璧爲遺腹子生而不見其父卽有滿腔孝思亦不能及之此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歇也故天下惟無告之人爲最苦者非徒一塊然之臭皮囊而實在于其真正之我也。本回全係用風流旖旎筆法寫去如寫家庭敘語溫柔婉妙寫江上風景嬌豔纖麗其餘一山一水一寺一院皆明明晰晰讀此一章真如身遊其間歷歷可數矣。



第四十三回 神情恍惚痛喪雛孫 心胆彷徨驚逢幼主

上回說到白雍在天竺燒香。不料那孫兒拱璧忽然得了急症。虧得老和尚慈悲爲本。肯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到後面空房裏去養病。白雍就央他相幫一下。將那拱璧擯到後面去。老和尚說可以可以。老衲一向喜歡爲他人急難的。聽施主不是本地口音。想是衢州那邊人氏。白雍道。鄙人正是衢州人氏。老和尚道。果然不差。那衢州我在幼年時候也曾到過。衢州人待我很客氣。到現在還紀念着他們。施主是衢州人。今天到了此地。令孫又忽的患了急症。不要說在我佛門之中。就是在別的地方。老衲也不肯袖手旁觀的。那個和尚。一半是熱腸。一半是勢利。他看白雍人品服裝。決定他不是個有錢的員外。定是位致仕的闖老。所以施主長。施主短。見機而作。奉承許多話。白雍心裏一面感激那和尚。好俠尚義。一面在怕自己的孫兒。萬一有什麼差池。不是玩事。急得手是發抖。正要俯下身軀去。與和尚擯那孫兒。却見錢六在各殿上。點了蠟燭。回頭看見主人。在同一位老和尚。相幫着擯睡倒在地上的一個人。錢六走近看時。

見是小主人拱壁。不禁吃了一驚。忙問白雍道。主人。小主人怎的會睡在地上。啊。白雍道。你且不要多問。快相幫我。把小主人馱了。到後面去。錢六看事情不對。不敢多問。馱起拱壁。那和尚便打前引路。白雍和錢六跟了他。進了佛殿後面。一間空屋裏。看那裏床舖都齊。老和尚說。這裏以前有一位老衲俗家的親戚。到杭州來。住上幾月。特誠爲他舖設的。現在他回家去了。就騰出空了。今天讓令孫睡着吧。白雍謝不絕口。錢六將拱壁馱到床上。看看已是去世。老和尚真好熱腸。他還希望請位名醫。要從死神手裏去奪回那條小性命。便對白雍道。施主我在百忙中。也不曾請教過貴姓大名。白雍便道了姓名。說起那白雍在破口那邊。很有名氣的。遇到那位老和尚。也曾到過衢州峽口。白雍一說起。當時他就曉得。說原來就是白員外。失敬。失敬。那老和尚一邊說着。一邊走了出去。去叫了香火。趕到杭州城裏。去請著名醫生。周小廉去了。香火去後。老和尚又回到房裏。來看拱壁的病狀。老實說。拱壁的病。是早已死去多時了。這時對他胸口一摸。如同冰冷。那手足更不必說。已如僵木了。老和尚大驚。說白員

外。我看令孫恐怕不堪藥石的了。如何病症犯得如此快速。這算什麼病呢。白雍哭喪着臉。拉了拱壁的手。淚如雨下。說想不到到杭州來。頑會犯了這樣重病。霎那死去。叫我如何回到家中去呢。老和尚自己懊惱魯莽。當時去叫醫生去。不會摸一摸。他的胸膛。他已經死了。還請什麼醫生呢。他又一想。醫生既經去請了。想待他來時。或者有可設法挽回的地方。也未可知。就此老等那周小廉到來。香火是奉着老和尚之命。盡力的奔了去。在天方傍晚的辰光。已把醫生請了來。周小廉原是杭州最時髦的醫生。家裏頭堂上壁角。都掛滿了著手成春。盧扁再世的一類匾額。杭州人有重要的病症。別位醫生不會診治的。那個周小廉。終能夠設些方法。投些藥石。挽救挽救。今天到了寺裏。走到拱壁睡的床前。一眼看見了拱壁面色。就說道。不對啊。順手指頭一按額角。說那個人。已到來的路上去了。還看什麼病呢。白雍再三央求。想個法兒。來醫治他的孫兒。要多少酬金。任憑醫生說是了。周小廉對白雍說。並不是鄙人不肯替令孫設法。可曉得令孫。已經氣絕身亡了。還有什麼法兒可想。除非去另請高明。

罷。周小廉無法可想。白雍也不能強逼他想法。只好付了醫金。周小廉當時告辭走了。周小廉走後。老和尚對白雍道。周先生乃是杭州。數一數二的挽救急病重症的第一位醫生。他今天推說沒有法想。看去終是不會還魂的了。倒不如將他放在這裏。待過了一宵。看明天如何。再作道理吧。白雍此時。心亂如麻。淚落如雨。一切統聽老和尚主裁了。說既如此。又得叨擾貴寺。清靜道場了。老和尚說。不要緊的。出門人。遇了意外事。多麼不方便。這裏是佛門。佛門原是方便之門。今天就給施主方便一二。有何妨呢。白雍道。難得老和尚。如此慈悲。倘得我孫兒。今夜過後。回醒轉來。非酬報幾千兩銀子。替菩薩做些功德。不可。老和尚說。我要施主的銀子。何用。如蒙施主不棄。將來肯替寺裏的金剛殿。修理一下。已是受賜不勝了。白雍道。好說。好說。倘然佛爺保佑我孫兒。霍然而起。別說修理金剛殿。就是修理全寺。也所不辭的。老和尚聽了。對白雍合十行禮。說道。多謝施主慷慨。但願令孫。今晚醒來。不但令孫之幸。敝寺也叨光不淺了。白雍聽了。點點頭。眼看着孫兒發呆。他想這等什麼病。好端端隨我進寺的。忽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本想將拱璧的遺體搬到船裏去。連夜開回衢州。但是衢州不是一天二天所能到的。遺體很容易腐化。如何能夠安置許多日期。只好聽了老和尚的話。來將他收拾了。老和尚叫香火。到城裏買來了衣棺。幫着白雍。草草入了殮。在入殮的當兒。白雍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巴不得一同裝進棺材裏去。入殮既畢。白雍又掏出十兩銀子。給老和尚。託他打發香火下人。又託他們擯到閘口。那邊自己乘來的船上去。一面又叫老和尚。取出緣簿。自己寫在上面。寫了百兩紋銀。算是報答老和尚的。勞他方便之德。至於修理金剛殿。和全寺的說話。因爲拱璧沒有還魂。就無形消滅了。香火等得了十兩銀子賞銀。喜得手舞足蹈。二個人。擯了一具小棺木。一個提了一盞燈火。沿途焚着紙馬。敲着小鑼。向閘口而去。他們到閘口。是錢六在前引途。白雍却坐了一乘轎子。隨在後面。老翁在轎裏。眼看着孫兒的棺木。淚像雨點般的滴下。滴到後來。伏在扶手上。傷心得抬不起頭來。便昏昏沉沉的。一直由轎夫。抬到閘口。到了船埠前。轎夫停下轎。揭起轎簾。看老翁。已經昏迷不醒。錢六連忙過來。喚醒白雍。白雍一開眼。就叫

我的拱璧孫兒啊。你到那裏去了。錢六勸道。主人。拱璧已經死了。死的不能復生。自己身體要緊。別痛苦壞了。白雍好似沒聽見。口內仍舊不迭的喊拱璧我的孫兒啊。你到那裏去了。快回來。隨我回到家裏去啊。錢六看他如痴如癡。不想出轎。就伸手將他攙扶出外。連呼主人好了。別痛苦了。到船上去罷。隨說隨將白雍扶到船中。此時拱璧的棺材業已擯下船。起初船家一驚。後來知道了所以。亦深爲可惜。都說。這樣一位活潑潑地的小寶官。好好兒來杭州。却盛了口棺木回去。使人看了棺木。豈不發呆。以爲世上。竟有如此橫遭大難的禍事。白雍到了船中。船家過來盤問。順便也勸了幾句。白雍好歹沒有聽見。但管自己亂喊。拱璧回來。錢六看主人失魂落魄似的。便由他們作主。吩咐船家趕快開船。回峽口去。船家答應着。便解纜啓碇。開船連夜趨程。向衢州上溯而去。白雍因爲愛孫心切。孫子死掉了。痛苦得像發瘋似的。錢六因主人死了愛孫也弄得沒了頭緒。竟將停在通利橋前的一隻從清波門外。划到靈隱寺的湖船。忘了湖船的舟子。等候白雍到天晚。不見下船。想是在靈隱寺住下。便划船回

去。到了第二天。再來等着。第二天晚上。不見下船。又回去。第三天。再來等。到晚。上。又不見下船。只得又回去。如此一連等上四天。不見白雍下船。舟子心裏奇怪。怕四天的船資。沒有着落。到第五天早晨。先到清波門去問。永利棧內東家。據東家說。自從那天早晨。由你們划到靈隱去後。到今朝。沒有回來過。想他們要來時。總得趁你們船。回來的大約還在山上。不如你再等一天。倘然再不下船。就到靈隱寺裏。去探聽探聽。因爲看上去。有些疑惑。想那白老先生。不是糊裏糊塗的人。他做人。很精細。曉得你們老等在岸邊。免不得心焦。一定要遣錢六。來知照你們的。決不會在山上。住下有四天之久。豈有一向不來知照你們之理。是不會的。這其中。別有什麼岔事。藏在裏面。你今天去探聽了。要是沒有消息。明天讓我自己去。你的船資。儘可放心。白老先生。乃是峽口有名的財主。莫說三四天。就是十天。八天。他沒有來知照你過。你爲他等候的。那些損失。當然會照算給你。放心了。那舟子聽說。說曉得了。我們也不是全爲着這三天四天的船資。來向你講話的。橫豎有你東家在。有什麼放不下心呢。東家說。

不差啊。彼此都是老朋友了。這些還怕說不明白嗎。你得先到靈隱那邊去探聽一番罷。舟子應命拔步去了。白雍離開杭州已有四五天了。爲的離開之時太匆促。沒有關照舟子。也沒有關照永利棧裏的東家。害得他起勁似的探聽不已。靈隱寺裏香客如雲。那裏探聽得出。結果一無下落。永利棧的東家着了急。又等上半月。連一點音信都沒有。害得他汲水桶掉在井裏。心頭萬分不安。末了。船資只好代爲付訖。來不來也由他去了。且說白雍歸心如箭。催促船家上緊趕路。不到一月。已抵峽口家鄉。白雍在途次。巴不得船駛得愈快愈好。等到既抵家鄉。倒有些嫌快了。這點爲着何故呢。那白雍心裏想如何去見媳婦。所以嫌他快了。船一靠岸。船家來請上岸。白雍坐在船中。有些起身不得。對錢六看看。錢六亦心領神會。明白了主人意思。便來分解道。生死有命的。又不是主人將他打死。害死。這有何妨呢。况而事到如今。好歹總免不了回家的。請上岸罷。白雍歎了口氣。立起身。吩咐將棺木暫停船裏。自己先到家門。待擇定地位。卽日去入土安葬。白雍担着滿腔心事。人家說醜媳婦難免見公婆。他却做

了醜阿翁。怕見媳婦了。錢六在前。白雍在後。望家門而來。待到家門。錢六先跨進門檻。白雍在後面。看錢六跨進大門。自己脚下。倒有些發軟。徧促如轆下駒了。在這個當兒。不料那先跨進門檻的錢六。反身倒奔出來。連呼有鬼。有鬼。白雍正担着憂。欲進不前。被他一嚇。倒退了幾步。連問什麼。什麼。還未住口。突見死在上天竺的心愛孫兒拱璧。跳跳躍躍。奔了出來。連喊錢六。祖父回來了嗎。想煞我了。白雍看了。也連喊有鬼。有鬼。要待倒奔。那拱璧已跳躍到跟前。一手拉牢了白雍衣帶。喊道。祖父。你回來了。孫兒沒有死啊。快到裏面去講罷。在拱璧拉牢白雍的當兒。家人們。也多已聽得老主人回家來了。一齊出來迎接。你扶我攙的。把白雍扶了進去。白雍到底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看家人們。多同拱璧說話。想決不會是鬼出現。然而他的棺木。還在船上。放着呢。這又何故。莫非我沒有到杭州去。此時還在夢境裏麼。正想着。已到中廳。他的媳婦。和老妻。也都聞信來到中堂。見他來了。多問他路上可好。白雍向他們。略說幾句。就問。我是否在做夢。拱璧如何會在家裏。他的媳婦。接口應道。阿翁那裏在做夢。好端

端的在幹事。那個拱璧孩兒問起他。他是從上月隨了老人家到杭州去。昨天纔回來的。白雍道。什麼昨天回來的。他同誰來的啊。老實對你們說。他是隨我到杭州去。到上天竺。得了急病死了。現在棺木還在船上。他的屍體是我同錢六親手抱到棺木裏去的。而且那天帶到船上。開回來一路上。又無動靜。那裏他會昨天回來。別是騙子弄的玄虛。曉得我死了孫兒。來張冠李戴。想拐騙什麼嗎。他的媳婦道。這點不見得會的。你且看那個。是不是拱璧本身。說着將他身旁的拱璧。推到阿翁面前。白雍拉過他的手。從頭至足。看個仔細。確然是個活潑潑的拱璧孫兒。一些不是張冠李戴。白雍說不信。我且問你。你不是急病死在上天竺嗎。怎麼會回到家中呢。拱璧道。不差啊。我自從那天跟祖父到上天竺。踏進寺門。就覺腹中作痛。待到相近大殿那邊。痛得我話都說不出。後來痛上加痛。痛得我昏了過去。從此就糊裏糊塗。不知究竟。忽的一來。好似做場大夢。會在路上。同一個老媽媽。走路了。看時侯。方才朝曦初上。看祖父同錢六多不見了。又看地方。也不像杭州。旁邊有條大江。沿着江邊。儘走。我問他。我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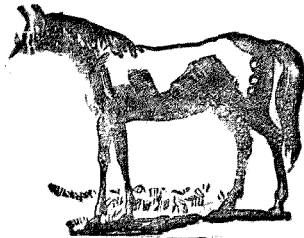
父呢。他說隨後就來了。可不必多問。我就不敢問他了。他拉了我手。我走路來。覺得脚步輕鬆。而且很快。一些不覺得吃力。又不知如何一來。那老媽子說。你的家門到了。我抬頭一看。果然是的。再回頭時。那老媽子已不知去向了。我吃了一驚。就跑進家門。見了祖母。母親將上事對他們告訴了一遍。祖母同母親也奇怪不置。要待你老人家回來再說。你老人家今天回來了。說是我已經死了。還將棺木帶了來。這真奇怪極了。你說恐怕是拐子弄的玄虛。來張冠李戴。如此你且看我孫兒。是不是拱壁原人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寫和尚之善頌善禱。真將筆尖兒寫到骨子裏去。寫白雍之亦喜亦驚。直將筆尖兒寫到心坎裏去。此等用筆。謂之神工鬼斧。周小廉不用特別描寫。輕輕在醫生上面加上一個最時髦的銜頭。便可把他真際描出。作者之筆。真類溫公之犀。作者云。堂上壁角掛滿了著手成春。盧扁再世一類匾額。我猶以爲未盡今之大國手。直要把這類匾

額掛到額角上去。白雍云：倘得我孫兒今夜過後回醒轉來，當然忘不了的。老和尚一片婆心，想見其一片癡望，然我不怪之。蓋人每當感觸過烈之時，雖已入於絕望之境，仍多此懵懵之想，亦人情之常也。然此懵懵之想，竟如願以償，則我不得不詫以爲怪矣。寫老和尚一口客氣話，一面發誓不要報酬，一面却要他在菩薩面上報謝些，此乃佛門弟子之慣技，爲之刻劃殆盡。和尚體貼入微，今之交際家將爲之咋舌。讀者讀白拱壁死，不必爲之捏一把汗，評者以爲必不會死，如是真個死了，茫茫天地間，豈不少一個血心劍仙？卽本書將來之大機鈕，又有何人去轉耶？白拱壁死後，作者筆下寫白翁哭者三次，而於最後一次，遂至暈於轎中者，何也？蓋初二次則尚有一點痴望，至最後一次，則已裝入棺中，萬事都了，於是前之空想都付夢想，以是肺腑盡摧，不覺痛傷也。作者之筆極有分寸。在千忙萬亂之中，忽插入一段船家索資，此段雖屬閑文，然亦極力寫永利棧之東家。

也寫永利棧之東家者極力以寫人心鬼蜮也 寫錢六返家忽見
其已死之小主人無怪其驚恐卽我讀此段文字亦爲之毛髮悚然



第四十四回 斧劈空棺祇賸斷香殘蠟 病纏賢母幸逢國手神醫

上回說到拱璧辯到沒有死的一路原由。白雍聽了他一番言語。心中納罕。拱璧的母親和祖母也都希奇說。那有這種事件。白雍道。我想到了。從前宋朝裏有兩個包文拯。一個是妖怪變化的。莫非眼前的拱璧原身也是妖怪化的。拱璧笑道。祖父說宋朝有雙包龍圖。以爲孫兒是妖怪的化身了。孫兒想得。一法可將本來的棺木起開來。看個仔細。要是孫兒真的死了。當然有屍體在裏面。若然孫兒沒有死。裏面定然沒有遺體的。白雍想不差。這個當場可以明白的。便叫錢六到船上。將棺蓋起開。錢六道。小主人已死一月。光景裏面的軀壳一定在腐爛了。起開來。豈不要臭死人。况且無緣開棺。是犯王章國法的。白雍說。還管他腐臭。和什麼王章國法。眼前有這樣大的疑事存着。安可不去起開。待起開看過後。再作計較。是了。錢六不敢違背。拿了銳斧。奔到船上。用力幾下。早將蓋劈開。錢六劈棺的辰光。鼻子管裏緊緊塞了棉花。防臭氣沖出。等到棺木劈開。不但沒有臭味。還夾鼻孔。沖進一股香氣。錢六心頭一呆。停睛看時。更爲

吃驚。你道棺木裏面。有沒有屍體。却有許多點過的蠟燭。香放着。錢六看了。認爲又是一樁奇事。連忙奔去。告訴白雍。白雍也深爲奇怪。說拱璧的遺體。不是我和你。好端端的。將他抱到棺木裏去的麼。錢六道。那裏會差。不是好好抱到棺木裏去的麼。白雍道。我倒三不信。且去看過明白。當時起身。攜了拱璧。來到船中。拱璧的祖母。母親。都一齊來看。看棺木裏面。盡是些賸香殘燭。各人都看得張口結舌。白雍道。奇怪。奇怪。遂命錢六把棺木。連同香燭。拋到荒野裏去。付了船資。叫船家回去。自己同着家人。回到家中。大家來議論。那樁奇事。有的說是這樣的。有的說。是那樣的。彼此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到底白雍上了年紀。思想過人。他說我想到。了。這一定是上天竺的佛爺。作的玩意。那個陪送白雍來的老媽媽。說不定。即是觀世音的化身。家人們聽了。都附和着說。白雍說的話。有見地。事實上。定是這樣事體。無疑的了。關於這點上。作者愚鈍。實在想不出。所以然。怎的好好兒的人。會驀然死去。死去後。放在棺木裏。怎的會由一個老媽媽。陪到老家。而且相差白雍回家。只有一天。白雍說是上天竺佛爺。同他開

玩笑。佛說五蘊皆空。一切無罣礙。怎的會尋燒香的。善男信女的開心。若說這樣一來。可使燒香的人們。堅信一層。想佛可說是大智大慧的。豈肯做此種卑小的事情呢。頗費思索。作者愚鈍。想不出。還請讀者去思量。評斷罷。且說白雍自從回家以後。那個愛孫。仍得承歡膝前。他私自慶幸不置。但想到上天竺緣簿上所寫的一百兩銀子。當時承老和尚殷勤相待。是不能失信的。不如早些送去。還有永利棧那邊的房飯帳。和他僱的一隻湖船。拆了他們的爛污。深覺抱歉。此番不如趕緊着錢六上去。統去銷了帳。也好安心。便取出百三十兩銀子。叫錢六進來。吩咐他到杭州一走。錢六領命。唯唯。白雍就將百三十兩銀子。交給他對他說。一百兩。交與上天竺當家老和尚長新。五兩交與永利棧主人。三兩交與那天划到靈隱去的船家。二十二兩。藏在身邊。作爲路上川資。一路須要小心。速去速回。不要在外担擱。錢六應聲。曉得。接了銀子。自去打點行李。藏好銀兩。即日動身。往杭州去了。錢六到了杭州。先到永利棧。見了棧主。將往事對他說了。棧主稱奇道怪。說世上有這樣奇事。話說奇人有奇事。看那孩子

將來定要出人頭地的。錢六付了房飯金。棧主那裏肯收。推讓再三。方始收下。那只湖船船資。錢六也交與棧主。託他代去解了。自己逕到上天竺。見過當家。告知所以。當家對佛合十。連唸大悲。救苦救難。不絕於口。當家和尙對錢六也說這一定是觀世音菩薩。念你們主人。心腸慈善。故將棺木裏的死人救活。暗中送到家裏。顯些靈應。給你們看看。錢六聽了。點頭稱是。說不差的。我也想到是這樣。錢六將銀子交給老和尚。老和尚付了一張收條給他。又留他在寺裏吃了一頓素齋。再給他一尊細窰出品的磁觀音像。教他轉呈白施主。讓他供在家中。讓佛來保佑。錢六接了觀音。恭恭敬敬的下了天竺。回到峽口。家中將所幹事件。稟過了主人。又將佛像奉上。白雍接了。喜歡非凡。教捧到經堂裏。佛龕中間。去香花供養。又慰勞了錢六。給他十天假期。酬他路上風霜勞頓。白雍自經了這番奇突的變故。好佛之心。益發濃厚了十倍。竟天除與拱壁打趣說笑外。終是在佛堂裏與着老妻。雙雙合十唸經禮佛。像個不出家的空桑子。並且替拱壁起了一個別署。叫做『觀來』。含着觀音送來的意思。那拱壁自

從到杭州去。出了岔子之後。心靈頓變。比從前愈加聰明智慧。而且極能夠孝順祖父母。和生身母親的慈命。這點原是在岳王廟前說過的。甯使效作孝子。不願效作忠臣的本心。白雍活到九十餘歲。無病死了。白雍的妻子。也相繼坐化。夫妻倆的日期。只隔一天。可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白雍死的時候。拱璧已有三十餘歲了。他早已娶室。並且已有二個兒子。但他那時。仍是一個白衣人。沒有功名成就。這恰並不是他才不足濟。因他誠心要做孝子。便努力在孝字上用功夫。對於功名二字。視同糞土。他雖具滿胸經綸大才。却不去應試。不去求名。情願白衣到老。奉親自樂。以達到他的素志。白雍夫妻死後。家中只贖了他的慈母了。他的母親。要成他一個孝字。親戚人家。幾次來約他同去應試。都給他婉言謝絕。說道我家拱璧。淺才薄學。是不配應試的。免得丟臉。還是不去的好。後來他們母子的心懷。人家曉得他們母子用意。也不致來相邀了。拱璧這樣的養親自樂。追慕二十四孝爲人。處處步法他們做事。他的心裏。可說二十四小時裏。沒有片刻。把孝字放在一旁的。這樣的誠心孤意。來孝伺他母

親直孝向到他的母親。年逾花甲。到了七十相近的歲數。那拱璧自己。也與五十歲相近無幾了。有一天。他母親忽然得了傷寒症。拱璧心中擔憂。請了著名大夫。供養在家裏。診疾。自己在母親房中。衣不解帶。睡不合眼的伺候着。他母親的病。起初原是傷寒症。不料服藥之後。忽然病症一變。不但一變。而且一變再變。變得名醫束手。大家不懂是何病狀。方案誰都不敢開。拱璧着了慌了。所以由他親戚姓單干的。介紹個走方郎中到來。說他曾治好過許多人。不論什麼疑病雜症。他肯答應你醫。無不藥到病除。著手成春。今天他介紹來了。俗話道。一不薦醫。醫生是不大好作薦的。譬如薦來的。是個徒負虛名的庸醫。診錯脈理。反把病人送了命。如何對得主人家。他的親戚單于氏。也是個極把細的人。他曉得那郎中。確有真本領的。故而親自介紹過來。拱璧看着。曉得單于氏平素爲人。那個醫生。一定不會錯的。便領他到裏面診脈。那郎中診過脈。對拱璧道。令堂的病症。是由傷寒變化的。且經了幾次變化。現在變化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病症了。那種病症。任何藥石。是沒有用的。除非要到某處山上。去採一

種藥草煎湯服下。那病就可霍然全愈了。拱璧聽了。他還出病的起原。有根有據。估量確是一位有本領的醫生。問道大醫生。既如此說。不知那藥草。在何處山上。叫何名稱。如何式樣。統請告訴我。知道好待鄙人去採取。倘然探得那草藥服了。果然全愈了。自當重重酬報。決不食言的。那個走方郎中說。我早曉得。你是位有名孝子。我平素最敬重的是孝子。做了三十年郎中。遇到病家。是孝順父母的。不論他本人生病。或者其他家人生病。只要家裏有一個孝順父母的。我就不分晝夜的。肯趕去給他看病。病家若是貧苦的。就不要他的診金。還要送他些藥費。現在遇到了你。你又是位極孝順母親的孝子。怎的不告訴你詳細。實對你講。那藥草生長在高山之頂。那座高山。就是近在眼前。遠在千里的那座峽口旁邊的江浪山。講到江浪山。在衢州府下。也可算是數一數二的高山。那座高山。連雲接天。不可仰視。最高的山峯。別說人跡不到。就是鳥獸也不易走到。飛到的。那郎中說出江浪山就在那邊。拱璧心中一歡喜。以爲只在眼前的東西。可以一探便得的。直待郎中道那藥草。生在江浪山山巔的極峯。

之上。藥雖是有。採取真不容易。那藥名稱九星百療草。在我幼年的時候。隨着師父到這裏來。我師父是劍俠中人。他能仗劍到山巔去探險。發見那藥草。便帶了一葉下來。那藥草細長嫩綠。葉上起有九點紅星。不論什麼疑難雜症。將九星百療草煎服半葉。還你沉疴立痊。我師父取下來的。那瓣藥草。曾經救活兩個人。後來師父打算去多採些。被那別事羈着了身。沒有功夫再去。此後他老人家棄醫學道。隨着一位高僧。往四川而去。那件事。就隨着拋諸度外了。鄙人早想繼續師父之志。到山上去採些下來。救度世人。怎奈鄙人非劍俠飛仙。不能夠上去。今天看見令堂的病。又想到那藥草。藥雖有。採取太難。但是也有一個法子。不過很費事。拱璧聽了半天。聽得津津有味。說。只要有法子可想。管他費事。終要設法。將他採來。還請教個方法。倘得採來。後服了就好。定當重重酬報。那郎中道。鄙人方才說過。是極其敬重孝子的。你是個孝子。安得不爲你設法呢。那個法子。早已籌之有素。但消僱十來個搭高匠人。叫他搭起鷹架。順着巉巖削壁。盤繞曲折的搭將上去。直到山巔爲止。待他們鷹架搭好了。你就

順着鷹架上去。採取那藥草是了。拱璧聽了。沉吟半嚮。想江浪山何等險峻。何等高聳。想搭鷹架。到山巔。非經過十天半月。不會成功的。我母親的病勢。看上去是沉重的。怎可延至如許日期。那事委實太費時。可惜他的老師。到四川去了。不在這裏。否則就省時了。拱璧心中。一時猶豫不決。不敢貿然答應出口。走方郎中。似乎已經體會其意。說道。白先生。是不是恐怕令堂的病。不能多延時日嗎。拱璧道。不差。真是這樣想。郎中道。不妨事的。鄙人雖然是個淺見薄學的醫生。自審還有些小經驗。能夠料定令堂的病。在這一月以內。沒有變化。一月之外。可不敢說了。拱璧看他雖是個江湖上的走方郎中。聽他所說的。却頭頭是道。而且很謙和。想從來有真本領實力的人。決不肯大言欺人。遇事終處處謙遜的。此人也是如此。想來必有大能耐。別小覷他。辜負了他一番良言美意。就照他辦法。去僱搭高匠人。來搭蓋鷹架。預備接足上去。遂一口答應。連道多謝。大國手指示方法。敢不遵命而行。但是一層。待到鷹架搭好之後。還得請先生同到上面一走。因爲鄙人不認識那藥草。恐採取不着。豈非白辛苦了。郎中

道。那不會的。鄙人聽師父說過。此種藥草。在山巔上。遍地皆是。俯拾即得。他的葉瓣上。又有九粒紅星。可以做爲標準。尋採甚易。只要鷹架搭好了。上得山巔。就不愁沒草藥採得的。拱璧聽了。深信不疑。說如此好極了。但是先生。現在也不便到別處。就屈大駕。在舍下留診。待到家母病痊。再放先生他去。那郎中道。白先生盛情。不是我不肯領受。實在桐廬方面。還有個朋友等着看病。不能擔擱。明天就要動身的。今天倒要看先生去僱搭高匠來。順便指點他們。搭架的地位。以便事半功倍。好取快速。拱璧道。如此又勞清神了。便吩咐錢六的兒子錢明。那時錢六已謝人世。由他兒子錢明。代行執役了。教他趕快去喚搭高匠的工頭來。須臾工頭來到。拱璧對他說了。教搭起鷹架。上江浪山去採藥。只要架搭得穩妥快速。在半月內能造好。情願多出些工資。那工頭聽說。要搭鷹架上江浪山。爲之一呆。想天下那有這般樛事。這麼高的江浪山。要搭鷹架至山巔。待我來多索些工資。落得敲一下竹槓。工頭答道。鷹架會搭的。搭得快速些。也可以的。但是工程極大。恐怕先生出不起大價。拱璧道。只要你搭得快速。你

要幾何工資。就給你幾何。是了。那工頭昂起頭。算了算。直口說道。非二百兩銀子不可。拱璧道。就依你二百兩。一兩也不來少你。限你半月內。必要完工。延誤一天。要罰五兩銀子的。你答應麼。工頭道。可以。但是半月之前。搭好了。早一天。也要加五兩銀子的。拱璧道。也可以。我也答應你。那工頭要拱璧先付些定洋。拱璧就先付他五十兩。工頭領了銀子。歡天喜地的。招集工人。趕緊搭架去了。工頭去時。郎中也曾指點他搭架的位置。然後告辭了拱璧。臨去之時。郎中又對拱璧道。此種藥草。江浪山上。雖是遍地皆是。因為他的功效。等於不死靈藥。珍貴異常。非是隨便何人。可以採取的。且也不宜多取。像鄙人的師傅。算是劍俠中。在學道修行的人。見了。也不敢多取。只採了一葉。你若到得上面。切忌多取。採一二葉足夠了。多取恐反招禍呢。拱璧道。曉得曉得。准定取他一二葉。是了。郎中又說。半月後。倘若我有暇。要騰出功夫。到這裏來看你的。或者一全上去。讓我也去見識見識。上面的風景。順便也去採取一二葉。以酬素志。拱璧道。很好很好。老等你。駕臨是了。郎中走後。過了半天。拱璧看過母親的病後。

逕奔江浪山下。去看他們搭鷹架。峽口本在江浪山下。待他到山下看時。看已有二十來個搭高匠。努力的在那兒工作了。他抬頭看看江浪山。實在使他發呆。這麼連雲接天的山巔。別說去搭鷹架。就是搭好鷹架。要走上。去也非得一天二天的路程。不可。他仰視山巔。發了呆。忘却頭上的帽子。已落在地下了。虧得錢六的兒子錢明。隨在後面。連忙替他拾起。交待了他。他便同錢明回到家中。靜候鷹架搭好。如此候上十天。他天天到山下去察看一回。七天到了。看他們已搭到半山上了。估量再搭五六天。可以抵山巔了。這件江浪山上搭鷹架的事。此時已喧傳遐邇。歡喜熱鬧的人都奔來看仔細。遠近絡繹而來。不絕於途。有幾位好奇的。說等到鷹架搭好了。我們要求白先生。一全上去看看。有的說。人家費了二百兩銀子的大費。搭了鷹架。採藥去的那肯讓你去閑看。衆人議論紛紛。且莫管他。單說拱壁。看搭鷹架又過了五天。在這五天裏。鷹架雖然接上廿餘丈高。可是看看離開山巔。却同十天上。看去的情形。一樣無二。好似這五天裏。一些沒有加搭上去。拱壁心中奇怪。問下面立的工頭道。這五天

裏。你們搭上多少高度。工頭道。這五天裏。我們加搭上廿餘丈。拱壁道。既然加搭了廿餘丈。如何在我看來。還是同十天上看的。差不多。仍舊在半山腰上。一些沒有加高上去。工頭看定拱壁道。不差的啊。我也在這般想。怎的這幾天裏。好似沒有加搭上去一樣。照我在十天上估量。最多加上十餘丈。可以達到山巔了。如今加了廿餘丈。還是在半山腰上。難道鷹架搭上去。山頭也加上去了不成。兩人一說。彼此都各稱奇。拱壁道。我倒不信。山頭真的會加上去。是山神土地。在同我開頑笑了。那有此事。工頭道。倒說不定的。莫非那天動工的時候。時間急促。沒有祭山神土地。所以同我你尋起開心來了。拱壁道。這便如何是好。工頭道。別無他法。惟有重新致祭。拱壁道。也好。就如此辦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將棺材劈開見棺中之屍已變爲殘餘的香燭讀者讀之不必以爲怪
試問人生是何物則羣知爲血肉筋骨然血肉筋骨又爲何物則恐無

人能言之矣評者曰血肉筋骨亦物也殘餘香燭亦物也又何必分之爲咤哇視我臭皮囊如殘香膾燭可視殘香膾燭同我臭皮囊亦可白雍之開棺已爲多事若讀者讀之而驚奇則我將謂其多事之人也

作者欲令讀者思白拱璧死而復生之原因評者以爲不必思蓋思之亦徒耗精神我以爲白拱璧可視之爲無視之爲有佛亦視之爲無視之爲有卽白拱璧之死白拱璧之生亦可視爲若有若無佛曰無我我可無則于我之外又何必斤斤較其有無哉 寫棧主之推讓銀

子正是爲上回着急之繞樑餘韻 寫和尚對佛合十大念救苦救

難觀世音菩薩者蓋寫其歸功于菩薩身上亦正歸功于自己身上我讀此段不覺啞然欲笑 寫和尚拿一尊磁質觀音贈給白雍頗得

今日滑頭商肆大贈品之意 評者嘗曰欲求真本領人不可向衣

冠隊裏去尋人或以爲過刻薄今讀本書中數寫聲勢赫赫之名醫皆徒擁虛名而獨于一走方郎中却得實學余因之而益自信言之非謬

也。聞修道者言真修道人極注重功德必日日讀經夜夜參禪者方可以謂之修道故感應篇曰欲求天仙者當立三千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而古諺云百善孝爲先故孝實爲善之首亦卽爲功德之首今白拱壁搭上天之梯求救死之藥由於一孝字也後竟由此梯而遇異人得奇術卽爲此語作一明證故我謂此梯實卽一孝字所幻成白拱壁行行於此梯之中實卽行行於一孝字之中迨孝字旣盡則功德已滿矣讀者幸莫疑評者之言爲荒謬余蓋深痛今之人心也余豈好言哉余不能已也



第四十五回 忠義堪嘉保主同登接天架 孝思不匱爲母獨忝超界僧

上回說到搭鷹架。採取藥草。搭了十五天。仍是渺茫。疑心沒有祭過山神。却在那裏開頑笑。所以要重新致祭。拱璧就卽刻回到家中。教家中備辦牲口等類。到江浪山下。致祭山神土地。求他保佑。致祭士神土地。本歸工頭的事。拱璧爲着母親關係。這些小數。在所不計。且親自到神桌前。虔誠禮拜。叩頭致敬。時江浪山下。差不多天天有百來個男女老幼。在看熱鬧。今天看拱璧祭山神土地。又都圍攏來。神案左右。團團看着。正看之間。忽見江浪山上。飄飄蕩蕩。隨風飛舞着。墮下一件大東西來。大家看了。喧聲四起。有的居然喊道。山神土地來受享祭了。喊聲未已。那件東西。已是不偏不倚的。墮在香案中間。拍的一聲。把個正在叩頭的白拱璧。嚇得抬起頭來。頓時使他一呆。但見香案中間。平鋪着一張青色白紋大芭蕉葉。拱璧問道。這是誰做的惡劇。錢明道。沒有人惡作劇。看他從山巔上。悠悠忽忽飄下來的。拱璧聽着。想是山巔風大。吹下來的。便立起身。要去拿掉他。却看蕉葉上面。有一行蝌蚪白紋。端正有序。不倚不偏。拱璧看

了。深爲詫異。連忙伸手。取過看時。原來是一行篆文大字。寫得古色古香。盎然可愛。這時旁邊看熱鬧的人也都來看。大家看了。都不認得。獨有拱璧看了。却認得看他寫的是非詩非謠的一行偈言。寫道：『拳拳孝思。不罄不匱。鬱鬱九星。惟繁惟茂。江山之巔。豈易攀援。架高千丈。終虧一篲。欽爾孺子。待諸架頭。願期來茲。毋負盼候。』拱璧看罷。心內明白。當時對空拜了幾拜。教撤了香案。那張芭蕉教錢明回家去藏好。又教取過一雙草鞋。自己預備上鷹架一走。錢明問道。主人換了草鞋。將到那裏去。拱璧道。我上鷹架去。免得滑脚。那鷹架材料。都是些竹竿編成的。恐怕發滑。故而換了草鞋。錢明道。鷹架又不曾搭到山巔。主人何必要緊上去。且待鷹架搭舒齊了。那時再上去。不遲。如今到了上面。又不能到山巔。不過看看他們搭蓋而已。怪吃力的。何必上去。拱璧道。你那裏知道。我還要去。看他們搭蓋呢。怪他們搭得太慢。想本來預定半月爲期。今天已屆限期。明天就要逾期了。看他們搭來搭去。老是搭在半山裏。一定在上面作玩。不經意。不然那裏有搭不上去之理。錢明道。這些方才你同工頭說不是。

防有山神在作怪呢。所以搭上一層。那座山高起一層拱壁道。這句話不過猜想罷了。那裏真的。有這樣事。我現在到上面去。打算去督促他們。上緊加工。或者去外賞他們幾兩銀子。也不算希奇的。這句話原是拱壁騙騙錢明罷了。這也並不是拱壁有心對下人說謊。乃是不敢洩露蕉葉的祕密。恐怕一出口。大家要跟着上去。好騙騙他。那知錢明赤心爲主。聽說主人要上去。就要一同上去。說架上很難走。待小的扶持主人一同上去。拱壁推說不消的。我自會上去。你但在下面照顧是了。錢明不答應。一定要跟了上去。說主人不教他跟他。他也偏要跟上去的。不然除非主人不上去。那末大家作罷。拱壁想想。這個人到討厭。又一想。他乃是赤心爲主。不放心我一人上去。故而硬要同去。並不是有意同我作對。如此。就領受他的美意。帶他上去一走。待到了上面。再看事做事。是了。當時說。錢明你既然一定要去。那就准你去。但須小心些兒。不要大意。走鷹架。不比走平地。且不可望下看。看了要胆寒。只管向上走去好了。錢明答應着。說主人是上了年紀了。應得當心些。像我是英挺強壯的少年。爬山越嶺。尙

且幹得不要說是走走鷹架。拱壁道：你雖年輕也得小心些。錢明道：曉得。一面說着。一面相偕着。上了鷹架。那個工頭在後面叫道：白先生。你要到上面去嗎。須得小心些兒。拱壁答道：曉得的。我去看看。就下來的。說着遂即拔步向鷹架上進行。那座鷹架。乃是盤旋曲折一層一層搭蓋上去的。好像一座盤梯。走起來很穩妥。不過有些軟嫋嫋的。因為鷹架踏腳的地方都是竹編的。那座鷹架此時已搭有八十餘丈高了。這麼高的鷹架。要上去。如何吃力。他們走着。走到廿丈高的地位。已是走不動了。錢明是還能走十幾丈。拱壁是兩腿麻木。一層都不會走了。連教他止步說。再上去要回下來。脚灣都發軟不能下來了。到了那時。弄得進退兩難了。錢明便止了步。拱壁想到蕉葉上的題字。明明上面有神仙等着。教我到了鷹架盡頭。自會相見的。照我現在。走上一半不到的地位。就走不動了。要到上面。豈非勢同登天。這便如何是好。拱壁一面想着。一面坐倒鷹架上。他不敢望外看。也不敢望下看。但看山腰裏。山腰裏皆是削壁。兀立千丈。陰森森。寸草沒有。拱壁看看。也有些胆寒。想別的不要緊。單怕鷹架搭得

太高了。一個立脚不固。傾倒過去。性命休矣。正想之間。忽見削壁旁邊。懸下一隻大提籃。那提籃又大又闊。可以坐一兩個人。牠漸漸下。待將懸到拱壁面前。就停住不望下懸了。且不停的在他前面。骨碌碌亂轉。拱壁對他看了半天。忽然靈机一轉。意會了那隻提籃的用意。便立起身。拉過那隻籃兒。跳進裏面。打算教錢明一齊坐進去。看他已是呼呼的磕睡着了。拱壁想這孩子真好睡。還說是英挺強壯的少年。走上二十層鷹架。就睡過去了。再教他走上幾層。恐怕連身體都要掉下去了。拱壁坐進籃裏。正轉念頭。他的一念。尙未轉完。那籃兒早已懸空上升了。拱壁也不去喚醒他。竟自由他吊了上去。那籃兒在鷹架旁邊。一層層懸將上去。經過一層層的面前。也看見有工人上下。直待懸過鷹架頂上。又看見許多工人。正在努力望上搭架。拱壁看他們。似乎一個也沒看見他。他深以爲怪。如此超過了鷹架。再向上去。拱壁抬頭看來。但看都是白茫茫的雲霧。脚接了山峯。山壁獨有雲中間。懸下一條粗繩。那繩纏牢在提籃上。不斷的向上昇去。看他實在好快。不滿片刻之間。自己身體。已入雲端裏面。

如此又上去了些時。那籃兒便停住不動了。好似着了地。但是週圍都是雲霧。糊裏糊塗。看不清楚。那籃兒雖然不動了。他也不敢跳出籃兒。因爲看看左右。下面都是白茫茫的。恐怕跳出去。落了空。吊將下去。那是還當了得。不要說。跌得一團糟。真連骨頭。都要跌成粉碎了。在他胡思亂想中。聽得一聲長嘯。頓時雲流霧散。上面現出一片青天。下面現出一座山頭。自己坐的籃兒。正放在山頭中間的空場上。拱壁便大着胆子。跳出籃兒。一眼看去。好一座錦繡山頭。山頭上果真遍地皆是。九星綠草。紅花相間。如同異錦。別成奇觀。拱壁左右看看。見得芭蕉紛披。山花怒放。地下四時代謝的花草。山頭上都盛開着。是將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併爲一時了。拱壁想想好奇怪。是仙境是佛境。看不明白。又想。怪不得鷹架老是搭不上來。原來有這般好去處。不是容易上得的。那郎中說他的師父。曾經到過。可見得此人。也非等閑之輩。可惜不曾遇到。否則也可拜識拜識。拱壁又一想。我倒忘了。方才寫下偈語的事。此中一定有人。待我尋來。他看山上。路徑井然。植物有序。拳石如人形。四回環立相拱。翠峯如錦屏。左

右漫張成行。婆婆老樹。臨天風。自然擺舞。鮮豔桃花。映紅日。願盼生姿。又看楊花。糝滿了小徑。珍禽棲滿了枝頭。麋鹿獅熊。遍地亂走。虎豹犀象。自在閑遊。拱壁看了。有些膽怯。不敢舉步。便在一處青石背後。隱坐下來。心中胡想。山巔。居然是被我上得了。要下去。是難能夠了。此處不見有人。但見走獸飛禽。怪怕人的。這便怎處。正想間。忽見那邊現出一人。看是個沙彌裝束。青色頭皮。白嫩面孔。手持唵珠。走到拱壁面前。開口問道。這位是白孝子嗎。拱壁聽了。看他是對着自己說的。但聽他說他爲白孝子。他却不敢便應。對他看看。小沙彌看拱壁不答應。又問道。這位可是白拱壁孝子嗎。拱壁隨口應道。小師父。白拱壁正是在下。孝子兩字。却不敢當。小沙彌道。我也不知道。你是孝子。不是孝子。聽師傅這樣對我講。便也這樣對你說。如今你不承認是孝子也罷。只要你是白拱壁就是了。拱壁道。在下正是白拱壁。令師何人。不悉有何見教。小沙彌道。業師是誰。你且慢去問他。但隨我前去參見。是我師父正候着你呢。拱壁看那小沙彌。年紀不滿十歲。說幾句話。倒很生辣吃重。別管他。我也急於要見高人。就隨

他去參見。當下立起身。請小沙彌領路。小沙彌在前。拱璧在後。沿小徑。曲折灣繞走了些時。纔始止步。看前面有一所茅亭。擋住去路。拱璧抬頭。看茅亭中間。坐着一只斑斕猛虎。張牙舞爪。要攫人而噬的模樣。嚇得拱璧。倒退幾步。面上失色。小沙彌過來。一把將他拉住。問道。白孝子。作什麼。拱璧道。嚇煞我也。小沙彌道。嚇的什麼。拱璧道。茅亭裏。有隻猛虎坐着。小沙彌道。那裏有什麼猛虎。你且看看。仔細。拱璧再抬頭看去。那裏有猛虎。原來坐的是位頭載毘盧帽。身披大紅袈裟。頭如巴斗。面如銅鏡。環眼闊鼻。方口長耳的。一個大和尚。那和尚嘻嘻開了嘴。露出一排雪也似的銀牙。哈哈的不斷地狂笑。拱璧當是彌勒尊者現身。已早俯倒身軀。在茅亭外。拜將下去。幾拜方畢。小沙彌將他扶了起來。說師傅教你到茅亭裏閒話。拱璧聽了。立起身。不敢仰視。低了頭。隨小沙彌進了茅亭。重復下拜。聽上面坐的和尚。說道。白拱璧罷了。何必多禮。你爲生母患病。聽了郎中之言。不惜大興工程。要到江浪山上。採取九星百療草。看你一片誠意。深堪嘉許。如今准你採取。這裏遍地皆是。你去採一葉是了。拱璧想那位高人。

不知是否即是佛門中的彌勒尊者。難得碰到的。待我大着膽子。問他一聲。偷然是的。亦算爲人一世。眼見過了彌勒尊者金身。亦足自豪了。就在地下叩頭問道。弟子敢問上面坐的。可就是人世間。宣傳的。西方彌勒尊者麼。拱壁問上面坐的大和尚。是否即是彌勒尊者。聽上面哈哈笑道。『彌勒尊者。誰能見得。我非彌勒。厥號癩疽。』又道。白拱壁。你問我是否彌勒。我乃是西方癩疽僧是也。三世之前。與你有一齋之緣。又爲你是個孝子。故用蕉叶。指點你迷津。用筐籃引渡你上山。讓你採取靈草。去療你母親沉疴。我且實對你講。你靈草雖得。但是你母親大限已屆。決非人力所能挽回。他服了靈草後。也不過苟延殘喘。多活半月罷了。不能逃過本月底的。我看你骨格不凡。心地光明。大可學道修行。又算你前程。根底。雖不大厚。好在事在人爲。俗語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況是你未做屠夫。你母親死後。過了三年孝期。可到雲南金沙港上。等我當來度你。你如今。可趕快採取了一叶。待我送你下山。且不可將山上情形。告訴他人。至要至要。拱壁聽了。心中驚喜交加。急便起身。看茅亭外面。地上就有九星。

靈草生着。便出了茅亭。在地上採了一叶。拱壁一葉。方纔到手。小沙彌又到跟前。過來拉了他就走。說師傅叫我送你下山。再不走。天要下大雨了。拱壁道。待我拜別聖僧。再走。小沙彌道。不必了。師傅已經去了。拱壁不信。回頭看去。果然茅亭裏。祇有一個蒲團。所謂癩疽僧者。已不知去向。拱壁不敢多問。又聽得天空上。雷聲隆隆。黑雲四合。江浪山何等高大。黑雲來時。都從頭上飛過。雷聲也在頭上亂滾。狂風大作。要把人吹到天空中去。虧得那個小沙彌。拉了他。自己兩脚。如履冰凌。虛浮飄不定。任小沙彌拉着亂走。如此轉灣抹角。向下盤去。與方才走的路不同。覺得又是一處境界。如此走了半天。翻過了許多峻嶺險巖。見過了許多瀑布飛泉。不知不覺。已走到二十餘層的鷹架上。小沙彌放了手。道聲珍重。又說師傅關照你的話。不要忘了。三年後。在金沙港上等你呢。小沙彌說畢。轉身縱步。到山腰裏。兩手搭着懸崖。好似壁虎游牆。順搭順上。霎時不見影踪。拱壁看得呆了。也不知自己。怎的會到了鷹架上了。看鷹架旁邊。還睡着一個人。細看那人。却是錢明。就想到此處。卽是方才上鷹架來時。走得乏

力休息時候。坐着筐籃到山上去的地位。此時太陽已將西傾。架上的工人也相繼下架來了。落暉照在錢明面上。格外映出他面色紅潤。拱璧看了太陽。忽然又想到方才在山嶺上。不是見到烏雲四合。雷聲隆隆。要下雨的樣子麼。你看此時。天上西方一片金光。照着斜陽。天空中。彩雲成紋。何等好天氣。這又奇了。拱璧想天色不早。快把錢明叫醒。下架去罷。便叫道。錢明醒來。錢明在睡夢中。被拱璧喚醒。開眼看了拱璧說道。主人上面好玩嗎。拱璧聽他言中有因。問道。那裏是上面。什麼叫好玩。錢明拭拭睡眼。笑着說道。主人還誰誰來。你手中拿的是什麼。我都見得的。瞞得我過麼。拱璧手中緊緊拿的。就是一叶九星百療草。拱璧道。這是什麼。你可曉得。錢明道。那個東西。不是在茅亭面前。採取的麼。怎的不曉得。拱璧聽了。吃驚問道。你睡在這裏。怎曉得我在茅亭裏的事。錢明道。怎的不曉得。我不是同你一起上去的麼。拱璧道。胡說。我上去的時候。看你磕睡在這裏。鼻聲呼呼。睡得正濃。知道什麼。錢明道。委實我隨了主人一同上去。待我來道出原由。我見山上。放下來兩只筐籃。一只主人坐了進去。我出

就坐了一只。兩只筐籃懸了上去。到上面大家跳出筐籃。看主人好像沒有看見我。我便也隱在主人身後。主人當時的一切舉動。我都見得。你取藥草的時候。我在茅亭後面。看著你。採得了藥草。被一個小沙彌。拉了走路。我正要跟你走。忽然後面有人。拍了一下。回頭看時。也見一個小沙彌。走來。拉了我。向別條路上走去。在走過的地方。一路都是毒蛇猛獸。我嚇得戰戰兢兢。不敢動步。小沙彌却不由你停足。拉了我狂奔。奔到後來。被石塊絆了一交。開眼看時。見你立在我面前。我明曉得是做夢。醒來先看主人。手中確有一叶藥草。拿着。曉得那夢不虛。故而問你上面好玩嗎。兩人正說着。看有許多工人。已走到身邊。拱壁道。不必說了。我們回去罷。兩人就相扶下了鷹架。已是黃昏將近。工頭仍在下面等着。說白先生下來了。上面搭得如何。拱壁想。你做了工頭。立在下面。逍遙自在。也不曉得陪了我一同上去。真是豈有此理。又一想。虧得他沒有同去。不然。那件事。又給他知道了。便回答說。上面搭得還好。但是藥草。我已經在架上面拾得了。你們明天。可以把鷹架拆了。不必搭上去了。工頭奇怪道。什麼藥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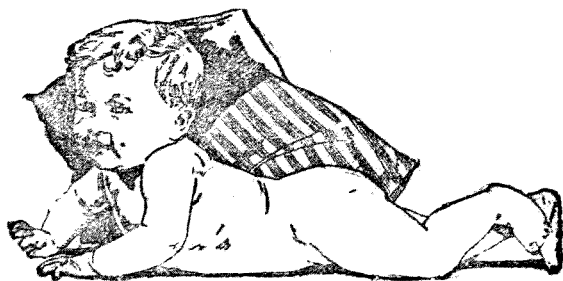
已經拾得了。那正是可恭喜的一回事啊。是了。是了。天不負孝子的。白先生是四遠聞名的孝子。雖然鷹架搭不到山巔。天却見憐。把藥草好端端放在鷹架上。教你去拿。想來蕉叶上的字跡。就是這些話罷。白先生做事慎重。不肯預先對我們說是不是啊。白拱璧趁此機會。也順便應道。你真聰明。被你猜着了。明天來拿錢。找你百五十兩的搭鷹架費是了。工頭聽得。鷹架不要搭了。銀子明天可拿了。自然歡喜不勝。末了。要看看藥草樣式。拱璧便給他看了。他看上面有九粒鮮紅小星。碧綠生青的葉瓣。映着紅星。着實美觀。工頭道。那草確是不易見得的。到底仙草。與凡草不同。工頭看罷。贊了幾句。還與拱璧拱璧袖好藥草。回到家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評者在上幾回忘寫了一個最可欽敬最令人值得下筆的人其人爲誰。蓋卽白雍之老僕錢六。是予今讀及其子錢明乃復憶之。因于此處追寫之。錢六者實天地間之真實心人。若使其能爲一邑之令則

予能必其爲人民謀幸福之賢宰若使其爲捍邊之將則我可必其爲與士卒同勞苦之良將惜乎一生淪落爲人之奴耳然我讀其事白雍之誠已不勝爲之慨然長嘆矣嗚呼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更向何處覓如此之人耶 寫祭山神土地落落幾筆却寫得極熱鬧之至 從山巔上飄落的一張芭蕉葉上面的二行字閑看的人都不識獨有拱璧明白我以爲此等字豈旁人所得而識蓋天留與孝子看耳 諺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信然我觀錢明之侍白拱壁依稀當年之錢六也 寫錢明暗笑白拱壁正以反照後文白拱壁之得上山巔而錢明之半途入夢也 寫竹架之步步艱難真令人心驚詫苟瞑目思之青蓮先生所謂蜀道之難不足爲難矣 白拱壁坐在籃中一層層的望上升去睜着眼看山中奇景如曇花之乍滅乍現觀不勝觀我讀之如聞越人之游天姥不覺悠然入夢矣迨定心一望則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恍然長嘆正同謫仙 寫小

沙彌對白拱璧幾句話說來天趣逸然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癩疽
和尚云彌勒彌勒誰人見得我非彌勒厥名癩疽此語真深得禪機蓋
彌勒佛也癩疽亦佛也卽門外之虎亦佛也卽我亦佛也卽他人亦佛
卽鷄犬虫豸亦佛也佛云心卽是佛佛卽是心則佛在我心中耳我之
心欲爲佛身卽是佛矣若必強分其此爲何佛此爲何佛者此天下之
愚夫愚婦也



第四十六回 大限難逃琳宮證果 息壤在彼滇水尋師

上回說到拱璧袖好了藥草。別了工頭。回到家中。在路上關照了錢明。到家中不要盡情說出。但說在鷹架上。拾得是了。錢明口裏答應。曉得嘴裏那裏藏得牢。不到幾時。早已告訴別人。說主人如何上山巔。如何遇到像彌勒佛的仙人。如何給他藥草的那些事。統統說了出來。後來便弄得盡人皆知了。這是後話。順便提過不表。且說拱璧到家後。將藥草煎了湯。給母親服下。病體便立刻轉機。纏綿床褥數月的人。喝了藥汁。就能起床坐了。靈山仙草。果然靈驗。家裏諸人。那個不歡天喜地。謝謝神仙。獨有拱璧。却仍愁眉不展。強現歡顏。以承色笑。這點如何。他想到癩疽僧。對他說過。母親的病。大限已到。雖然有仙草。可以回生。也祇能夠挽回他半月壽命。半月後。就要與世長辭的。拱璧這話。不能對別人說。錢明起初。雖然聽得癩疽僧說過。但他究竟在夢中。好些也都忘懷。不過知道大概情形罷了。拱璧在愁母親來日無多。心中悲痛萬狀。他怕天晚下來。希望天日增長。一年當做一日。可是心中越要天日增長。却越見得過得快速。

眼見着紅日東升。忽的一來。却已夕陽西墮。他呆想。可惜現在沒有魯陽其人。偷然他老人家還在世上。情願對他磕百二十個響頭。請他用長戈。將落日揮將起來。如此過去。光陰真快。眨眨眼。已屆半月期限。拱璧提心吊膽。天天侍候在母親身旁。看母親服了藥草之後。飯也加餐了。身體也強健了。看上去。却不像要往生西方的樣子。拱璧心中疑信參半。那天正是服了藥草後第十五天。上。拱璧的母親。還很好的。同拱璧談了許多家事。到了晚上。忽然要沐浴更衣了。拱璧的妻子。連忙來侍候。等到沐浴更衣既畢。他在床沿上。對拱璧笑道。今日午後。我在廳堂間。看見個大和尚。大約是彌勒尊者。他進來。告訴我。說我大限已到。今晚戌時三刻。有金童玉女。來接引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你可替我趕辦後事。不要延遲。拱璧聽了。陡的一驚。想那個大和尚。莫非就是江浪山的癩疽僧嗎。他還來關照我母親。這可證實了。這便如何是好。當時心內吃驚。面上仍舊現出笑容。對母親道。這乃是母親年老眼花的緣故。母親自服仙草之後。身體比從前還要康健了。那藥草是延年益壽的。一定可以增壽多年。那裏

有好端端的。會到西方去呢。此種朦朧夢境。不要去信他。請母親珍重身體。是了。好讓不孝兒子。多承歡幾時。拱璧的母親聽了。苦笑道。我的兒。爲娘的。不是別人。不會極端迷信神權的。昨天晚上。你父親同你祖父。也都來對我說過。所說的話。都同那大和尚所說一般。你如不相信。我來還你個對證。你那枝藥草。可不是在鷹架上拾得。乃是大和尚用筐籃引你上去。到茅亭旁邊。採來的。拱璧聽了。想道。這話。或者從錢明口中傳出。再從別人口中。傳給母親聽的。不能相信。但聽母親又說道。你如不信。還有一個見證。可告訴你。那大和尚。不是叫癩疽僧嗎。他乃是從西貢來的。他還叫。你在我死後。守過三年孝。便到雲南金沙港那邊等。他是不是的。拱璧聽到這句話。直使他精神一振。想這句話。錢明是不記得的。他知道早傳說起來了。怎麼母親也曉得便問道。這話誰告母親的。拱璧的母親。又笑道。這話。乃是你祖父。對我說的。對不對。拱璧聽了。啞口無言。想照此說來。我的事。幽冥皆知了。祖父既然曉得這些。母親的死。他當然也曉得。看來是不能避免的了。然而我不相信。無病無痛的人。說道戊時三刻。要

死的。教他如何死法呢。還說有金童玉女來接引。拱璧心中想着。嘴裏仍舊極端安慰母親。請他早些安睡。這些話。雖然有些可信。終究是夢寐之言。不能全信。母親放心安睡罷。他母親笑道。我到這般年紀。難道還怕死麼。況且我的死。是有金童玉女來接引的。就是沒有。也不懼。一個人上了年紀。終免不了一死。只要我死後。你們長命富貴。兒孫滿堂。那是我死也瞑目了。拱璧聽了。惘惘然不知所對。此時已到戌時三刻。他母親忽的立起身。說金童玉女來了。大和尚也來了。一邊說着。一邊對空禮拜。作迎接的狀態。拱璧眼中不見什麼。一衆人都環侍左右。室中高燒紅燭。大家都不見什麼。但都聽得天上仙樂幽揚。悅耳可聽。拱璧一切都不管。貼身立在母親左面。看定母親面部。看有什麼變化。看母親側首對他道。我兒。你且過來。聽我最後的幾句話。吩咐你。拱璧聽了。看事情越辦越真。便不敢怠慢。轉身到膝前跪下。俯首聽訓。拱璧的妻子。拱璧的兒子。和衆家人。也都挨次跪下。聽老太太最後訓話。老太太對拱璧道。我自從你父親死後。將你撫養成成人。直到現在。幸得兒孫滿堂。家門平安。多半雖是託

賴祖上遺澤。一半也仗你至孝格天。邀得彼蒼見憐。保佑得一家門無災無晦。今日是我大限之日。眼見你們這許多人。環跪在我面前。使我又傷心。又歡心。論理當然硬不起心腸。拋了你們竟去。但是大勢。又不能歸我自主。只好心腸變鐵石。各管前程。管不得你們一班人了。我死之後。你不要忘了三年以後。金沙江上的話。你祖父說。機會極好。別錯過了。老太太對拱璧算說完了話。再對拱璧的妻子道。賢德的媳婦。你自到了我家。多麼的孝順我。多麼的相夫有道。我的心裏。那一時不在私自慶幸。慶幸我家。討得一個賢媳婦。我與你情同母女。極希望天天終朝。相處在一室兒。那知今天。爲姑的大限臨頭。要與你別了。我死之後。你也不必悲傷。我期望你。好好的撫着孫兒孫女。教導他們讀書。念字。將來好立世做人。想我賢德的媳婦。這些早都瞭然。用不看我臨死的阿姑。囑咐的了。我死之後。家中的一切內政。統都你管理是了。時間不早。離情萬端。要說一時也說不盡。越說越不盡了。我要去了。老太太說到這裏。就起身。拉起幾個孫兒女。在各人粉頰上。都甜甜蜜蜜的。深深吻了一下。便回身坐到椅

上哈哈大笑了聲。接着聽得屋上鸞鳴鶴唳。笙嘯笛吹。家人大奇。再看老太太時。已經坐着化了。拱璧和妻子拉住老太太。縱聲大哭。孫兒女們和僕役人等也都放聲落淚。人死不能復生。老太太既經死了。拱璧等哭夠多時。也哭他不活。只好忍着痛。舉辦後事。依着法。遵禮成服。擇日開奠發引。如此忙了。七七期滿。始安靜下來。那拱璧早已累得只賸皮骨了。這一半是料理老人家死的勞苦所致。一半是日夜痛哭的緣故。七七之期。既滿。拱璧的妻子再三苦勸。纔始放懷了些。但他每天必要到母親墳上去。哭拜兩番。他的母親墳上。就葬在他祖墓的旁邊。和他父親合葬一穴的。這塊墓地。也是他祖父在日看定的。有個精於堪輿之學的人說。此墓來水甚好。得九龍相朝之妙。理應誕生帝皇。可惜墓位左面。有所寺院。每天被鐘聲振動。防由此變化地脈。地脈變化後。雖然不能誕生帝皇。却可出一異人。或者比皇帝的福分還大。但是要修德積善。纔可成就。否則還恐招禍。那位堪輿家的本領。倒也不弱。那座墓。後來果然沒有誕生帝皇。却出了白拱璧。成爲絕世異人。再說拱璧。天天早晚到墓上去哭拜。兩次。

作爲朝暮晨昏的應盡子職。如此接連三年。三年之期滿後。拱璧倒也忘了那江浪山上。大和尚對他說的話了。他只記得。早晚到母親墓上去拜拜。其餘一概不管。有一天。他從母親墓上回來。走進書房裏。觸目就見書桌上。放着一件三年不見的怪東西。你道那東西是什麼。就是三年前。致祭江浪山時。從山巔上飄下來的一張芭蕉大葉。拱璧對他一呆。想這件東西。藏在書箱裏。幾年不曾取出。他來看過。倒也忘了。今天如何會取出在這裏。是誰取出的。便走近書桌。看上面一行白紋字跡。依然明鮮在目。他看那白紋。似乎短了許多。他記得從前看時。是很長的一行古篆。箇中寫的。我還記得。說的什麼『殷殷孝思。不罄不匱。鬱鬱九星。惟繁惟茂』的一類。今天看來。如何短了許多。細看上面的字。雖仍是篆文。但那字句。已大不同。看只有寥寥八字。寫的是『莫忘金沙港上之約』。拱璧心中一動。想我倒忘了。不差三年之期到了。癩疽僧對我說過。三年之後。到雲南金沙港上。等他。這事還是去好。不去好。若然是說去。諒情他終度我修道去。不見得再回來的了。不去。母親歸天時。說過。祖父告訴他說的。

機會狠好。此事那處倒覺得進退兩難。拱璧內心有些拋不下家中。總作如此想法。後來從詳考慮一下。想母親活到耄耋之年。也免不了一死。自己現在也有五十餘歲了。得能活到耄耋之年。也不過霎那時間事。如此光陰。何必流連不捨。就拋了家中。到金沙港去候他罷。又想我此去。若然告訴了家人。他們那裏肯放我走路。不但一時不能走。還怕此後。被他們處處留心。看牢了。使我寸步不得離開。那時欲走不得。反自受累了。且把心腸一硬。譬如我今日死了。任他們去。我管我。尋出路去是了。拱璧想罷。預計暗中一走了事。當時不動聲色。暗暗收拾些銀兩衣服。打成一個小包。裹到了次日清早。寫了一紙留言。留在書桌上。悄悄出了後門。到母親墓上。拜別了一番。問路向雲南進發。這裏家。起初不知走了拱璧。那拱璧往常是睡在書房中的。他的妻子。到午後不見拱璧之面。叫人到書房中去看他。回說不在那裏。當他有別的事件。出外去了。待到晚上。又不見來。他的妻子。奇怪起來。叫錢明進來。問他主人。到那裏去的。你可曉得。錢明道。今天一天。不曾見過主人面。當他在內房裏。不曉得他外面去。

他要出去。終帶了我去伺候的。決不會獨自出去的。況且有一天不見了。那裏去哩。這又奇了。拱璧的妻子道。莫非在附近鄰舍那裏。你去看來。錢明領命。到附近鄰舍家中。去找個遍。不見蹤跡。再到附近親戚那邊去問。也說沒有來過。錢明找不見主人。只得回來復命。拱璧的妻子聽了。驚奇起來。那時拱璧的兒子。長的已有三十餘歲了。是個戇子。不懂得什麼的。次的祇有十餘歲。也不大懂得世事的。聽說父親不見了。說道父親不在家中。別是祖母墓上去的呢。拱璧的妻子被他一提到。想着說道。倒不錯的。叫錢明快去看來。錢明聽得急急奔到墓旁。那座墓在江浪山下。來回很快。不多一刻。回來復命。說不在那裏。拱璧的妻子聽了。愈覺奇怪。既然左右找不到。也只得等他回來了。大家等到晚上。仍是音信杳然。晚上又不回來。家人等了一宵。到了次日。又不見回來。家人有些恐慌起來。尤其是錢明。奔來奔去。像個熱鍋上螞蟻。東西亂轉。亂尋。拱璧的妻子也急得什麼似的。他的次子。在書房裏發見留書。就拿來給他母親看。他的母親看了信中之語。始恍然大悟。曉得他去踐三年前。金沙港之約去了。

千里遙遙。如何放心得下。當時打發錢明。沿途追趕上去。去趕他回來。錢明想往金沙港去。雖則是向雲南進發。但不知主人走的是那條路。如何趕得着呢。然而吃別人家飯。只好聽別人家使喚。便不分晝夜。向取從雲南去的路。上一路尋去。一路打探着。可有這樣的一個老頭兒過路。錢明趕上十幾天。來到江西浙江邊界的懷玉山下。聽得一聲鑼響。荆莽中竄出數十個強盜。將錢明團圍住。要他買路金錢。錢明身邊所帶的。不過是他主母。教他來趕主人的幾十兩川資。錢明看勢頭不好。忙將用贖的川資。連包獻給他們。他們看了似乎嫌少。在他身上一抄。看沒有什麼了。本好放他走路。不料內中有個強盜。到賞識了錢明了。說那人相貌英挺。精神飽滿。我們何不帶他入夥。也可多一個弟兄。衆人聽了。贊成者多。便不由分說。將錢明擄上懷玉山去了。拱璧家中。自錢明去後。等上一年。不見趕得主人回來。本要打發拱璧的次子。和幾個家人。陪着他去找尋父親。可是尙未出門。忽然外面進來一個大和尚。那個大和尚。巨眼大腦。禿了頂。披了黃袈裟。嘻開了大嘴。一路蹣跚。蹣跚進了白府。直上中堂。

正遇到了拱璧的妻子。見了一驚。方要查問。那和尚對他合十。同時向袖裏取出一封信。說道。是從金沙港回來。這封信是白施主託我帶來的。拱璧的妻子聽說。丈夫有信來了。如同久旱望見了雲霓。急忙接過信來看。忘却教大和尚坐待他將信看完。再看大和尚時。早已不知去向。拱璧的妻子。自嘆福薄。有眼不識聖僧。當場錯過了。好機會。你道那和尚是誰。就是江浪山的西貢癩疽僧。癩疽僧假寫了封拱璧的信。特地來安慰他家中的。大意說道。我已到金沙港。在江上遇見了聖僧。得蒙收爲門徒。現在已到仙境絕域。修道養性。此後人緣永絕。不復再到家門了。你們也不必記念我了。你們如有意修道。也可在家虔誠參修。佛門廣大。將來或能得成正果的。至於錢明。據聖僧說。現在懷玉山上。不久就可回來了。今天趁着聖僧到江浪山的便。將這封信。託他帶來。你們看了後。不必悲傷。應當爲我慶賀。這是信中的大意。餘的。不過是託付妻子一番。主持家政的說話。拱璧的妻子。看罷書信。知道那個大和尚。就是聖僧了。想趕緊拜見他。不料霎時間。已失了所在。當時自嘆緣薄。又曉得丈夫。不會回來的。

了。悵惘一番。也無法如何。過了幾天。錢明當真回來了。問他一去年餘。在於何處。他說在江西邊界。懷玉山上。遇着強盜。被他們劫上山。在山上住了年餘。苦雖不吃。却天天記念家中。前幾天。得到一空閑。偷個漏兒。私自逃下山來。奔回家中來了。不知主人。有否回來。拱璧的妻子說。你主人是在金沙港上。隨着一位聖僧。到仙山修道去了。那位聖僧。前幾天到過這裏。帶來你主人一封信。當時我不知他是誰。待看明白了。他却不見了。實在可惜。錢明道。那和尚是怎麼樣的。拱璧的妻子道。是肥頭大腦。像彌勒佛似的。錢明道。是他麼。喔。我知道了。他乃是江浪山上的仙人啊。主人隨了那人去。是最好沒有了。可惜我。晚幾天回來。要是我遇見他。終得求他帶我到仙山上去。見見主人。拱璧的妻子道。那聖僧你在江浪山上。見過麼。錢明道。那裏會沒有見過。不過在夢中罷了。但是不曉得。爲什麼要教主人。到金沙港上去。他在江浪山上等主人。豈不近了許多麼。拱璧的妻子說。這點有誰能猜想到呢。錢明和他主母。談了半天。且丟開不去管他了。待他回講到方才錢明所說的。爲什麼要叫主人。到金沙江上去。

他在江浪山上等主人。豈不近了許多麼。這兩句話。錢明不知其中道理。聽上去似乎也很有理。不過內中還有緣因。非錢明所知了。待我來說明罷。大凡一個修道的人。不論已成道。未成道。或者是拜師。或者是收弟子。必有一定的地方。江浪山。是拱壁遇見師傅的地方。金沙江。是他投拜師傅的地方。反轉來講。江浪山。是癩疽僧會見弟子的地方。金沙江。是癩疽僧。收受弟子的地方。像從前。白娘娘。斷橋會許仙。金山寺會法海。都有一定的所在。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如此。金沙江。既是拱壁投拜師傅的地方。如何投拜。同他現在在何處。仙山隱身。待作者上緊催着管城子。要追溯的追溯。敘述的敘述。免得閱者看了心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白母自服了九星草下去。便霍然而愈。別人皆爲歡喜。獨有拱壁。還是愁眉不展。唉。此豈旁人所能知。旁人者。僅能知其回天有術。永壽得方而已。惟孝思不匱之拱壁。獨知其母大限已到。僅借仙草以延殘喘。如

此豈能不顰眉蹙額耶 白拱璧屈指而計其年則固亦將五十餘

矣然我見其事母之親承色笑幾如未脫天真之幼孩此蓋同於老萊之舞綵欲悅其親之心耳嗚呼此豈矯揉造作者所能爲其後之奇遇豈偶然哉 同是一死然各有不同之死法有兵死有水火死有飢

凍死有受毒死而其最普遍之死則爲病死然于白母之死我不知何必名其死繼思之因名而死爲福壽全歸之死然猶以爲未能的當我不可名其爲死我可名其爲生蓋白母此時雖俗世之最後實亦仙境之初生謂之曰生云何不可大凡爲人之祖多悅其幼孫或甚于愛其子此可于任何家庭中而證明之今白母將逝對于家中人僅囑以後事而無悽然話別之態惟于其曰伴老人話滄桑之幼孫今一旦忽將長別遂不禁中心愴然乃作最後之一吻于其可愛之小頰上蓋沉痛極矣小兒女有知當爲之立竚以泣 白拱璧一生除一孝字外更無他字故三年廬墓卽宿諾亦忘矣或云然則此後之拱璧學仙修道

爲非孝耶爲忘一孝字耶余曰此正全一孝字此拱壁不忘乃母終時遺言也 錢明日吃人之飯不得不謀人之事其言我爲世人長嘆息夫以數尺之身在迢迢千里之中正如滄海一粟令人向何處去覓然以吃人之飯不得不隨人之遺雖明知徒勞跋涉亦不得不爲一往雖然錢明一忠僕必不會此作言故我意此言必係作者借錢明以刺普天下之此中人也



第四十七回 釣客垂綸現身數幻影 頭陀伏法入夢試真心

上回說到作者。要把拱壁如何在金沙江。投拜師傅。在何處仙山隱身。追溯的追溯。敘述的敘述。免閱者心焦。再聽我詳細道來。講到拱壁自從出了後園門。取路一逕向雲南而奔。他在路上。曉行夜宿。有船趁船。有車搭車。一路平安的過去。不到半年光景。已達雲南金沙江旁。金沙江的流脈。綦長。他從西康。灌溉下來。穿過雲南全省。直達安南緬甸而去。這樣延綿數省的長江。那拱壁首先達到的江邊。稱爲瀾滄江。瀾滄江的上流。有座關。稱爲漫關。拱壁剛正來到漫關。他一問當地的人。說前面的江。就叫金沙江。拱壁不知就裏。只要達到金沙江是了。便順路來到江邊。但見茫茫大江。滾滾白浪。那裏有癩疽僧的蹤跡。此時拱壁身邊的川資。也用得所賸無幾了。他在江邊。等了一天。啖了些在路上賣得的乾點。略爲充了饑腸。待到天晚。不見癩疽僧來。便懶洋洋回轉漫關。漫關那邊。原有客寓。就在那裏住上一宿。到了次日。再到江邊去等候。等了二天。又不見他來。如此一連等上十天。癩疽僧始終不曾見過。他到江邊去的時候。

却天天有個老漁翁。在江邊釣魚。閑着就陪他談天。雲南地方的口音。本非江浙人能夠聽得懂的。拱璧一路來。像湖南廣西的人也聽不懂的。虧得他認識字。處處用文字來做代表。遇到言語不通的地方。就寫字給人家看。人家也就寫了字回答他。這樣子。遇到不識字的人。雖然也不能合用。但是本國文字認識得的人。究竟遍處皆是。那個不識字的。這個終認識。拱璧到異省客境。既是仗着文字通行的。怎的在江邊。能同老漁翁談話呢。原來那老漁翁談的話。也是江浙人的口音。就此兩人談得十分起勁。拱璧告訴了他。來尋訪師父的原起。漁翁聽了。大不爲然。連說沒有這樁事。金沙江數千里長。就是有的。也不知道他在那段等你呢。除非你順着江。尋將上去。那末或者他尋的着的。不然你就是等了一世。如何尋得着。和尚的話。大半是靠不住的。不如回家去罷。拱璧聽了。回答說。他不會差的。早遲一些罷了。我既到了此地。非等到他不可。如此又等上十天。老漁翁照舊的。天天到江邊來同他講話。勸他回去。他終是不肯回去。一定要等到他。老漁翁道。你真的要等到他麼。拱璧道。自然要等到他。

你想我。不要等到他。何必從數千里外來。候他呢。漁翁道。這話也不差。既然你要等到他。老是這樣。等在這裏。是不中用。不如老漁翁說到。不如兩字。忽的任了口。拱璧聽他。話裏有因。連忙問道。老丈。不如怎樣。老漁翁聽了。冷然笑道。你要問我。不如怎樣。麼。不如回家去啊。拱璧聽了。失望似的。對他看看。又低下頭。看看自己衣履。惘惘然。開不得口。漁翁覩狀。復大笑道。白拱璧。你好不癡呆。那邊來的。不是癩疽僧嗎。白拱璧三字。白字是姓。是告訴漁翁過的。他曉得不足爲奇。拱璧兩字。是不曾對他說過。他如何會曉得。此時猛聽得他。叫出白拱璧三字。又聽他說那邊不是癩疽僧嗎。便覺心靈一轉。精神百倍。抬頭看時。已不見老漁翁。但見眼前金光一閃。自己便模糊起來。好似磕睡過去。望四面看時。那裏有癩疽僧。但見漫關那邊。奔來一羣差役。面前十幾個。手持大刀。後面還有五六十個徒手兵士。中間四個人。推了一個囚車。囚車後面。還有個武官兒模樣的人。押着那一羣人。來到江邊。把囚車放下。看形狀。似乎要等候過江的船隻的。白拱璧立起身。到旁邊細看那囚車內的囚犯。吃了一驚。你道那

車內是誰。正是癩疽僧。看此時癩疽僧。沒有像江浪山上。遇到時間。那般神氣了。頭上的毗盧帽。已是破了。身上的紅袈裟。已是碎了。垢塵滿面。穿了雙白補僧鞋。駢躄不堪。他坐在囚車裏。愁戚中。却仍嘻開了大嘴。對拱璧問道。你來了嗎。唉。可惜。我已犯了法了。不能夠度你到彼岸去。今天是我死期。他們將我送到對岸金字塔下。去斬首。你想可憐不可憐。拱璧聽了。大驚失色。急忙跪下問道。弟子在江浪山上。得蒙聖僧指示。今日不遠千里。趕到此地。來恭候聖僧。恭候了二十來天。雖然遇到了。不想你老人家。却犯了罪了。但不知犯的是何罪。可有沒有設法的方法。弟子情願代師傅去設法。癩疽僧道。今日已臨死期。問我所犯何罪。一時說來話長。不及對你說。你要代我設法。除非有人來代我受死。一面賄通差役。將我放了。或者還可挽回。拱璧在同癩疽僧說話的時候。旁邊差役。連聲呼喊。不許開口。還要將拱璧驅開去。癩疽僧對他們道。我是垂死之人。過了江。就要死的。難得路上遇見一個老相識。就讓我同他講幾句話。那班人聽了。決計不可。定要將拱璧驅開去。拱璧想錢可通神。摸摸身邊。還有幾

兩銀子。連忙取出。給了他們。作爲孝敬。要求和那和尚。再講幾句。那班人得了銀子。就由他再談幾句。癩疽復輕。對拱璧道。我身邊有銀子。足夠賄動他們。放我逃走。因爲那班人。是狠貪錢的。只可惜。眼前沒有一個代死的人。又在於急切之間。如何辦理。拱璧聽了。心如火炙。猛然記得三年前。在江浪山上。虧得聖僧。賜了一叶仙草。起了我母親沉疴。後來雖然不到半月。仍舊死去。這是大限關係。並非聖僧不肯爲力。如此說來。聖僧是救我母親的恩人。今日聖僧有難。譬如我在途上死了。就來代聖僧去死。你道如何。癩疽僧道。你所說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性命出入的事情。不是胡亂可以答應的。你且去想想。停當。再對我說。拱璧道。我已想停當。無須再想。只要聖僧將這班人。賄賂通了。弟子准可代死。並無戲言。癩疽僧道。你既然有這番心腸。肯代我而死。你死後。我一定爲你做道場。超度你。往生極樂。現在你看。那江面上。有隻大船來了。這隻船。就是來載我們過江的。到了船上。你又不能下船。那時候。無可挽回。快把這面樹林下。坐的一個押解官長。請來。我有話對他講。拱璧不敢怠慢。過去請那

官兒過來。那官兒神氣十足。來到囚車旁。喊道。瘋和尚。有何話說。癩疽僧看他來了。當在懷中。取出一串珍珠。那珍珠一出懷中。毫光萬道。太陽照着。閃閃奪目。癩疽僧取出珍珠。先向掌中一盤。教官兒附耳過來。那官兒便低頭向囚車旁聽。癩疽僧噤哩咕嚕。說了幾句。看他當時笑逐顏開。伸手接過和尚手中的一串珍珠。抬起頭向對面林下。發了一聲暗號。一班差役。立時聚集在他面前。看他對衆人輕輕說了一番。那班差役。便如狼如虎。趕到拱壁面前。將他一把拖番。捆了手足。塞了口。拱壁眼瞪瞪看着。自己准備代死。心中也不慌不忙。看他捆好自己。就去打開囚車。放出癩疽僧。將他僧衣帽脫卸。披戴在拱壁身上。癩疽僧得脫。對拱壁道。承你盛情。代我一死。我得趕緊回到江浪山去。代你做道場去。且見差役人等教癩疽僧不要多講。快些逃走。癩疽僧對拱壁一合十。念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回身轉向斜路上。飛也似去了。癩疽僧去後。那班差役。將拱壁橫起了。向江邊走下。看那邊已有號大船。靠近岸來。衆人將拱壁。橫到大船。開船向對岸進發。江中風浪極大。船身顛播得狠。那十幾個拿刀的

差役將刀在江中浸溼了。對船沿上。霍霍的磨個不停。在磨刀的當兒。還不時對拱壁看。拱壁視死如歸。並不害怕。又一個居然輕輕的對拱壁道。你這個人真愚笨。天下那裏會去代人受死。螻蟻尚且貪生。難道你不想活命麼。拱壁聽了。口中說不出話。心中暗想。我代恩人受死。死有餘榮。有什麼貪生怕死。便報他一個苦笑。閉起眼睛。不願再看他們了。眼睛一閉起。耳中但聽得霍霍刀聲。滔滔水聲。頃刻間又聽得喊船靠岸了。拱壁開眼看來。果見船已靠岸。就見差役們將他抬到岸上。抬着他走不多遠。眼前就有一座黃金寶塔。兀立眼前。他們將他放在塔下。打開囚車。拖出拱壁。教他跪在地上。那官兒呼喝一聲。執刀的提起大刀。對拱壁頂上劈下。拱壁眼睛一閉。纔閉眼睛。耳中聽得轟然一聲。響震耳膜。拱壁吃了一驚。免不得開眼來看。着那裏有什麼黃金塔。差役官兒自己好端端原在江邊。連旁邊那個老漁翁。都垂釣未去。他面上頓時現出奇怪似的。注視着漁翁。漁翁問道。白先生你好睡啊。睡得有趣啊。拱壁道。別說他了。想是年老神虛。方才正同大哥談話之間。不料一時糊塗不清。入了夢境。

且做了一場惡夢。嚇死人也。漁翁問道：「老丈既是方才做了一場惡夢，可否將夢中情景說出來給鄙人聽聽？」拱璧道：「有何不可，便將夢中情景告訴了他。漁翁聽得哈哈大笑道：『人生如夢，夢中有夢，你道那夢是假，安知此夢是真。是夢非夢，真夢假夢，原是夢夢，且不去管他，就當他是夢中之夢便了。』」拱璧看不出那漁翁會說出這幾句話來，像個有道隱士，莫非是渭水垂釣的一流人物。話中寓意，似有點化他的意思。正要請益，漁翁又舉手向拱璧的身後問道：「你要尋和尚，那個後面立的，不是和尚，是誰？」拱璧聽了，連忙撥轉頭，目光到處，早見一個大和尚，頭帶毗盧帽，身披紅袈裟，手托降龍鉢，足登八鈕草鞋，肥頭大腦的，嘻開了大嘴，對拱璧打個呵呵，問道：「你來了嗎？」拱璧早已起身，拜倒和尚跟前，說師父在上，弟子到此，已是多日了。癩疽僧點點頭說：「我也曉得，你到此多日了，可惜你不曉得我，到此也多日了。」拱璧道：「師父何日到此？」弟子怎的不曾看見。癩疽僧道：「你自己不曾看見，我還天天在江邊陪着你，看你在江邊看他垂釣呢。」說着，用手指着漁翁，漁翁聽了，瞅了癩疽僧一眼，說聲人家都有

好福氣。收到得這們孝徒弟。像我們。可是一輩子無望的了。漁翁說了這些話。回過頭去。自己去收起釣絲。背上漁籃。揚長去了。他臨去之時。聽癩疽僧口中。在答道。怪老兒。又眼熱了。過了二十年。不是你的福氣嗎。老漁翁當然聽得。但他頭也不回的去了。拱璧聽了。他們說話。一些不懂。也不敢去問。他但問師父。既然在這裏。弟子那有不見之理。莫非師父誑弟子。癩疽僧道。誰來誑你。不但我坐在你身邊。連你的睡夢中。連我都全你去過。不信。我來還你一個見證。你方才不是做場殺頭的惡夢嗎。拱璧聽說道。唉。師父怎的會曉得。癩疽僧道。你自去想來。我怎的會曉得。你的夢境。拱璧低頭沉思。巽然大悟。重復拜倒。口說多承。師父指點迷途。這個夢。原是師父試驗我的心地。和暗示一念之善。得登彼岸的。那個殺頭。算是欲成正果。須得無我相。黃金寶塔。便是舍利珠了。弟子蒙師父苦心孤詣。示我法乘。啓我知覺。真是沒齒報不盡的了。癩疽僧道。只要能澈底悟道。將來得能成就正果。也是爲師父的光榮。何必言報。如今隨我過江去罷。說卽拉着拱璧。走下江灘。拱璧着江上。並無舟楫。如何渡江。便問

要過江。舟楫停在那裏。癩疽僧笑道。舟楫便在這裏。看他已將身上搭衣卸下來。向江面拋去。那搭衣拋在江面。平鋪如鏡。並不下沉。亦不飄流開去。且骨都不停亂轉。癩疽僧用手一指。喝聲停。那搭衣就不轉了。教拱璧踏到搭衣上去。拱璧不敢。恐怕沉下江裏。於是癩疽僧跨步。先踏到上面。拱璧看他立得穩了。方敢踏上去。拱璧一踏上。癩疽僧喊聲過江去罷。那搭衣似有靈性一般。漸漸移動。向對岸飄去。拱璧想。一件搭衣。能夠渡江。猶如達摩的一葦了。那搭衣飄得很快。不多時。已飄過數里闊的江面。他在江面飄去的時候。拱璧四面閃眺。他此時雖未成仙成佛。踏在那件搭衣上。飄行江面。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等於已經成了仙成了佛。無二了。那時不但使他愉快。還使他發見了一件更足驚人的事件。他看見離開搭衣數丈遠的江面上。有兩個八九寸長。胸繫紅綾的赤身小孩子。在江上面互相廝打。拱璧奇怪起來。問癩疽僧道。你看那邊江上。怎的會有兩個孩子。是人。是怪。癩疽僧看了。道。那兩個是人。並不是怪。拱璧道。不是怪。如此小人。如何能在這裏遊戲。癩疽僧聽了。含笑不言。拱璧

道。如何不會沉下水去。癩疽僧聽了。道。這個嗎。早遲些兒。且莫去管他。你看彼岸已到。登岸罷。拱璧看。果然到了對岸。不敢再問。跳上岸。癩疽僧將搭衣收起。披在身上。拉了拱璧走路。拱璧回過頭去。看江面的兩個孩子。還在那裏打滾。想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真有這般怪事。看到了。却也眼福不淺。又見那面江上。此時有隻船兒。破浪突波的從上流駛下來了。拱璧要待再看。已被癩疽僧拖着。走得遠遠地。望不見了。閱者可知。江面上的兩個小孩子。是何等樣人。和上流頭駛下來的那隻船兒。有無關係。並非作者。不肯當時說明。實在是一枝禿筆。不能說兩面話。且待下文。細表了。請閱者原諒。單講白拱璧。隨了癩疽僧。渡過金沙江。一路望前攢程。一口氣走了十里。走得白拱璧氣急喘緊不已。他也不知。要走到那裏。纔停。癩疽僧看白拱璧有些走不動了。便道。拱璧。你走得乏了麼。待我來施個縮地法。早些達到目的罷。拱璧心中巴不得。連說全仗師父施法。是最好沒有了。弟子真的覺到力乏了。癩疽僧道。你可閉起雙目。非我教你開目時。不許開視。有什麼聲音聽見。也不要驚慌。老是閉着眼是了。拱璧

答應曉得。便將雙目閉起。拱璧的雙目方才閉起。癩疽僧就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喝聲起。拱璧的身軀。便凌空而起。耳中聽風聲呼呼。手足呆笨不能動彈。如此飄飄蕩蕩。如風吹落葉。不知經過了多少路程。忽然風聲沒有了。手足活動了。耳邊聽得癩疽僧喝道。拱璧快開眼來。到了。拱璧開了眼。看此身已在萬山千谷中。蒼蒼翠翠。崔崔巍巍。爲生人來沒有到過的大山谷。左右前後。千峯萬峯。起伏削拔。懸崖絕壁。觸目皆是。千尺長松參天。五百尺瀑布垂地。松聲謾謾。水鳴淙淙。鳥喧枝頭。悅耳清神。猿啼空谷。悽楚奪魂。山路蟠屈。幽谷深潛。險峻幽深。實爲罕覩。白拱璧霎時身在萬山千山中。而又爲生平不曾見過的大山。當時疑惑。是四川峨嵋山。或岷崙等山。不知此身。恰在中緬交界的野人山中。野人山。險峻天成。有九道可通緬甸。緬甸在光緒九年。被英國人佔據去了。英國人得了緬甸。便想進窺那座野人山。不信請看他在片馬那邊。駐兵的用意。片馬在緬甸。英人強要派兵駐守。進窺之意。便可瞭然了。野人山。天險可守。倘被英人佔了去。那末我國雲南西北的屏藩。統被撤去了。這點。全在同胞們關

心着。別再漠然視他。更別弄得大好邊陲統被外人噬攫完了。野人山既然如此。值得重視。但是在白拱壁到野人山時候。還用不着担這個心事。因爲那時。連緬甸都在中國統屬之下。英國人的眼光。還矚視不到野人山的項背呢。且說白拱壁。跟得癩疽僧。來到野人山中。他們立足的地方。乃是在一灣溪水。兩行松徑的山坡上。癩疽僧拉了拱壁。轉過山坡。就有一條蔦蘿小道。迤邐婉委的向山谷中伸展進去。癩疽僧就循着這條鳥道。同拱壁進了山谷中間。那座山谷。形式猶如一個葫蘆。前狹後寬。遠看去。谷底裏中。左右搭有三個茅蓬。二個茅蓬。是舊的。一個茅蓬。是新的。那谷裏面。四週都是沒蹀長草。但有不少比碗口粗大的巨蟒。在長草中引頸吐舌。眼放紅光。見了拱壁。要吞人似的。拱壁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冷溪蕙軒主人評曰

白拱壁幼則嬌養。公子長則亦可謂富貴中人。今一朝忽芒鞋背袱。燒燹以行。故值滾滾白浪。茫茫洪濤。無怪其不知所從矣。雖然若人之志。

專意誠則固可以等千里于咫尺而比乾坤于一粟也今白拱璧立志以孝而其遇奇尋師亦皆由于孝則儘可以一孝爲垣途又何懼不到金沙江不見癩疽僧耶 金沙江上之一老漁翁我且不論其是真

是幻然讀其談吐已足令我傾倒而其朝來一杯暮來一枕既不知江上風波又不知世事變幻更不知人間歲月至不知己身之有無只是有一天過一天也不去計他去了幾年還有幾年此真佛家之真訣以此視一般歷苦歷艱以期成仙成佛更覺超然矣 漁翁于不如之下忽作一頓我以爲其下必有妙文以指拱璧迷途却不料接下回去兩字文筆出人意外婉麗可誦亦警雋可誦 寫夢中差役之凶惡極其形狀嗚呼何作者用心之深也蓋作者並非真寫夢中實借夢中以寫非夢中者也 寫癩疽和尚處處滑稽此處既有白拱璧願代其死矣而彼復作俏皮話曰你死之後我一定不忘你一定爲你做幾場道場讀之令人忍俊不禁或曰此夢中耳評者曰管他夢中不夢中

本來那一個人在夢中我只讀妙文便任他是真是夢了
癩疽
僧以珍珠賄監者蓋暗示拱璧能捨生置死已可入光明之途矣
寫癩疽僧與拱璧問答飄飄忽忽令局外人聽之不可捉摸然評者察
作者原意無非欲將拱璧極力稱揚一下耳此等文中文之又字非
細讀不能得其意也



第四十八回

骷髏變成人相忽來忽去原是曇花
漁翁化作書生卽色卽空乃爲真傳

上回說到那拱壁。跟了癩疽僧。進了山谷。那山谷形似一個葫蘆。前狹後寬。四面都是長草。且有不少比碗口粗大的巨蟒。在長草中伸頸吐舌。眼放紅光。見了拱壁。要吞他似的。拱壁大驚。覘棘不前。癩疽僧。脫下搭衣。披在拱壁身上。只說你着了那件搭衣。便可無事了。儘管隨我到茅蓬中去。說也奇怪。等到搭衣披到身上。那些蛇。都低下頭。不敢仰視了。拱壁膽子壯了許多。就隨了癩疽僧。進了谷中。來到中間。那個茅蓬面前。他未踏進茅蓬之前。心裏想。茅蓬裏一定有位得道的高僧。坐着。那知踏進裏面。使他見了嚇得倒退數步。他見茅蓬中高坐着一具無肉骷髏。烏流流兩個眼窟窿。寸來長的黃牙。上下露出。木沉沉一種可怕形狀。使人見了生怖。拱壁問道。師父這是什麼。癩疽僧喝道。何敢多問。還不跪下來拜見祖師爺。拱壁聽了。原來是祖師爺。想是祖師爺坐化的遺蜕。連忙恭敬下拜。待他拜罷。抬起身。又吃了一驚。看茅蓬裏。那裏有骷髏。却見

一位高大老和尚。坐着在中間。那老和尚。雙眉重頰。金箍冠額。白髮披肩。十八粒羅漢大珠。懸掛胸前。一領百衲衣。披在身上。雙膝盤起。坐在上面。看他身軀。比立着的拱壁。和癩疽僧還要高長。要是給他立起身來。師徒兩人均可在他脅下闌來闌去了。拱壁滿腹驚奇。方才看見的好端端。是具骷髏。怎的忽而又變了人了。世人有句話。叫化白骨爲肉身。這不過是譬喻譬喻。施恩澤給人家的人。猶如重生骨肉的意。那有真的會如此。莫非我方才眼花了不成。又看祖師爺。這麼高大的身軀。像座小塔。真是從未見過。拱壁拜罷。祖師爺看祖師爺垂眉合目。不說什麼。便回頭看向左右。兩面的茅蓬裏。看左右的茅蓬裏。都是無人坐着。拱壁正看間。忽聽得上面問道。立者可是白拱壁麼。拱壁聽得。連忙回頭。看是祖師爺閃開細目。注視着他。在問他了。拱壁又復跪倒。稟道。徒孫正是白拱壁。上面又道。你既是白拱壁。在右面我已爲你新蓋了一所茅蓬。你到那裏。靜坐參修去罷。一切聽你師父教誨。不可疏忽。上面說完這幾句話。仍舊眉垂眼合。不說別話了。拱壁在下面跪了半天。再不見祖師爺。別的吩咐。

忽聽師父在旁說道。拱璧起來。隨我到這裏來。拱璧便立起身。隨癩疽僧出了祖師爺茅蓬。看茅蓬下。有一堆黃色東西。似乎是草木之類。看他却在蠕蠕而動。仔細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是隻斑斕金睛白額猛虎。那隻白額虎。伏在地上。屈着前爪。在吮牙磨齒。拱璧想方才進來的時候。並不曾看見。此時忽的有了隻猛虎了。那時進來的。怪怕的。連忙躲在師父身邊。癩疽僧問道。何爲。拱璧指着後面道。師父。你看那邊。有猛虎呢。癩疽僧回頭看了。笑道。這是小白。何必怕他。拱璧聽罷。心中不明究竟。明明是隻猛虎。什麼叫小白。又想到師父同祖師爺。法力無邊。那隻猛虎。想是師父養着的。這小白的名字。當也是他們起的。拱璧總算聰明。被他想着了。說時。已到左邊癩疽僧茅蓬裏。看裏面有樹叶製成的蒲團放着。此外別無他物。癩疽僧在蒲團上坐下。拱璧想癩疽僧。我雖認爲師父了。但是沒有好好行過弟子禮。今日初到山上。來行個大禮。便拜倒蒲團。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癩疽僧道。你的心意。我已曉得。只要你肯用功修煉。不負我提拔一番苦心。就是了。何必多禮。你且起來。就地坐下。聽我道來。拱璧便

就地坐在下面。癩疽僧道。我先告訴你。此地山名。叫野人山。山谷叫南葫蘆谷。上面坐的祖師爺。稱爲嬰兒頭陀。在這裏。已有千七百餘年了。祖師爺在這裏。不過是遺蛻。他不常住在這裏的。今天到這裏來。多半也爲了你。你看此時祖師爺。又去了。拱壁仰首看中間的茅蓬裏。又是一具骷髏。不見祖師爺的肉身了。拱壁問道。祖師爺去了。他到那裏去了呢。癩疽僧道。現在你儘可不必問他。將來自會知道的。你且附耳過來。靜聽我教你參修的祕法。拱壁便附耳過去。聽了許多參修的祕法。便退到右邊茅蓬裏。盤膝坐下。依法參修起來。如此在茅蓬裏。參修了三年。起初覺得極難入門。到後來。就迎刃而解。三年之間。竟被他參透了上乘功夫。他師父。又給他食了些辟穀絕粒的靈丹妙草。三年後。修得精神百倍。烟火不進。等於陸地神仙了。他在南葫蘆谷中。呆坐了三年。一步也不曾出過谷口。上面的祖師爺法身。從上山來時。見過一面。此後也不曾再見過。那隻伏在茅蓬下的白額金睛虎。天天看見他。踱來踱去。在茅蓬面前。拱壁雖然明白。那隻猛虎。是師父養的看山虎。不會傷人的。但他道行淺薄。看見

他總有些懼怕。不過到後來也日以爲常。不足爲怪了。那個癩疽僧。在三年裏。拱璧看他天天在茅蓬裏。不會到別處去過。其實他有否離開茅蓬。拱璧那裏知道。拱璧在南葫蘆谷。三年後。一天癩疽僧走來。對拱璧道。我現在離開此地。到別處雲遊去了。你好好的陪着祖師爺。坐在此地。誠意修養。過了幾年。我自會回來。看你的拱璧點頭答應。癩疽僧遂卽借陣清風去了。癩疽僧去後。拱璧一人在茅蓬裏。整整坐十七年。在這十七年裏。已得到不少大智慧。癩疽僧不會回來過。祖師爺的肉身。也不會再現過。拱璧也有些奇怪。師父到那裏去了。他臨去之時。曾對我說的。過了幾年。自會回來。現在一去十七年。杳無音信。自己的修行程度。不知到了如何地步。要等師父來時。請他指點一下。不料他老人家不回来了。拱璧正想之間。突覺眼前金光萬道。火星四迸。那隻伏在祖師爺茅蓬下的白額虎。見了金光。暴跳如雷。狂吼如獅。拱璧雖在修道。六根清潔。無罣無礙。但是根底淺薄。一切幻象幻聲來時。容易驚動。當時心靈轉動。運用肉眼看云。却見祖師爺又高坐在中間茅蓬裏。師父端坐在右面茅蓬裏了。

原來祖師爺同師父一齊回來了。拱璧大喜。忙下了茅蓬。先到祖師爺跟前參拜完畢。再到師父跟前拜罷。問癩疽僧說。去了幾年。就回來的。如何一去十七年。纔始回來。使弟子座右失了良師。乏人指導。想煞了弟子也。癩疽僧道。那事却也難怪我。我本想最多三四年後。就回來的。到了外面。不料有許多事體。將我繫着了。使我一步也離不開。不能回來看你。幸虧你自己用功。我曉得你在。也有五六成的上乘功夫了。這也難得的。今天我本來也沒有閑功夫。能夠回來。爲的是你的前程大事。故而趕回來。你可曉得你。今天應當離開這裏的事嗎。拱璧聽了。這句話。好似青天起個霹靂。爲之一呆。暗想師父。剛正回來。我在這裏。住下十七年。並無半點差池。爲何要叫我離開這裏。好不奇怪。便答道。弟子學識淺薄。不知就裏。請師父指教。癩疽僧道。你看爲了你離開這裏的事。連祖師爺的法駕也勞動到了。老實對你講。你與我的緣。已滿。這裏的地方。與你的法緣也滿。所以要你離開這裏了。要你離開這裏。並非叫你回到家中去。來介紹你到一個好地方去。那地方。是將來你歸根結蒂的地方。這裏不過

是你的起源地罷了。拱璧道。師父說的話。弟子此時明白了。弟子願意在師父跟前。不願意到別的地方去。癩疽僧道。那事如何由你。都是你自己的前程上。註定的。不能強求的事。也不是今天。我纔知道。要是沒有今天這回事。早已給你剃了度了。你明白嗎。拱璧一想。不差啊。我倒忘了。師父是和尙。祖師爺也是和尙。我到現在。還是個俗家人的本來面目。師父是聖僧。本來預知的。今日對我說了根由。當然是註定的事體。不會差的。就遵了他的話。聽他吩咐。是了。便道。師父既是這樣說。弟子怎敢違背。請師父尊裁。是了。癩疽僧道。如此好極了。你且過去。拜別祖師爺。我就同你前去。拱璧過去。向祖師爺拜了幾拜。叫聲祖師爺。今日徒孫秉承師父訓話。要離開此地。到別處去了。特來對祖師爺告別。請祖師爺指示幾句。渺茫的前途。嬰兒頭陀聽了。揚起長眉。閃開細目。吩咐道。你今天別此他去。到了那邊。將來自然要比在此地。好得多。前途的一切。我看你很光明。也毋須對你說什麼。只要你自己堅持初志。不受魔侵。那就是了。不要耽擱時間。就此去罷。拱璧起身。拜別。抬頭看時。那裏有祖師爺的肉身。又變

爲一具骷髏了。拱璧忙走下茅蓬。看師父已在候着走路了。師父的身邊。就是一隻金睛白額虎。曳尾帖耳的。倚在師父腿旁。兩眼看着拱璧。拱璧走過去。他將尾巴對拱璧腰上。拂了幾拂。算表示親熱的意思。拱璧在谷中。已住上二十年了。看那只猛虎。猶如一隻家犬了。便順手拉牢了虎尾。一面對師父道。祖師爺拜別過了。聽師父吩咐。癩疽僧道。如此我們走罷。此時拱璧一手拉牢了虎尾。那只虎覺着不舒服。回過頭來。用舌尖吮了下拱璧的手背。虎舌如利鋸。舌面上生有小刺。比刀還快。他輕輕吮了下。拱璧手背上的皮肉。都給他吮去。覺得疼痛。連忙放手。已是鮮血淋漓。癩疽僧見了。喝聲孽畜。不曉得仔細些。胡亂吮人。那隻虎被癩疽僧一詈。嚇得低下頭。不敢動彈。癩疽僧看拱璧手上有血。便用手在他手背上。摩了一下。頓時血止肉生。復了原狀。拱璧心內敬佩。希望將來自己亦修到如此地步。可惜現在。又要離開此地了。不知師父將我陪到那裏去。又想師父是十分愛我的人。他總不會將我送到不妥當的地方去的。那是我放心好了。拱璧方才想罷。癩疽僧說快把眼睛閉了。有風來了。拱璧急

將眼睛閉起。就聽得呼呼風起。風過處。身軀已隨風飄起。拱壁在二十年前。上山來的時候。也是被風送來的。今天遇到了大風。將他吹起。他曉得又是師父的作法。便毫不驚慌。但閉緊了雙目。任他去吹。風聲響不多時。就不響了。身體也好似落地了。一面聽師父叫道。拱壁開眼來。到了拱壁原本也曉得到了。但是師父不說。不敢開眼。此時聽得叫他開了。便開眼看來。看那裏又是一番天地。前面有座高峯。高峯四週都是水。峯腰裏有匹瀑布倒掛水中。滾銀噴雪。激得水花四飛。他們立的地方。是一處展伸在水中的一片山坡。猶如海中一座小島。坡的四週也都是水。前面是對着高峯的。後面是倚着巖壑的。不過不同巖壑連接。有條小橋。可以通行。坡上面的面積。只有四五畝田大。到是亭閣也有。竹園也有。釣臺也有。花木也有。風景麗絕。坡面是向後傾的。高起的方面。正臨着高峯上。沖瀉下來的瀑布。那高阜處。就是釣台所在。亭閣座落在坡的中間。竹園座落在亭閣後面。一亭一閣。不事粉飾。古樸清雅。修篁稀疏。迎風漫舞。滿地都是花草。各種俱全。顏色妍麗。樹木祇有梧桐。冬青。楊柳。松柏。這一類。各

有幾株。並不多種。而且也並不十分高大。合抱的很少。惟有釣魚臺旁邊的一株冬青。足有三四合抱大。樹的枝叶繁茂如車蓋。將釣魚臺周圍遮住。好像一頂黃蓋。其時拱璧和他師父立的地方。正是大樹下面。大樹的迎面。就是一亭。一閣。看亭內。沒有一人。閣門關着。坡上四週。也是靜悄悄。默無人影。拱璧心中盤算。這麼好好的一個清靜所在。會不見一人。想是無人住的地方。被我師父訪着了。故而帶我來到這裏。教我在此參修。那是好極了。拱璧心中這們想。旁邊的癩疽僧。似乎已經知道。說拱璧。你別胡思亂想。這裏是有人住的。那邊有人出來了。拱璧說。在那裏。癩疽僧說。喏。喏。兩字。尙未住口。就聽得呀的一聲。閣門開了。從閣裏。走出一個人來。那人面如美玉。眼如明星。淡眉毛。短鬚髭。身穿布服。頭戴綸巾。腰束絲絛。足登雲履。飄飄然。緩步行來。癩疽僧見了。連忙搶步上前。叫聲老友。久違了。那人見了癩疽僧。連忙還禮。相答說。老友真的。久遠不會了。今天被何風。吹到這裏。難得到此。請到裏面坐罷。癩疽說。請。三人便進了閣中。拱璧看裏面。一無佈置了。然只有三只椅兒。擺在閣中。上面二

把下首一把。好似預備給他們來時坐的。那人與癩疽僧相讓一番。並位坐下。拱璧不敢坐。立在旁邊。講到三人的年歲。從面貌上看去。還是拱璧來得大些。因爲那時拱璧頭髮也白了。鬚鬢也白了。而且很長。看上去。有八九十歲的光景。他們兩人。癩疽僧是個胖和尚。無鬚無髮。光景不過四五十歲。還有一個人。鬚鬢短。眉毛淡。面如美玉。雪白粉嫩。看上去。也不過四五十歲的人。高高坐着。却教白髮星斑的拱璧。立在旁邊。似乎有些說不過去。其實不然。兩人看上去。雖都祇有四五十歲光景。那知道他們兩人都已經過七八次。從百二十四歲上。回復到一十六歲的童體功夫了。你若要算算他們兩人的歲數。都在千餘歲以上。教拱璧如何趕得上。叫他侍立在下面。想閱者也表同情的。拱璧立足未定。聽得師父叫道。拱璧。還不來拜見老師。更待何時。拱璧聽了。想誰是我的老師。師父教我拜見的。是誰。那人我並不認識。爲何會是我的老師呢。恐怕是前世的吧。拱璧但對那人。拜了四拜。口中並不叫他什麼。那人也起身來。挽道。未正名分。安敢受此重禮。快請起來。癩疽僧。連忙將他攔住。說道。老友。還要客

氣甚來。難道忘了五十年前。大雪山上。隱隱禪師的話了麼。你且坐下待我對拱璧說明了。再講。那人聽了。笑了。笑道。聲。這個。便又坐下。那人一坐下。拱璧便要立起身來。他以爲見過了。可以起身了。忽聽師父吩咐。道。拱璧。你且慢起來。聽我道些原因。給你聽聽。拱璧聽說。還有原因。便跪着不動了。癩疽僧道。你可曉得。他是誰。他就是你此後的師父。他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同你會面。他在二十年前。在那金沙江上。曾伴你談上二十來天的閑話。今天見了面。怎的會認不得了。拱璧想道。這話。是師父誑我了。二十年前的事。現在我不比得從前。是神識聰明的了。過去的。都在目前。毫釐不爽。未來的小事件。像天明晦暗。風雷晴雨。偶然間。也能悟到一二。怎的。我二十年前事。會想不起呢。我記得。二十年前。在金沙江上。等候師父。在江邊。等了二十來天。只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漁翁。同我談過。可說是絕無見過那人的。這一定是師父記錯的了。拱璧要想回答出去。直說沒有遇到過的話。癩疽僧早知其意。先說道。拱璧。休得疑慮。我已明白。且講給你聽罷。你可曉得。有個老漁翁。在江邊同你談過話麼。拱璧急便

應道。不錯。正有個老漁翁。陪我談了二十來天。癩疽僧道。既然有的。那位不是老漁翁。是誰。拱璧因爲不知道。他們能夠返老還童。容顏時會變化的。故而滿腹疑惑。此事直要待到拱璧得了大道。纔會澈底明白。此時他師父也不告訴他。恐怕他追問就止住他問道。拱璧。你的修行未成。到處迷離。此時可不必詳細追問。但須趕緊認了新師父。待新師父傳授你正果大道。將來得能修行圓滿。自然都會明白的。古人道。一處不到一處迷。你可牢記此說。潛心的參修下去。就是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集分解。

冷溪憶蕙軒主人評曰

嬰兒頭陀之來歷已無人能復詳之。然余獨怪其名之奇。欲思其定名之故。久之不得爲之。悵然因曲喻之曰。此所以誠世之倚老者也。其意若曰。你倒不要倚老賣老了。和尚活了一千多年。還只敢稱聲嬰兒。其然歟。豈其然歟。評者曰。嬰兒頭陀。真實行于我者。彼將一俗塵瀾跡之假我。置諸山中。而超凡入聖之真我。則遨遊碧霄。來來去去。二不

相關唉我羨之我妒之我欲追之奈何我無此福消受了則又惘然若失之矣 虎有小名其名何雅 拱璧問癩疽和尚曰祖師爺到

那裏去了我爲代答曰可謂之有可謂之無可謂之化身烏有之鄉可謂之塞充乎天地之間意有之卽有之意無之卽無之又何必問其去所 癩疽謂拱璧云我要雲遊去了你好好的陪着祖師爺讀之令

人毛髮悚然試思千里空山清冷小屋却日夕伴着一具骷髏豈不令人嚇煞 拱璧正想到祖師爺而祖師爺已到此卽評者所爲意有之卽有之也 寫斑斕猛虎宛如鷄犬古人與鹿豕交與木石遊不

足爲異矣 作者前寫野人山景寫得極險怪而又配上巨蛇猛虎

狹道茅亭而其中之主人翁又是一具骷髏今寫此山景却寫得極綺麗而又配上飛瀑流泉小亭高閣而其中之主人翁又是一個秀麗丈夫佈置處頗見匠心 此座綺麗清拔之山不管其有無我讀其文恰勝臥遊其地但不知究係何山想下集當可分解

